

教育部 98 年度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兒童文學批評理論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顧問室

計畫類別：經典研讀課程

執行單位：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吳玫瑛

執行期程：2009/08/01~2010/01/31

日期：中華民國 99 年 2 月 25 日

目 次

一、計畫名稱.....	4
二、計畫目標.....	4
三、計畫內容.....	7
➤ 研讀標的物及選讀原因.....	7
➤ 課程計畫及進度.....	9
➤ 研讀方法.....	11
➤ 課程運作模式.....	15
➤ 學生修課要求.....	15
四、研讀成果紀錄.....	17~106
【議題 1】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	
➤ <u>Topic 1</u> : (Why) Fear of Critical Theory?	17
➤ <u>Topic 2</u> : Approaches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Criticism	24
➤ <u>Topic 3</u> : Children's Literature & Criticism in the 1980s.....	31
【議題 2】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兒童文學與精神分析)	
➤ <u>Topic 1</u> : (Adults') Desire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38
➤ <u>Topic 2</u> : Peter Pan and Freud.....	43
➤ <u>Topic 3</u> : Peter Pan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48
【議題 3】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兒童文學與意識形態)	
➤ <u>Topic 1</u> : Ideolog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54

➤	<u>Topic 2</u> : Ideology and the Children's Book.....	61
➤	<u>Topic 3</u> : Ideology and Children's Fiction.....	68
➤	<u>Topic 4</u> : (De)constructing Power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72
【議題 4】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Gender (兒童文學和性別論述)		
➤	<u>Topic1</u> :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eminine Poetics.....	79
➤	<u>Topic 2</u> :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Female/Feminist Subjec.....	84
➤	<u>Topic3</u> :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eminist Discourse.....	92
➤	<u>Final Topic</u> : The Valu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99
■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roposal Presentation (兒文批評理論:實踐應用)	104
五、子計畫：兒童文學批評理論學術研討會.....107~129		
六、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130		
七、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142		
八、改進建議.....143		
九、統計表.....143		

一、計畫名稱

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經典文獻史料研讀教學：兒童文學批評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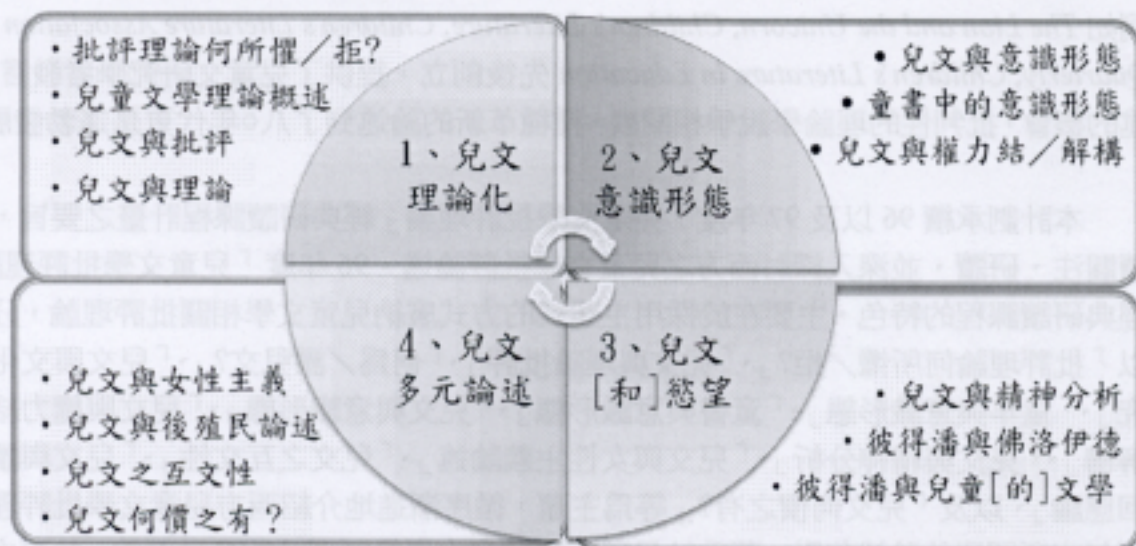
二、計畫目標

西方兒童文學批評理論(critical theory in children's literature)生成於六〇年代晚期及七〇年代初期，因受當時社會、政治改革的影響(如美國於六〇年代末以及七〇年代初興起的婦女運動以及黑人人權運動)，其論述主軸已不再強調兒童文學的教育性及功能性，而漸漸發展為探討童書中的政治、社會、文化問題，諸如階級、性別、意識形態、以及多元文化等議題。另外，七〇年代在歐洲興起的哲學思潮，如德希達的解構主義、拉岡的精神分析學說、以及女性主義思想也對歐美的兒童文學研究造成了革命性的影響。受到這些學運與思潮的催化與衝擊，西方兒童文學的論述自七〇年代起紛紛轉向，對於童年 (childhood)、兒童 (children)、童書(children's books)以及兒童文化 (children's culture)等議題，出現了多元／異質的觀點與論述。例如，不再倡言童年是自外於或有別於成人世界的純真歲月，或逐步揭露童書實乃(成人)意識形態之載器，甚或明白指出兒童文學與其說是為兒童所寫，呈現了兒童的「童心」與「童趣」，還不如說是成人藉由書寫(以及出版和行銷等文化力量)以特定意識形態再現、形塑、宰制、框限了兒童。值此時期，重量級的(當今國際知名的)兒童文學學術期刊相繼問世，例如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先後創立，提供了兒童文研究學者發言表述的機會，批判性的理論學說爭相開展，種種革新的論述到了八〇年代更是蓬勃發展。

本計劃承續 96 以及 97 年度「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經典研讀課程計畫之要旨，持續關注、研讀、並深入探討西方之兒童文學批評論述。96 年度「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經典研讀課程的特色，主要在於採用主題式的方式廣納兒童文學相關批評理論，分別以「批評理論何所懼／拒?」、「兒文與理論批評」、「何為／謂兒文?」、「兒文與文化研究」、「童年與意識形態」、「童書與意識形態」、「兒文與意識形態」、「兒文與權力結／解構」、「兒文與精神分析」、「兒文與女性主義論述」、「兒文之互文性」、「兒文與讀者回應論」、以及「兒文何價之有?」等為主題，循序漸進地介紹西方兒童文學批評理論近年來所開展的論述焦點，著重於**呈現西方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的多元面貌**，並藉由研讀經(原)典著作，一步步開啓、推展、建立、強化、以及擴伸研習者的理論思維以及批判能力，另一方面也在無形中增添了研習者(挑戰)閱讀英文原典的信心與耐力。另外，「**主讀人專家團隊**」的建置與運作是為本課程運作模式的特色，此「主讀人專家團隊」是由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專任教師、博士生，以及英美系的專業教師共同組成的，每週依個人之專長與研究興趣輪流擔任主讀人，以提綱挈領的方式協助同學研習原文專論。藉由主讀人的精闢導讀、同學的深入報告、以及計畫主持人、主讀老師、與研習者在課堂中不斷進行的對談、回應、提問、解惑、申辯、以及相關問題

的深論等，本課程不僅強化了研習者專業知識的吸收與學習，也促成了師生之間多方且密切的思想交流與對話。(關於 96 年度之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請參見「兒童文學批評理論」課程網頁：<http://www1.nttu.edu.tw/mywu/96chlc/>)

96 年經典研讀課程不論是在課程內容規劃與運作模式的嘗試皆獲得修課學員的一致認同，因此 97 年度課程運作模式依然採行「主讀人專家團隊」的建置與運作，以延續 96 年所建立的基模與優勢。然在課程內容的設計上，已由各式而多元的主題探討，改採以議題為主的深化／入研讀。職是之故，97 年度的課程安排，接續第一年的紮根，每週以議題單元的方式進行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的經典研讀，不僅從廣度考量經典研讀教材的多元性，同時也在深度方面側重主要議題的深化探討，此理想／概念落實在操作層面上，則是以四大議題為研討主軸，分別以「兒童文學的理論化」、「兒童文學與意識形態」、「兒文[和]慾望」、以及「兒文的多元論述」合組成四大議題。此四大議題間的關連性建立在橫向的多元連結，期望以此四個著重點勾勒西方兒文論述版圖的輪廓，以收見樹又見林之效，且四大議題的選擇上除了參酌西方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的脈絡，也考量了台灣當前兒童文學論述現況。再者，各議題中皆包含三到四個不等的單元主題，並輔以一至二篇經典文獻，透過深入研讀的課堂實踐活動，研習生得以之層層相連各主要議題的論述脈絡。整體而言，在理論架構上分別從不同的向度切入並強化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的論述基礎。97 年度課程設計概念見下圖示：



(關於 97 年度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請參見「兒童文學批評理論」課程網頁：

<http://www1.nttu.edu.tw/mywu/97chlc/>)

98 年度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經典研讀課程的設計考量，除了採行原有的以議題為核心的研討方式之外，將納入西方兒童文學批評論述的歷史發展語境 (historical context)。換言之，新學年度的課程安排，也將試圖呈現西方兒童文學批評論述的發展脈絡，強調論述議題與歷史脈絡之間的辯證關係，每一個批評概念的形成與成熟皆反應當時論述環境的思潮脈動，且每個批評概念並非互相聲援、同聲一氣，甚至互相制肘，這種種的協商關係形成了論述場域的張力，若從歷史發展的稜鏡觀之，將更容易理解議題間承先啓後的關連。因此，98 年度的課程設計仍將以四大議題為主軸，然有別於 97 年度課程的設計是以「議題」為主要考量，以此安排經典文獻的研讀次序，在 98 年度的課程設計上，將改以經典文獻的歷史現身為據，聚焦於西方兒童文學批評論述在八〇年代以及九〇年代不同階段所興起、開展的論述主軸與主體。因此，98 年度四大議題之進行，除了議題(一)為導論性質，不以歷史縱線為憑，其餘各議題將按照其論述開展／發展年代順序排定之，分別為：

- (一)「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ritical Theory)——兒童文學批評論述之導論，尤其側重認知兒童文學批評論述轉向之由來與發展
- (二)「兒童文學和精神分析」(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八〇年代兒童文學批評論述之重要流派
- (三)「兒童文學與意識形態」(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deology)——八〇年代末及九〇年代初兒童文學研究論述之主軸
- (四)「兒童文學和性別論述」(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Gender)——九〇年代末兒童文學批評論述之主流

另外，承續 97 年度經典閱讀教材選擇的特色，98 年度經典文獻的取材上也將設計在同一議題之下，呈現三至四種不同的論述樣貌，其目的在於藉此讓修課學員思索某一批評議題如何被談論，如何形塑其論述脈絡。例如，在「兒童文學與意識形態」議題中，從初步的意識形態概念的形構、進一步理解意識形態與兒童文學之間的關連性及其如何影響西方兒童文學論述的開展，到將此概念應用在童書的談論上等，從理論建構與實踐應用上，不僅面面俱到，甚藉由兒文學者裴瑞·諾德曼 (Perry Nodelman)、艾律爾·多夫曼 (Ariel Dorfman)、彼德·哈林戴爾 (Peter Hollindale)、賀伯特·寇爾 (Herbert Kohl) 等人不同的談論方式、迥然相異的語言風格，翻轉、重疊、捏塑此論述議題的種種風格與面貌；又在「兒童文學與精神分析」議題中，以英國學者賈桂琳·羅絲 (Jacqueline Rose) 於一九八〇年代所發表的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為研讀專書，連續三週將悠游在羅絲的女性思維邏輯，致力於依循羅絲的論述觀點，駐足在她為大家彩繪的一幅名為「精神分析與兒文」的畫作，領略羅絲如何逐步精緻化「兒文[和]慾望」議題的學識涵養與深度。而這些西方兒童文學研究學者的論述話語進一步地透過(在台)師生談論之身體實踐，這四大議題不再只是概念式的抽象存在，而是得以抽離其文字／文本，並被賦予活生生的立體感知。

三、計畫內容

茲分成「研讀標的物之選讀原因」、「課程計畫與進度」、「研讀方法」、「課程運作模式」及「學生修課要求」等面向說明之：

(一) 研讀標的物及選讀原因

本課程配合前述目標，研讀教材將依各週主題(以及討論議題)選定相關經典著作。首先，以裴瑞·諾德曼(Perry Nodelman)、彼得·杭特(Peter Hunt)、以及傑克·齊普斯(Jack Zipes)三位歐美資深兒童文學學者不約而同於九〇年代初期所發表的經典論述，引領研習者進入西方兒童文學批評論述轉向與變革的發端。英國學者賈桂琳·羅絲(Jacqueline Rose)於八〇年代所發表的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則是大力破除傳統的保守兒童文學觀，突破並翻轉歐美兒童文學研究面向，奠立以理論批評觀點進行兒童文學深化論述的重要經典著作。該書以《彼得潘》為例，援引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並且以(盧梭等人為代表的)古典派兒童觀作為對照，分別以“Peter Pan and Freud,” “Rousseau and Alan Garner,” “Peter Pan and Literature for the Child,” “Peter Pa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Child”以及“Peter Pan, Language and the State”為題，分項進行反覆辯證，倡言兒童小說的「不可能」，逐步揭露、析論、強調童書「不可能」是為兒童而寫，童書其實乃成人慾望／想像之客體與載體，兒童文學的「兒童」其實並不存在，或者說兒童文學的「兒童」並非指真正的兒童，兒童文學的「兒童」此一概念乃是成人慾望流轉之所寄，是成人意欲(或不經意)藉由書寫將「兒童」形塑、保全、框限於既定的價值或概念之中。該書所探觸的議題在八〇年代發表之初即已引發廣泛的討論，前述資深兒文學者裴瑞·諾德曼並為文予以肯定，鼓勵兒文研究者正視此一議題。該書的出版促使兒童文學援引／結合精神分析學說的批評論述蔚為風潮，該書所點燃的爭議性話題至今仍深深影響西方兒童文學批評理論之創建與開展。

在「兒童文學與意識形態」的專書方面，主要的研讀文獻有加拿大資深兒文學者裴瑞·諾德曼(Perry Nodelman)於1992年出版的經典著作 *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該書是當今歐美各大學及研究所兒童文學課程的必讀教材或指定書目。諾氏的這本著作一向被認為是開拓兒童文學論述，捍衛或推舉兒童文學為重要文類(literary genre)的代表性作品。諾氏強調兒童文學和其他(正統)文學一樣饒富趣味，具有豐富的內涵，書中對於童年迷思、童書的意識形態、有關童書的成見或刻板印象、以及兒童閱讀以及兒童文化的諸多現象與問題，多所批判。其中，「反讀文本」(reading against a text)的主張，頗具顛覆傳統思維，挑戰傳統閱讀／理解兒童文學的意味。*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目前已改版至第三版(2003)，由諾德曼以及同在University of Winnipeg任教，也是兒文界知名的學者 Mavis Reimer 共同執筆。此外，諾德曼以 *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內容綱要為本，彙編了兒文論文相關書

目，並且持續擴充介紹相關的論述，提供了兒童文學研究者極具參考價值的資料檔案。其網址為：<http://io.uwinnipeg.ca/~nodelman/resources/bigbib.html>

除了上述兩部專書之外，彼德·哈林戴爾(Peter Hollindale)、傑克·齊普斯(Jack Zipes)、賀伯特·寇爾(Herbert Kohl)、麗莎·波爾(Lissa Paul)以及蘿貝塔·泰茲(Roberta Seelinger Trites)等人的專書著作，也將是本課程選讀的重要經典。彼德·哈林戴爾於 1988 年所提出的「童書與意識形態」咸認為是兒文研究相關論述的先驅。傑克·齊普斯(Jack Zipes)是美國兒童文學研究領域的大將，其論述學說側重童話／童書對兒童社會化的影響，在西方兒文研究中居啓迪的地位。艾律爾·多夫曼(Ariel Dorfman)在八〇年代出版的 *The Empire's Old Clothes*，以大象巴巴和唐老鴨此種看似天真、純真的文化符碼為例，揭露社會機制如何宰制我們的心靈，同樣賀伯特·寇爾(Herbert Kohl)舉西方孩童耳熟能詳的童書「大象巴巴」的故事為例，深入剖析成人、童書、與兒童的權力運作關係。而麗莎·波爾(Lissa Paul)以及蘿貝塔·泰茲(Roberta Seelinger Trites)則是西方兒童文學界引領女性主義批評論述的大將。泰茲於 1997 年發表 *Waking Sleeping Beauty: Feminist Voices in Children's Novels*，波爾則於 1998 年推出 *Reading Otherways*，兩部專書前後呼應，咸認為是以女性主義論述關照／結合兒童文學研究的經典之作。另外，本課程今年度將納入澳洲資深兒童文學研究學者約翰·史蒂文斯(John Stephens)的專著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Children's Fiction*，以擴充「兒童文學與意識形態」此一議題的研讀／研討面向。該書出版於 1992 年，以意識形態理論為經緯，深入探討兒童小說所承載的文化意識以及文本中的言談(discourse)與文化形塑(cultural construction)的建構力量。這些經典論述乃為研究兒童文學批評理論不可或缺的基本閱讀教材。

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經典閱讀指定教材：

- Dorfman, Ariel. "Of Elephants and Ducks" *The Empire's Old Clothes: What the Lone Ranger, Babar, and Other Innocent Heroes Do to Our Mind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17-64.
- Hollindale, Peter. *Ideology and the Children's Book*. Oxford: Thimble, 1988.
- Hunt, Peter. "Approach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6.
- Kohl, Herbert. "Should We Burn Barbar? Questioning Power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Should We Burn Babar?: Essays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Power of Stories*. New York: New, 1995. 3-29.
- Nodelman, Perry. "Fear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What's Left (or Right) After Theory?" *Reflections of Change: Children's Literature Since 1945*. Ed. Sandra Becket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97. 3-14.
- Nodelman, Perry and Mavis Reimer.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3rd Ed. New York: Allyn and Bacon, 2003. [1992] 151-183.

Paul, Lissa. *Reading Otherways*. Portland, Maine: Calendar Islands, 1998.

Rose, Jacquelin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4.

Stephens, John. "Ideology,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Fiction."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Children's Fiction*. New York: Longman, 1992. 8-46.

Trites, Roberta Seelinger. "Defining the Feminist Children's Novel." *Waking Sleeping Beauty: Feminist Voices in Children's Novels*.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7. 1-9.

---. "Subjectivity as a Gender Issue: Metaphors and Intertextuality." *Waking Sleeping Beauty: Feminist Voices in Children's Novels*.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7. 26-46.

Zipes, Jack David. "Taking Political Stock: New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to Anglo-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14(1990): 7-22.

---. "The Value of Evaluating the Valu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Sticks and Stones: the Troublesome Succes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Slovenly Peter to Harry Pott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61-80.

(二) 課程計畫與進度

研讀 次序	預定 日期	主讀人	研讀內容	討論議題	工作分配
1	09/17/09	吳玫瑛	序曲：課程介紹與說明	<u>Prelude:</u> 1. 課程目標、課程進行方式和進度說明 2. 研讀文章之報告者與回應者的分配 3. 課前作業／後筆記／報告內容之說明	
議題 1：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					
2	09/24/09	吳玫瑛	Nodelman, "Fear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p.3-14	<u>Topic 1</u> : (Why) Fear of Critical Theory? (批評理論何所懼／拒?)	
3	10/01/09	賴育萱	Hunt, "Approach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p.5-16	<u>Topic 2</u> : Approaches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Criticism (兒童文學論述)	
4	10/07/09	古佳艷	1.Zipes, "Taking Political Stock," p. 7-22 2.Dorfman, "Of Elephants and Ducks,"p17-64	Topic 3 : Children's Literature & Criticism in the 1980s (八〇年代兒文批評)	
議題 2 :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兒童文學和精神分析)					
5	10/15/09	陳淑芬	Rose, Introduction to <i>the Case of Peter Pan</i> , p.1-20	Topic 1 : (Adults') Desire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兒文與[成人]慾望)	
6	10/22/09	陳淑芬	Rose, "Peter Pan and Freud": Who is Talking and to Whom?" p. 20-41	Topic 2 : Peter Pan and Freud (彼得潘與佛洛伊德)	
7	10/29/09	陳淑芬	Rose, "Peter Pan and Literature for the Child: Confusion of tongues," p. 66-86	Topic 3 : Peter Pan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彼得潘與兒童[的]文學?)	
議題 3 :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兒童文學與意識形態)					
8	11/05/09	郭建華	Nodelman,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i>Pleasures</i> , p. 151-180	Topic 1 : Ideolog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兒文與意識形態)	
9	11/12/09	賴育萱	Hollindale, "Ideology and the Children's Book," p.3-22	Topic 2 : Ideology and the Children's Book (童書中的意識形態)	
10	11/20/09	劉鳳芯	Stephens, "Ideology,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Fiction," p. 1-46	Topic 3 : Ideology and Children's Fiction (兒童小說中的意識形態)	
11	11/21/09	「兒童文學批評理論學術研討會」【地點：台東視聽教室 A】			
12	12/03/09	吳玫瑛	Kohl, "Should we Burn Babar?" p. 3-29	Topic 4 : (De)constructing Power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兒文與權力結/解構)	

議題 4：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Gender (兒童文學和性別論述)					
13	12/10/09	蔡欣純	1. Paul, "Towards a Beginning," p. 7-22 2. Paul, "What the Tales Tell," p. 23-39	<u>Topic1</u> :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eminine Poetics (兒文與女性詩學)	
14	12/17/09	吳玫瑛 陳淑芬	1. Trites, "Defining the Feminist Children's Novel," p. 1-9 2. Trites, "Subjectivity as a Gender Issue," p. 26-46	<u>Topic 2</u> :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Female/ Feminist Subject (兒文與女性主體)	
15	12/24/09	蔡欣純	1. Hourihan, "Introduction," p. 1-8 2. Hourihan, "Rewriting the Story," p.203-216, p.228-235	<u>Topic3</u> :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eminist Discourse (兒文與女性主義論述)	
16	12/31/09	劉文雲	Zipes, "The Value of Evaluating the Value of Children's ," p. 61-80	<u>Final Topic</u> : The Valu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兒文何價之有?)	
17	01/07/10	吳玫瑛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Oral Presentation	兒文批評理論:實踐應用 (論文大綱 600 字)	
18	01/14/10	吳玫瑛	終曲：課程回顧與回應	心得分享、意見交流、 問卷填寫	

(三) 研讀方法

本課程邀集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的專業教師、博士生、以及英美語文學系兒文相關領域的師資共組「專家團隊」，每週依個人所學之專長或研究興趣，就各單元主題輪流擔任主讀人，此外在規劃 98 年度課程設計，除了維持本校跨（英美）系（兒文）所的師資組合基礎外，今年專家團隊的設置邀請具有專業兒童文學學養之外校學者，透過研讀課程的方式，一來不僅提攜有志於從事兒童文學研究的後輩，進而促進國內兒文學者間的交流互動；二來藉此亦彌補東西部文化資源之差異與缺憾。此「專家團隊」的參與人員皆為從事兒童文學研究之相關專業人士，皆具外文學系背景或曾在英語系國家留學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該專家團隊的設立除了可讓課程的進行、對話、學習、與推展更具多元性與開創性，另一方面也可有效(協助)解決學生在閱讀原文上可能遭遇的困難。主讀人除需提綱挈領導

讀每週指定的閱讀教材之外，另須提供一份摘記閱讀內容的書面資料或參考書目、延伸閱讀書目，以供研習者的學習參考。主讀人也須擔任協同主持人與任課教師共同參與學生口頭報告的評論與問答，引導研習者深入討論該單元的議題，或以專家對談的方式，或以 Q&A 的形式回答學生的提問，協助課程的進行。

參與本年度計畫之主讀老師（按筆畫順序排列之）

主 讀 人 資 歷 與 負 責 篇 目	
古 佳 豔	
現 任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博士
專 長	比較文學、民間故事、兒童文學
負 責 篇 目	1. Zipes, Jack David. "Taking Political Stock: New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to Anglo-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i>The Lion and the Unicorn</i> 14(1990): 7-22. 2. Dorfman, Ariel. "Of Elephants and Ducks." <i>The Empire's Old Clothes : What the Lone Ranger, Babar, and Other Innocent Heroes Do to Our Minds.</i>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17-64.
吳 玫 瑛	
現 任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暨所長
學 歷	美國愛達荷大學博士，主修兒童文學
專 長	兒童文學批評理論、青少年小說、性別研究、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
	1. Nodelman, Perry. "Fear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What's Left (or Right) After Theory?" <i>Reflections of Change: Children's Literature Since 1945</i> . Ed. Sandra Becket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97. 2. Kohl, Herbert. "Should We Burn Barbar? Questioning Power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i>Should We Burn Babar?: Essays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Power of Stories</i> . New York: New, 1995. 3-29. 3. Trites, Roberta Seelinger. "Defining the Feminist Children's Novel." <i>Waking Sleeping Beauty: Feminist Voices in Children's Novels</i> .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7. 1-9. 4. Trites, Roberta Seelinger. "Subjectivity as a Gender Issue:

	Metaphors and Intertextuality.” <i>Waking Sleeping Beauty: Feminist Voices in Children’s Novels</i> .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7. 26-46.
郭 建 華	
現 任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學 歷	俄亥俄州立大學藝術教育博士
專 長	圖畫書在教育上的應用、社會文化取向藝術教育、藝術教育
負 責 篇 目	1.Nodelman, Perry and Mavis Reimer.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i>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i> . 3rd Ed. New York: Allyn and Bacon, 2003. [1992] 151-183.
陳 淑 芬	
現 任	國立台東大學英美文學系助理教授
學 歷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戲劇博士
專 長	英美文學、莎士比亞、戲劇理論、英語戲劇教學
負 責 篇 目	1 Rose, Jacqueline. “Introduction,” <i>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i> . London: Macmillan, 1984 p. 1-20 2. Rose, Jacqueline. “Peter Pan and Freud”: Who is Talking and to Whom?” Part I, p. 21-41 3. Rose, Jacqueline. “Peter Pan and Literature for the Child: Confusion of tongues,” p. 66-86
劉 文 雲	
現 任	國立台東大學英美文學系助理教授
學 歷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語言閱讀與文化博士
專 長	兒童文學、青少年文學、多元文化理論、翻譯兒童文學、華裔兒童文學、雙語理論、跨文化溝通
負 責 篇 目	1. Zipes, Jack David. “The Value of Evaluating the Value,” <i>Sticks and Stones: the Troublesome Succes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Slovenly Peter to Harry Potter</i>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61-80
劉 鳳 芯	

現任	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學歷	賓州州立大學語言及語文教育博士
專長	兒童與青少年小說、兒童奇幻文學、童話、語言教育
負責篇目	1. Stephens, John. "Ideology,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Fiction." <i>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Children's Fiction</i> . New York: Longman, 1992. 8-46.
蔡欣純	
現任	國立台東大學英美文學系助理教授
學歷	賓州州立大學語言及語文教育博士
專長	兒童文學、兒童與青少年奇幻文學、英語教學、語言閱讀教育
負責篇目	1. Paul, Lissa. <i>Reading Otherways</i> . Portland, Maine: Calendar Islands, 1998.3-55. 2. Paul, Lissa. "Enigma Variations: What Feminist Theory Knows about Children's Literature." <i>Children's Literature: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i> . Ed. Peter Hunt. Vol. III.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208-223.
賴育萱	
現任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學歷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專長	台灣流行文化、女性主義、童話、言情小說研究
負責篇目	1. Hunt, Peter. "Approach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i>An Introduction to Children's Literature</i>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6. 2. Hollindale, Peter : "Ideology and the Children's Books" <i>Ideology and the Children's Books</i> . Oxford : Thimble, 1988.,P3-22

參與本年度計畫之研究生（按筆畫順序排列之）

姓名	服務學校／系所	職稱
吳幸娥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生
林芝安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生

童于珊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生
湯貴婷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生
劉建良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生
蔡佳恩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生
蔡蕙年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生
蘇愉婷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生

(四) 課程運作模式

本課程每週以三小時為一單元，每單元配合研討議題，設定一主題(見研讀規劃表)，課程運作將分三階段進行：

- 第一階段為「報告者及回應人時間」：此階段主要由學生就閱讀內容提出口頭報告，並間歇穿插同儕對話或小組討論與提問。
- 第二階段為「主讀人時間」：此階段將由各專家／專人主讀，就當週選定的文章議題與同學報告與討論狀況進行補充與深入探討。
- 第三階段為「Q&A 時間」：研習者可就研讀內容與主讀人或主持人交換意見或進行疑難解說或進一步開展師生／專家間的多方思想交流與批判性對話。

(五) 學生修課要求 (與作業規定)

1. 學生修課、作業要求

每位同學須輪流擔任兩次課堂的報告者、回應人，並繳交每次上課的課堂閱讀筆記(當日報告者與回應人除外)，以及期末報告：

(1) 報告者

- 於當週上課時繳交該週所指定的閱讀教材概述及評論(focused summary & critical response)一篇，以中文打字並按 MLA 格式撰寫，字數以 2500-3000 字為原則(含註解和引用書目)。
- 除繳交書面資料外，報告者需於課堂上進行 20 分鐘的口頭報告(建議使用 Powerpoint 或提供綱要)書面資料需註明姓名、學號、日期和評論文章之標題。

(2) 回應人

- 必須針對報告者所提出的報告做評論，評論的方式可為講評、提問、或

補充說明，約為 10 分鐘。

- 必須須針對當週的議題及文章內容提出 2-3 個問題，所提的問題必須援引自文章的論述(thesis statements)，以供課堂小組討論。
- 回應人所準備的問題，必須以中文或英文打字，註明姓名、日期、和當週議題，以 A4 紙張 1 頁為範圍。

(3) 閱讀筆記

- 除當日報告者和回應人以外，其餘修課學員必須在上課當天繳交閱讀筆記一篇，其內容可為閱讀資料的重點整理，閱讀時的疑問與困難，或與閱讀內容相關的延伸思考。
- 閱讀筆記必須以中文打字，註明姓名、日期、和當週議題。以 A4 紙張 1 頁為範圍。

(4) 期末報告

由同學就本學期所研討的主題／議題，擇一撰寫研究報告。報告內容可進行兒文理論流派的比較分析，或以特定理論進行文本分析，或以讀者為對象探討文本與讀者的關係，也可與自己研究中的議題相關或進行比較研究。

四、研讀成果記錄

以下將以表格的方式結合「導讀」、「研讀成果」和「議題探討結論」三個部分，並輔以上課照片記錄，按照課程安排的順序陳列之——

議題 1：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		
12	時間：09/24/09	<u>Topic1</u> ：(Why) Fear of Critical Theory? (批評理論何所懼／拒?)
	主讀人：吳玫瑛	
<p>閱讀教材： Nodelman, Perry. "Fear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What's Left (or Right) After Theory?" <i>Reflections of Change: Children's Literature Since 1945</i>. Ed. Sandra Becket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97. 3-14.</p>		
<p>導讀</p> <p>本篇文章是派瑞·諾德曼(Perry Nodelman)於 1995 年於第 12 屆 IRSL 年會上所宣讀的論文。主要論述脈絡是建立在對以 Paul Hazard 為代表的「純真」古典兒童觀提出質疑與批判，再者引用多家理論，例如精神分析、讀者反應、性別研究、意識形態等，力求破除大眾對「兒童文學」甜美化的迷思，進而鼓吹成人無需恐懼擔憂，而是以更加開放的心胸看待兒童社會化的過程，所謂的真理並非顛撲不破的唯一普同，它也只是一種詮釋，是由各種可能性拼湊而成。平心而論，在這理論蓬勃發展的年代回顧昔日 90 年代的思維，雖說 Nodelman 將理論思維引入兒文場域的嘗試並不純熟，開展出來的論述也並不縝密，但此種引用理論的開創性與質疑權威的勇氣，卻是值得台灣兒文界借鑑。</p>		
<p>研讀成果</p> <p>此部分敘述分成兩部分，前者針對回應者幸娥對報告者蕙年的報告內容與教學經驗引起的對話／談論之交鋒進行描繪，再者將敘述筆調帶回主讀老師吳玫瑛對閱讀文章的再解讀。整體而論，這堂課程的討論意義不僅是以 Perry Nodelman 的“Fear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What's Left (or Right) After Theory?”作為談論西方兒批論述的開場，更是藉由 Perry Nodelman 的勇氣加持／扭轉修課學員對理論的抗拒與焦慮，在此立基點上，本堂課更邀請到 97 學度修課學員左馥瑜分享其暑假參加「學術英文暨文學理論研習營」的心得，以其過來人的經驗，分享其對理論從跌跌撞撞到歡愉喜悅的摸索歷程，期許新的學員對理論的態度得以從排拒、生疏、試探到如魚得水(此部分見「延伸議題」)。</p> <p>另外若從談論的脈絡觀之，不論是從報告者、回應人到主讀老師或是主讀老師與兒批課程修課學員間的經驗傳承，談論的脈絡化首先由此三方角色／位置構成基本機制，進而加入其他修課同學的回應，彼此的交替互動進一步將此機制柔化成迴圈式的回環反覆，而此談論內容的核心又可歸納成下列兩項要點，茲陳述如下：</p>		

(一) 猶疑／游移不定的兒童概念

在第一階段的談論中，可以感受到現場學員所使用的「兒童」詞語是浮動且混淆的，若以索緒爾的概念言之，可把兒童這個詞語視為意符（signifier），而其背後指涉的意指（signified），包括“implied child / ideal child / real child”，而眾人談論間使用的兒童詞語是不停的跳動、轉移的，這樣的論述現象也不斷的衝擊到我們該如何重新理解「孩童」這個概念／詞彙／客體／主體，何以言之？

回到閱讀文本的邏輯，誠然，Nodelman 要我們質疑、反省社會文化或是語境加諸在我們身上的框架／意識形態，須釐清的是 Nodelman 意指的框架不設限並不是意味著踢除所有的框架，再者，我們都贊成 Nodelman 在文末提出“not to fear”的開放思維與態度，這些論點都是好的，但我們又該如何實踐「不要懼怕」的理想情景呢？由此，幸娥拋出了第一個問題是「對於 Nodelman 提的不要恐懼，我們可以怎麼做？」身為高中國文老師的蕙年以其教學經驗對此做了回應，她認為在日常生活實踐上，所謂的「開放性與不設限」是可以允許讓小孩子擁有發表自身不同意見及質疑大人權威的空間與機會，進而培養孩童擁有獨立思考與批判的能力，但幸娥卻質疑蕙年的開放性是建立在大人擁有言論「選擇權」的假象，認為大人給與小孩的選擇項目也是建構在成人自身既定的中心思想和價值判準點上，例如所謂的教育系統¹。由此觀之，蕙年著意在「讓小孩子有選擇權」這件事，然這樣的開放性在幸娥的認知中同樣可以畫歸於大人對孩童的文明化過程「當孩子是空白、沒有任何立足點時，我們(大人)難道沒有任何中心價值觀灌輸孩子嗎……？」。然兩人爭執點的膠著來自於自身使用孩童概念的模糊，一如主讀吳老師提到的「一但你用文字論述，或是用文本或作品討論小孩、描述小孩、界定小孩時，此時 the child is constructed，或許是每個人心中所認定的 ideal child，或是作者文本透露的 implied child(此部分結合 ideal 加 implied)，更重要的是，這個小孩被放大了，成為一個普同化的集合體

(generalisation)……」。因此重要的是我們在使用孩童概念時，必須釐清自身的立基點，職是而言，若要清楚界定，不管是蕙年提及的現實中面對的學生，或是在場學員談論話題中論及的「自身親身接觸過的孩童」，當這些現實經驗中的(孩童)個體轉化為另一個(大人)說話主體陳述的部分內容時，他們已經不再是單純指涉為現實中的孩童，而是被此話語主體建構的“ideal child”，由此現場學員的談論省略了「就我的想法」、「就我認為孩子應該……」，或說是未意識到自身話語的逃漏性。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也突顯了語言的不完整與指涉的不明確特質。

(二) 開展兒童文學的理論化

不論是 1992 年成書的《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¹ 誠然，「讓小孩擁有更多的選擇權與空間」這項認知，若要落實在教學實務現場，確實有其現實壓力。老師若給予孩子知道/擁有太多選擇項目，或可能引發來自家長、校方行政等令人措手不及的連鎖反應，例如主讀吳老師分享暑期班同學對《我在墳上起舞》的「同性戀」議題的實務探討，若面對小學生向你詢問「什麼叫做同性戀？」、「可不可以？」等問題時，你又該如何自處與回應？

Literature)，或是此篇在 1995 於 IRSL 年會上宣讀的論文，可以見得 Nodelman 以其拓荒者昂然之姿試圖豎立兒童文學理論化的可能性，也企圖讓兒童文學轉向成得以進行理論思辯、論述的學術領域。然在西方八 0 年代末期至九 0 年代，當理論論證在其他學科領域風起雲湧時，兒童文學領域卻是處在對「理論」一知半解的陌生或是拒斥態度，Nodelman 率而搖起「理論」大旗，以理論帶給他的訓練大張旗鼓的挑戰以 Paul Hazard 為代表的古典兒童觀（「純真」），在傳統與革命的拉扯中，新舊思維的搏鬥中，我們也不難從 Nodelman 每每夾帶諷刺、辛辣的筆鋒與論調基調中，嗅出西方兒文轉向論述之初所引起的山雨欲來的氛圍。然 Nodelman 使用「恐懼」（fear）的字眼與極端的口吻，也讓修課學員于珊提出不舒服的閱讀觀感，「這件事情真的有他想像中的這麼嚴重嗎？」然主讀吳老師認為 Nodelman 不明朗的文風也突顯出西方論述並非平鋪直述的邏輯特色，而是藉由反話或是正反辯證的過程進行文章佈局，進而慢慢的引領出論述作者的中心論點與立場。反觀 Nodelman，其尖銳的文字無非是故意／刻意凸顯問題，他並非使用棉裡藏針的策略，而是讓讀者感受到被針帶碰觸的刺痛感，從而反思其談論的議題，因此于珊不舒坦的閱讀反應，也映證了 Nodelman 的企圖是成功的。

若就文章內涵而論，Nodelman 質疑的是 Paul Hazard 將兒童與成人擺放於二元框架產生的分化與對立，需釐清的是，並非是二元結構框架本身出了問題，而是經由此二元相互拉扯、分化後，延伸出的非平衡的對立與比較才是問題所在，包括男／女、成人／小孩、左／右、黑／白等表徵的上對下的強弱與優劣，換言之，經由二元擺放生成的位置關係，同時也凸顯背後價值體系或是系統框架的意識型態。然西方此種二元論述架構的形成實則其來有自，最早可溯源至柏拉圖的哲學思脈，然至近代解構大師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在探討歐洲認同的課題上，重新思索歐洲大陸的中心論意義（Eurocentric），所謂的歐洲中心意味著排除他者的可能性，因此在「去中心」論的解構思維中，並非意味不要有任何中心出現，而是這個中心位置必須不斷的移動，更甚者，必須在主體自身與他者的二元差異論述中，保有兩者間同一與差異性質的對話，否則這樣的去中心將落入另一種豎立（新）中心的殖民化窠臼。然不可諱言，去中心的解構思維也進而帶動西方學界重新反省固著其文化命脈的二元結構。

拉回閱讀文章，順著解構的脈絡，我們又該如何解讀 Nodelman 于文末提出的不設限開放心態？一如主讀老師要會場學員思索這樣的問題「我們真得可以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嗎？」當主體置身於社會系統時，終有一天，他／她真能掙開自身上的框架枷鎖走向解放之途嗎？亦或者依循現有的語言架構，我們的思維真能得以想像／建構出這樣的未來情景嗎？若是依照理論的洞見，答案是持保留的。誠然，當我們成為社會個體後（即精神分析理論所說的進入象徵界），我們就無可避免在此社會系統場域中佔有某種位置，或者說我們早已被擺放至某種社會位置上，也因此無法全然置身於框架之外，這無疑應證了德西達的經典話語“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即所有的一切皆是建構出來的，皆是言語的產物……，聖經原典以「巴別塔崩解」的神話象徵思維，訴說著人類語言從完整、真實到分裂混亂的分歧現象²，自此以後真實（the real）成爲人類精神意識企圖追尋的永恆之境。若換成阿圖塞說法便是「意識型態將個體做為主體／屬民召喚或質詢」，主讀老師以（台灣）醫院護士區分初生嬰孩做爲案例，在醫院的嬰孩房中，這些剛降生至社會的個體手上都會帶著一個手環，上頭標示著「某某某之子／某某某之女」，從語言的敘事結構觀之，這樣的文字符碼至少標示兩種訊息，一者爲嬰孩與父母的社會關係；一者爲生物性特質（sex），這樣的分類方式也往往出現在西方電影中，剛出生的小嬰孩因男女之別分別換上了藍色和粉紅色的衣服，這一種與生物學結合的醫療體制的分辨／分辯方式，只是構成我們這個框架系統的分類論述之一，然對這些嬰孩（被分類者）而言，這種“inside”框架系統的認證過程，無疑是屬於社會化的一部份，同理可證，相同的思維辯證也建構了我們如何書寫及如何理解兒童文學，同時也再次印證了“*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

既然，架構我們思維的大框架（或說意識型態）網絡是無所不在、天羅地網，簡直就像是傅柯描繪的“*Power is everywhere!*”，然面對此情此景，我們真得會全然無望嗎？主讀老師認爲「（理論的思維告訴我們：）我們有自主的能力，在這框架系統中仍舊有出現轉折、迴轉空間的可能性，而理論家便是站在浪頭上破解框架的密碼……」，然提出破解之道的理論家們仍舊無法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所有的理論與說法的意義在於拋磚引玉，在於開展出言說的下一個話題，也因此理論只會蓬勃發展、百家爭鳴，這也印證了理論的動態流變，而這些汗牛充棟的理論著述與言說，無心也無意讓後輩生產生疲於奔命的焦慮感，「重要的不是這些理論家他們說什麼，而是在這些理論的背後，他們要我們看到什麼、反省什麼……」。在談論到反省的課題時，我們也必須釐清、澄清另一個概念，這也觀乎兒文所之所以開設「兒童文學批評論」課程的原因，研讀兒文西方論述並不可誇張、浮濫的解讀成我們對西方文化的媚俗或被殖民現象，而是需要站在一個理性、開放的心態，在知己知彼的立場，得以進一步達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期望，而東西論述理路在彼此比較與參照下，西方邏輯思維可以輔助／開展東方思維的膠著與模糊，而東方論述可以彌補西方觀點的缺失與不見。再者，若將理論思維帶進對「兒童文學」學術體制的思索，我們能得到什麼樣的省思呢？然理論的訓練亦讓我們該如何爲兒童文學的學術正當性與嚴肅性辯護呢？我們遭遇的課題／難題在於我們該如何以邊緣的位置和主流中心產生對話？兩方對話平台該如何建立？這需要不斷的建構與解構。

延伸議題

考量碩二學員此時不僅面臨對理論研讀的惶恐，同時在因繳交論文計畫的時間

² 詳文參見《創世紀》（*Genesis*）第 11 章 1-9 節。

迫在眉睫，計畫主持人特地邀請上學年（97 年度）修習過兒童文學批評理論批的學員左馥瑜分享其自身「研讀理論的心境轉折」，同時馥瑜也大方的提供如何善用中英文期刊論文資料庫、網路搜尋系統及書目管理系統等實務經驗³。從馥瑜熱切激昂的語調，可以強烈的感受到她對學習理論的熱情，此部分將主要焦點關注在分享者馥瑜如何從一為陌生者到領略理論甜美滋味的學習心態做為記錄書寫的重點。

馥瑜首先分享參與「2009 學術英文暨文學理論研習營」的驚豔／經驗做為切入點。「學術英文暨文學理論研習營」為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發起，今年是計畫執行的第三年，舉辦研習營的宗旨在於強化國內中文所、台文所、哲學所等碩博研究生的理論訓練思維及英文原典理論的閱讀能力。以今年理論研習營為例，參與研習營的學生專業背景甚為多元，就連助教也是中研院特定聘請留學美國哈佛等名校的中國博士生擔任。馥瑜提到讓她感受最深、震撼最大的來自研習營學員散發的身為研究者自覺「大家都是很專注的在做學術研究……」，且這樣的學術研究自覺同時也具現在每個學員不停建構自身的理論背景知識與理論地圖索引，「每個人有自己專攻的理論範圍，但同時也關心其他學術領域……」，甚至可以和其他人對話，並給予回饋分享。

進一步，馥瑜循序漸進的從理論之體與理論之用雙管齊下描繪她與理論的相遇過程，談論的內容包括：「理論是什麼？」、「為什麼要讀理論？」、「理論一定要讀原文嗎？」、「理論的套用／應用」等主題。何謂理論？「理論一開始不是理論，是由研究成果累積的心得」，馥瑜以巴赫汀（Bakhtin, 1895-1975）提出「複調小說」、「狂歡化文學」為例說明之，大致而言，理論的生成起源於對於某一問題現象的關注，並將此關注加以論述化形成系統。若將理論知識體系視為客體文本，研讀理論的讀者視為主體，此兩者主客關係又該如何看待呢？「讀理論是將自己陌生化……」，在藉由看待別人如何思考的過程中，「重新檢視自己習以為常的看法與觀念」，換言之，透過思考理論及理論的批判精神得以幫助主體擺脫／轉化僵化的意識型態，在解放自我的同時，達到真正的啟蒙與理智重建／重現。

另外學員對於理論表現出隔閡疏離的態度，何以理論造成如此沈重的閱讀壓力與負擔？姑且不論理論語彙本身的晦澀難懂，泰半因素也來自於對於英文原典的排斥，對於理解英文的吃重的確造成初學者對理論的卻步，馥瑜認為閱讀理論之所以選擇英文原典的原因是因為英文遠叫中文貼近理論脈絡，尤其是歐陸思想。但馥瑜也認為，不管是中文譯本也好、英文原典也罷，還是從閱讀理論簡介、或是他人應用理論的碩博論文等方便門著手，重要的是「先踏進門再說」，瞭解理論的整體輪廓後，在針對自己有較感興趣深入閱讀，進而熟悉各領域的專精學者與出版論述。另外在如何判斷論述文章值不值的細讀方面，主讀老師也提供自身的判準，首先是可從題目、摘要和關鍵字釐清論述文章是否與自身當下的研究議題有相關性，當然這

³ 較詳細的內容請參照 98 年度課程網站提供的資料：<http://www1/nttu.edu.tw/mywu/98chlc>

樣判準是需要時間方可累積一定的學養與敏感度，每篇論述文末的參考資料（references）也是不錯的研究索引，讓研究者得以按圖索驥發現驚喜。

理論與欲詮釋的現象或文本有什麼關連呢？從理論的套用、應用到融貫，理論自有其論述的邏輯系統，重要的是在融貫成一家之言。當運用某種理論時，若文本呈現的豐富面向為理論無法包容、檢測時，那麼文本將反身過來修正理論本身的不足，理論與文本之間的關係最忌諱像 OK 繃黏貼一樣，顯露出明顯的貼紋和與皮膚不相稱的縫隙。然在面對碩士養成的學術訓練過程中，理論與論文本該如何達到一種微妙的契合呢？無可諱言，身為初學者，對於理論的囫圇吞棗所造成消化不良，往往使得理論與文本之間的磨和產生硬生套用的不舒服感，這無須灰心，套理論是學習理論的一種方式，一如馥瑜引述彭小妍老師的說法「不要怕用錯，你被批評就知道如何去用……」。既然學無止盡，碩士階段的學生該具備什麼樣的基礎呢？主讀老師認為「碩士生若能清楚的建構自身的理論框架（base on what），並且找到合適的文本與理論觀點相互對應／對照」，重要的是不是你用了什麼理論，而是藉由理論釐清自身的立足點與問題意識，並朝著獨立研究者的路途邁進，而這就是研究所與大學訓練的不同之處。

【附註一】主讀人講綱、報告內容、回應問題、研讀學員閱讀筆記

課堂剪影



報告情景



回應同學的激辯



主讀老師幫助學員釐清概念



如何對理論研讀投入熱情？

議題 1：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		
2	時間：10/01/09	Topic2: Approaches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Criticism (兒童文學論述)
	主讀人：賴育萱	
<p>閱讀教材： Hunt, Peter. "Approach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i>An Introduction to Children's Literature</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6.</p>		
<p>導讀</p> <p>Peter Hunt 為英國第一位以兒童文學專業學術成就被授與教授榮譽。在本篇閱讀文章中，Hunt 以兒童、文學與童書不同的取徑，一步步的舉證，或辯證或論述何謂兒童文學？關於兒童文學的界定問題仍舊是無法妥善解決的問題，Hunt 洋洋灑灑的大篇論述，仍舊無法明確的給予一個肯定的答案，而是提供接近兒童文學的途徑、門路 (approaches)，藉此釐清某些概念，或是提出某些議題。整體而言，Hunt 提出以兩種立場態度來對應兒童文學的研究，同時也凸顯了兒童文學與學術專業的弔詭關係，一為 "emotional involvement" 一為 "intellectual distance"，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相倚仗的，感性的情感必須有理性的輔助，否則別人／他者無法認知你。換言之，理論有其必要性，是進入專業／學術的門道之一，同時藉此也建構學術對話的平台機制，甚而幫助我們思考／理解自身，為我們的差異性辯解。然一旦你站在 intellectual 的立場展現你的投入時，也必須維持某種距離 (distance)，因為當你為你的立場辯護時，需要加入別人的對話，當對方不和你討論與對談時，你的辯護是無意義的或是意義不大的，這也是兒童文學學科本身在台灣學術場域的的曖昧性（或許只要拿掉「兒童」兩字就不會產生這樣多問題與不舒服）。</p>		
<p>研讀成果</p> <p>Peter Hunt 開章明義的談論到兒童文學何以為經典文學邊緣化、何以為學術界人視為嗤之以鼻的小兒科、何以無法成為嚴肅學科等問題。究其原因，Hunt 首先點出兒文場域中（理想／現實）兒童與成人拉扯出複雜的互動關係。兒童文學的讀者雖標榜以兒童為（隱含）對象，但出版商、創作者、選書者多為成人，兒童與成人形構出的不對等位階關係，使得大人握有捏塑兒童文學樣貌的權力。更甚者，兒童文學成人批評者對兒童文學的矛盾情感—即成人批評者童年懷舊神話的固守，無法以理性批評的態度與立場介入—同時也強化了兒童文學本身的複雜度。</p> <p>Hunt 從分別從「童書、兒童、文學」三個向度描繪兒童文學的輪廓。關於兒童的界定是牽扯不清的概念，Peter Hunt 認為兒童與童年的概念是無法截然劃分清楚的，雖然兒童的概念隨著時代、地域有所不同，然將兒童視為無須擔負責任、需要受教育的個體仍舊是普遍為大眾接受的想法。相對於童書界採用的認知心裡學說法—皮亞傑對兒童階段性的劃分適宜拿來作為界定童書分齡閱讀的標準，進而協助出</p>		

版行銷計畫性的打造兒童階段性的理想閱讀狀態，Peter Hunt 從文學的觀點提出“developing reader”，相較於成熟讀者（mature reader），強調兒童閱讀狀態的發展性，這兩者關連性何在？與皮亞傑提出的兒童發展概念有何差異？吳老師提出不同年齡階段的孩子同樣能夠展現出對《哈利波特》的廢寢忘食做為說明實例，藉此跳出皮亞傑藉由生理年齡設定閱讀線性發展的佈局弔詭「當她準備好可以 in it 時，她同樣可以進入作者為讀者預設的空間，這和實際年齡沒有關係」，或者說閱讀的階段性並非隨著生理年齡的發展而有清楚可循的脈絡，它是不斷的跳動、斷裂、重疊與接續。再者，若從文學的角度界定兒童文學，勢必會遭逢一些困境，這樣的困境凸顯了經典文學的位階排序觀念和主流文化價值觀與通俗流行之間的對決意味，前者表現在兒童文學如同女性作家作品僅被視為次要作品未獲文學建置認可，難登大雅之堂，難以躍升經典之作；後者反應在主流文化的排他性，即兒文獎得獎作品雖然具有較為優勢的文學和美學價值，但卻未必受到兒童讀者青睞，換言之，「叫好不定叫座（暢銷風靡）」。

就童書部分論之，吳老師提到了有趣的觀點「童書的概念並非一開始就有的」。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標榜再現維多利亞時期仕紳風貌的《柳林中的風聲》和以動物為象徵符碼的《小兔彼得》之成書脈絡觀之，此兩部作品皆為英國經典的兒童文學作品，然在一開始出現時並非明確的標榜而兒童書寫，童書概念的出現可追溯自 1850 年書商紐伯瑞開設了第一家以服務兒童為對象的童書店，他所蒐羅的書籍才慢慢為世人界定為「童書」。換言之，童書並非可簡單的理解為「為兒童而寫的書」，因為這樣的為兒童書寫只是夾著訴諸兒童為名的理想表面，實質上卻是從成人觀點出發，換言之，童書必須先滿足成人的口味，得到成人的青睞，方可能／以是兒童讀物，當然這其中也引涉成人檢查制度的問題。由此透過這樣的童書選擇，童書可能藉由投射出來的兒童形象從而將現實兒童形塑成某種兒童形象，當然某一時代、地區藉由童書（不管是翻譯或國內創造）反映出來的兒童概念必定是混雜甚至相互衝突，這樣的多層次的交疊狀況更因為鑲嵌在現實兒童與理想兒童概念無法斷然區分的灰階地帶，而使得童書談論問題難以抽絲剝繭，然這也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兒童理解的閱讀程度往往不見得等同於成人希望孩童理解的內容。另外目前的童書出版現狀也反應出童書與成人書的界定範疇越來越模糊的現象，一如主讀老師所提及的「一些書本來不是童書，當我們成人將其歸類至童書範圍時，並為兒童接受後，他／她也理所當然的認定這是屬於他們的書，甚至透過這樣的理解認知，影響至下一代的童書定義」。即便這樣的論述脈絡或多或少剔除了現實兒童身為閱讀主體的，然最終我們無法否定，兒童或多或少成為我們希望的样子。

再者 Peter Hunt 引述 Barbara Wall 於 1990 *The Narrator's Voice: The Dilemma of children's Fiction* 立基於敘事學觀點提出的童書敘述模式來界定童書的特點。Barbara Wall 提出敘事模式包括單一敘事觀點（single address）、雙線敘事觀點（double address）、雙聲敘事觀點（dual address）。所謂的「單一敘事觀點」即是成人以友善

的態度用兒童可以理解的語言和兒童說話，此時降低自身位置的成人並非假裝／刻意模仿兒童的天真或是潛意識扁斥兒童的幼稚、不成熟，而是從一種理解兒童思維和立場書寫童書。而「雙線敘事觀點」指的是表面上對兒童說話，但可能出現對大人說話的此文本（subtext），即具有外顯與內隱的雙面含意。至於「雙聲敘事觀點」指得是公開對孩童和大人說話。以上三者敘述觀點，就 Hunt 的說法是，純粹的單一敘事觀點不太可能存在，大部分的童書游移在的雙線敘事觀點的邊緣，然主讀老師也認為第三者為模糊兒童與成人的界線，使得童書的界定更加不明確，且這樣的童書又回到「永恆的童書不受時間影響，也不受年齡限制」的傳統童書定義。

若對應台灣童書文本，表現成人友善和藹的林良作品無疑可歸屬為「單一敘事觀點」，然對閱讀經驗豐富且成熟的讀者而言，他／她可能強烈的感受到成人對兒童說話的口吻，及其傳遞的道德觀念與意識型態。以閱讀文章中舉例的 *Five Minutes Break*，文本主要以大象的動物符碼描繪親子家居互動的親暱關係，孩童或許會從到童書的可愛與溫馨感受到親暱的母愛和和諧的手足之情，包括對母親的依存與依戀，若從吳老師的位置觀之，其身為母親角色的女性經驗將會意這隻大象母親的行為從而產生認同，然在會心一笑的背後也或許會產生對傳統女性母職地位或是對私領域中女性時間與空間的反省。若以《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The True Story of Three Little Pigs*）為例，蕙年將其劃歸於雙線敘述觀點，「雖然表層的敘事結構是野狼一直為自身過去的污名化辯解，但背後野狼隱藏的野心與心思卻是昭然若顯的」。再以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的《失落的一角》（*The Missing Piece*）為例，也驗證了「雙聲敘述觀點」存在的可能性。一般成人團體將此書使為婚姻治療的讀本，當然若理解作者的生命經驗，亦可將此書詮釋為作者同志經驗書寫與隱射。由此觀之，文本敘述聲音的層次將隨著讀者生命經驗的豐富度有所開展，也就是說「好的童書是無法切分成此三層次的……」觀看經驗或許是或深或淺彼此交疊的網絡。但這樣對童書的區別，或說這樣不得不的區分作法在實際應用上卻使得童書敘事聲音更加含混不清，或者說這樣截然劃分大大忽略了或是排除了敘事聲音的模糊地帶或詮釋，同時在其中也隱藏了另一個權力問題，就是由誰做出這樣的判斷？一如蕙年困惑的「應該是閱讀者的角度切入，而不是非把童書做這樣的區分……」然只有大呼「作者已死」的口號就能全然貫穿、透視文本的力量嗎？作者、批評者又是如何操作童書敘事觀點？這樣的討論隨著不同位置的加入更加複雜，但同時也陷入了另一個瓶頸，就像建良質疑的「是作者的意圖重要？還是讀者的回應與接受重要？這樣的問題繞下去又回到兒童文學或是童書的定義問題，到底是『它是』？還是兒童喜歡？」然這樣的談論與詰問同時也彰顯了兒童文學學門的內在矛盾性（容後敘述）。此外，在場學員也普遍認為 Wall 的詮釋角度無法適用於現當代產出的文本，換言之，當代兒童文學的認知與理解進展大大超越了古典／經典文學的認知，這也凸顯了以後見之明的進展與看見，從而驗證了：論述經典轉移的可能性，更甚者，後世產生的多元聲音與視角的擴增又該如何幫助我們回歸閱讀過去的經典？我們該如何站在歷史脈絡中重新定位逐漸失去光芒的經典？這是第三年課程開展出來無法

處理的議題。

拉回文章議題，繼而 Peter Hunt 提出兒童文學領域中兩大對立陣營“Book People”（學院派人士）和“Child People”（兒童派人士）。前者著重文學價值不談論兒童，以其論述系統或學門優勢自成體系，但也流於利用／剝削童書載體以鞏固自身的學術地位；後者強調教育的功能，童書視為工具或僅只是教材的功能，容易讓童書評論不夠深化，過於感性，兩方彼此相互拉扯，然儘管 Hunt 是西方兒文批評界倡導「兒童本位」的學者之一。Peter Hunt 的評論立場仍舊需要建立兒童文學自身的批評語彙與術語，然兒童文學真能自成一格嗎？跳脫傳統文學體系時，又不得不採用主流文學文化的規範批評工具，或者說既要跳脫成人主義的批評本位，有如何以既有的成人文學理論建立兒童文學的批評模式？或許今日聲勢浩大的文化研究可視為另一個參考對象。

延伸議題

在閱讀文章趨近尾聲之際，Peter Hunt 以 Roald Dahl 與 Pollyanna 之作品作為討論案例。就前者而言，Roald Dahl 的童書引界至台灣童書界多年，甚至其著名的《巧克力冒險工廠》早期為東方出版社翻譯，數度為美國影視電影改編拍攝。Roald Dahl 是正反評價二極的創作者，其文本以能體會兒童的立場成為叫座亦叫好的作品，包括架構在「輸家變贏家的反敗為勝」結構、適合兒童階段道德發展的「善惡／賞罰分明的標準」，但也因文本中時而透露的種族、性別刻板印象和粗俗的幽默而遭受批評。另外，女性作家 Pollyanna 的文本作品亦是英國暢銷兒童作家，文本以願望實現的通俗性為特點，然較為可惜的是，這位得以在英國市場殺出重圍的女作家至今尚未介紹至台灣童書界，藉此主讀老師將關注焦點聚焦於台灣流行文化，以訴諸兒童對象（？）的「卡通動畫」電視節目與訴諸青少年的「本土偶像劇」為探討路徑，著立於其中的批評議題。

就卡通動畫部分而言，主讀老師以英國《海綿寶寶》、美國《南方四賤客》和日本《蠟筆小新》為例（然挑選探討文本的標準並未交代清楚，屬於隨機性質），探討兒童文學學科中文類本質論的矛盾性。一般而論，卡通、動漫畫為兒童、青少年較常接觸的文類，然為大眾認知為兒童、青少年較常接觸的文類表現形式，有可能傳遞出不適宜兒童認知的訊息與思維，當然此種「不適宜」的判斷標準也牽涉檢查制度、和誰握有權力裁決等問題。由此可以延伸出的議題為：判斷適宜兒童閱讀／觀賞的文類無法單就文類性質考量，順此邏輯，繪本／動漫畫不一定全然以兒童為設定的隱設讀者。

以東森幼幼電視台引進的《海綿寶寶》為例，主讀老師引述她與其弟弟的日常對話為例：一日主讀老師發現一向對兒童文學文類沒有興趣的弟弟正興趣盎然的收看卡通節目，當下主讀老師的疑問是「你不是不喜歡看卡通嗎？」弟弟反應卻是「哪

有？（《海綿寶寶》）這裡面有很多成人笑話耶！」在台灣《海綿寶寶》最初設定為適合低年齡觀賞的動畫，不論是其人物造型或是主題曲對談皆以兒童為訴諸對象，然弔詭的是，從內容而論，不管是網路流通版或是漫畫版，文本中隱藏了性暗示、談論的毒品、殺人和髒話等要素，或者是海綿寶寶與派大星之間的同性情愫也引發一些爭議與討論，這樣可能誤導兒童、污染兒童思想的內容也使得東森電視台啟動檢查制度，大量刪除黑色幽默內容。

同樣是動畫形式，《南方四賤客》卻呈現出與《海綿寶寶》不一樣的脈絡，《南》最初以成人觀眾為設定對象，然亦同時受到兒童與青少年的青睞。然為艾美獎最佳動畫片提名常客的《南》也因反權威的文本內容—包括對政治的諷刺與宗教議題的引涉—引發各界爭議。然就主讀老師認為，《南》之所以受到兒童與青少年族群的喜愛來自於次文化語言的認同，即角色使用的語言特徵深獲這些族群認同，這樣的觀點也為吳老師贊同，「孩子認為他的書好看，是因為認同書中同輩的語言，並將他視為語言學習的對象」。再者，近日臼井儀人的意外身亡也掀起了對《蠟筆小新》的重新定位與探討。在日本《蠟》被劃分於成人漫畫，轉變成動畫卡通時，卻受到兒童喜愛。然文本中大量出現脫褲子、裸露生殖器等不雅動作卻受到檢查制度質疑。根據日本統計，超過一半以上的家長不喜歡、也不希望小孩觀看《蠟》，NCC 也因此擬增設電視分級制度，或者調整播放時間，藉此限制孩童的觀看。但《蠟》亦有表現語言的童趣部分，例如一日看到小新成績抓狂的母親怒氣沖沖的問著小新「小新，你妹妹考 100 分，你為什麼只有考 50 分？」小新困惑的回答「我就是照造你的話做呀！」聽聞媽媽更加生氣「你怎麼這麼說？」小新「你不是說我只要妹妹的一半好就好？！」……。上列舉例的反映出形式與內容的扞格問題，簡而言之，動漫畫不全然為低幼兒或兒童為指涉對象。

將年齡層拉高，談論話題來到改編自日本漫畫的青少年偶像劇《流星花園》。因其考量收視率，台灣版的《流》將原本為中學生的校園愛情故事改寫成以大學校園為背景的大學生愛情故事。《流》不僅奠定了台灣青少年偶像劇的基礎，更是紅回日本，甚至韓國亦開拍《流星花園》，在東亞掀起了《流星花園》的風潮與青少年流行時尚。即便產生日本、台灣、韓國等不同版本的詮釋，但幻想實現的通俗母題與公式仍舊不斷的再製，若以性別的角度切入文本的角色塑造，陰柔體貼的花澤類與霸道陽剛的道明寺所掀起的探討話題與拉扯，也反射出主流價值如何形構理想男子氣概的意識型態。主讀老師拋出了一個問題「花澤類類型的有逐漸勝出的趨勢嗎？強調男性陽剛的價值觀有所轉變傾向嗎？」若以《敗犬女王》一劇中潛藏性別意識為例，或可為此問題帶來另一個切入點。從劇名觀之，敗犬的詞彙源自於日本，基於收視率考量，藉由東洋流行話語的轉譯同時也呼應了現今台灣社會情形，《敗犬女王》打造出「能幹、美麗、過 30 未婚的」台灣熟女類型。有趣的是，文本因蘊含的童話底蘊也大受青少年青睞，劇情出現大量與童話結構互涉的文本性。包括因感情世界受挫而脾氣古怪的善無雙有「巫婆」之稱，更甚者《敗犬女王》的愛情童話架構更建

立在救贖模式：溫柔王子如何解救為魔咒施法變成巫婆的公主，最後，公主／善無雙得到了救贖，但保持親密關係取代／拒絕王子／魯卡斯的求婚，這似乎是對「王子與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結局」有所翻轉，且姊弟戀的羅曼設定與男女主角的性格刻畫（女性較男性強勢，表現在工作的企圖心）看似翻轉了「男強女弱」的公式，然實際上魯卡斯是前景看好的醫生，善無雙是挑選出來的美麗、能幹編輯，這樣的配對仍舊強化了俊男美女和中產階級的美貌神話。然不論是《流星花園》或是《敗犬女王》偏向大眾通俗的偶像劇，若將眼光轉向官方／教育界對性別平等優良讀物的界定，更可以驗證「Hunt 提出的觀察，即“Book People”（學院派人士）和“Child People”（兒童派人士）總是處在相互拔河的緊張狀態，何以言之？以入選今年度翻譯作品的《不結婚，好嗎？》為例，益田米莉以輕鬆的漫畫筆調描繪 3 位「坐三望四」的未婚熟女，點明了現代社會的女性現況與心聲，然這樣的文本以青少年為主要閱讀對象，其訴諸的性別概念卻是值得商榷的。既以「性別平等教育優良讀物」為號召，其名稱實則就蘊含了弔詭性，所謂的「性別平等」乍看之下提供不婚作為人生規劃的選項，這樣正面性的宣導不僅反映了時下的社會現況，也可視為教育性的考量，然弔詭的是，不婚的人生選項何以被視為有宣揚性別平等的意涵呢？又「優良讀物」的選項是以文學性價值作為評斷，還是因為文本內容中的意識型態正確或政治正確才被納入其中？

但是即便是我們在課堂上不斷的反省、辯解、探討、釐清，但是走出教室後呢？這樣的聲音該如何延續？會是落入另一種沈默與邊緣嗎？在對照台灣學術機制操作，兒童文學學科／學門的學術定位仍受人質疑，這些人包括學術界人和普遍社會大眾，前者鄙視它的小兒科，認為無法將其視為嚴肅的學科研究，後者頌揚它的可愛、純真，認為成人世界學究式的嚴肅與切割對孩童式的幻想與無暇是一種玷污，兩者反應皆是對兒童文學純真本質論之情結展現。一如吳老師所言「我們有我們自身學科的困境（dilemma）」，就像吳老師赴國外參與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面臨的詰問「How seriously do you need to get PhD in children's literature?」我們該如何證明自身呢？（how do you identify yourself?）

【附註二】主讀人講綱、報告內容、回應問題、研讀學員閱讀筆記

課堂剪影



報告情景



回應同學的思考



主讀老師的聆聽



上課全景



研讀同學的專注



研讀同學的專注

議題 1：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		
3	時間：10/07/09	Topic3： Children's Literature & Criticism in the 1980s (八〇年代兒童文學批評)
	主讀人：古佳豔	
<p>閱讀教材：</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Zipes, Jack David. "Talking Political Stock: New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to Anglo-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i>The Lion and the Unicorn</i> 14(1990):7-22. 2. Dorfman, Ariel. "Of Elephant and Ducks" <i>The Empire's Old Clothes : What the Lone Ranger, Babar, and Other Innocent Heros Do to Our Minds</i>.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17-64. 		
<p>導讀</p> <p>本次閱讀文章有兩部分，一為 Jack Zipes 於 1990 發表在 <i>The Lion and the Unicorn</i> 的論述，透過歷史脈絡的稜鏡，概括的介紹英美八〇年代兒童文學論述轉變的契機及其開展出的面貌，再者輔以 Ariel Dorfman 的專書論文“Of Elephant and Ducks”側寫八〇年代論述的精彩與鋒芒。Babar 帶來「文明化」現象的反省，包括拼經濟、發展觀光和文明殖民主義等問題，仍舊可以在當代全球化的台灣脈絡中找到相呼應的情景，然相較於 Ariel Dorfman 對大眾文學刻意扭曲歷史意識的憂心忡忡，Jack Zipes 則是大聲疾呼兒童文學純真化背後的危險，藉由令人不舒服的左翼政治立場與態度 (“taking political stock”)，重新省視、批判大家習以為常的意識型態，企圖鬆動威權制訂的遊戲規則。然不可忽視的是：代表天真無邪的 Babar 與象徵歐洲中產階級之優勢文化的 Old Lady，兩者互動展現的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的殖民模式，此種因為位置差異導致的權力互動關係，仍舊在新世紀成人對待兒童／兒童文學方式中根深蒂固。誠然，以後見之明看待兩位學者提出的議題或許稍嫌「老生常談」，然環顧台灣兒文學界內部，此種具有批判意識的犀利文風與問題意識卻未曾翻動一脈偏重純真、甜美與教育保守思維的台灣兒文界，或許曾經掀起些許的漣漪，但從八〇年代距今已過了三十年，身為台灣唯一的兒文學府，我們是該重新審視「兒童文學到底是什麼？」、「要如何看待兒童文學？」、「未來又該如何走下去？」等這些急迫性的問題。</p>		
<p>研讀成果</p> <p>此部分主要以主讀老師古佳豔對 Jack Zipes 論述文章的精闢深入之解讀為紀錄內容。通篇而論 Jack Zipes 主要以左派思想為立場，評價英美兒文論述如何受到越戰、女權運動等反體制社會運動與思潮的激發引發一連串的轉變，更大刀破斧以八〇年代做為此時期的歷史分水嶺，標示兒童文學批評典範的轉移與世代交替翻轉產生的眾聲喧嘩，藉由正-反激盪產生新局面的辯證過程，系統化的圖繪出八〇年代兒文論述突破的思維格局及其盲點。</p>		

若以紋君提問問題「文學史分期的切割一定要以十年為限嗎？」做為切入點，便可清楚的理解古佳豔老師何以提點出“shift”、“radical”兩個關鍵字做為 Jack Zipes 此篇史觀的立基點。文學史的分期（periodization）往往牽涉書寫者的史觀見識與詮釋，包括如何看待這個時期的社會意識及其產製的文藝作品與論述話語。然不論是文學通史或文學斷代史，分界的歷史切割是有其必要性，同時切割的位置（where）及其何以此做為切割點（why）等史觀考量，也在在影響一部文學史的建構風貌。由此觀之，Jack Zipes 之所以以十年為限做為英美兒文論述的分水嶺，考量點在於：七〇年代與八〇年代產生的時代斷裂來自於兒文論述典範的轉移（ideological/ paradigm shift），且這種變革並非一促極成的革命運動，而是一種累積、醞釀所導致的穿透力量，就像滴水穿石，更甚者，這種變革是從基砥而起的脫胎換骨。七〇年代，被視為邊緣、且為嚴密監控的兒童文學，也感受到反體制／反權威／反操控思潮的鼓動，純真概念的保守意識型態從此產生了裂縫，開始滲延出另一股強大的批判勢力，我們可以將八〇年代的英美兒童文學論述視為一個權力鬥爭的場域，而與此相呼應的學者包括 Neil Postman、Marie Winn、Fred Inglis 等人，他們著書立言響應／成就了這場盛宴。

八〇年代初期，毒品與性交易的氾濫，大眾媒體浮濫與政府的無能，使得社會環境急遽改變，就馬克思文藝觀點論之，物質基礎的變動勢必造就不同的時代產物。隨著昔日父母親或女性長輩誦唸床邊故事給予即將入睡兒童的親暱親子互動，已逐漸為服務資本主義且大量產製的消費產品所取代。此種現象也不約而同的為 Neil Postman 的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和 Marie Winn 的 *Children Without Childhood* 所捕捉，姑且不論其中透露出悲觀懷舊的旋律，然兩者哀嘆童年消逝的基調，以遠遠區隔於舊日田園式的詠歎調，至此長久以來霸佔西方兒文論述的古典派以黃昏之姿慢慢的隱沒入時代的地平線。在此同時，承繼李維斯人文傳統的 Fred Inglis，其專書論述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Value and Meaning in Children's Fiction* 也被 Jack Zipes 納入八〇年代的論述框架，在傳統人文主義的脈絡中，Fred Inglis 呼籲成人作家應具有為兒童創作好童書的責任與意識，然在強調真善美道德典範的同時，Fred Inglis 也不忘點出意識型態破口的可能「使用兒童文學作品讓兒童洞悉晦澀／神秘化的社會關係」。

這種穿透表面歡慶，直探滲透至日常生活的文化殖民模式在 Ariel Dorfman 的 *The Empire's Old Clothes* 專書中更具批判的震撼力。當然這樣的批判意識也與 Ariel Dorfman 的生命進展緊密相關⁴。平心而論，單看大象 Babar 是個易於討大人／兒童喜愛的圖像符碼，然 Dorfman 要提醒讀者／閱聽者的是：Babar 的危險性在於 Babar 的圖像符碼被至入何種文本脈絡，更甚者，Babar 符碼與其他符碼之間複雜的互動位

⁴ Ariel Dorfman 為智利籍美國人，父親是阿根廷的經濟學者，在七〇年代參與智利的民族運動，是一位以行動積極介入政治環境的批評家，論述焦點多為關注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的殖民互動關係。

置具現了何種意識？且這種意識與訊息如何透過資本主義、消費文化或全球化的脈絡得以扭曲或裝扮成歡樂輕鬆的氣氛。一如 Babar 系列影集預告片⁵的敘事／視線一般，鏡頭一開始慢慢將觀看者（他者）的視線引領至一棟雄偉氣派的現代建築中，客廳裡火爐正燃燒著溫暖的火光、暈黃的氛圍與歡愉的配樂營造出溫暖的家居生活，Babar 以象鼻捲起權杖撥動爐壁中的炭火，接著幾個剛睡醒的小象探頭探腦輪番進入客廳依偎在大人的身旁，Babar 的妻子懷抱著一個小象，另一手還揣著一件藍色外套給小象男孩，值得一提的是 Old Lady 的出場，鏡頭視角的移動是由下往上，換言之，Old Lady 的符碼是透過仰視視角的鏡頭運動植入觀看者的意識，Old Lady 一身藍紫色拖曳的連身長裙，這樣的服裝設計包裹著女性的身體同時也顯露了女性的曲線，很容易讓閱聽者聯想到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教養與節制，接著鏡頭馬上帶開，將觀眾的視線焦點轉向象群間的親暱互動，最後鏡頭還是回到 Old Lady，只見她優雅的將一本厚重的書遞給 Babar，而後者毫不猶豫的打開書本，朗讀（知識）給在場的聆聽者，整體的鏡頭轉移似乎是非常流暢且一氣呵成。然細細探究，圖像文本並未清楚交代 Old Lady 如何融入象群的互動中，鑲嵌文本脈絡的權力互動不僅具現在 Babar 的權杖，還包括 Old Lady 強勢帶入的知識與文明洗禮。

承繼 Dorfman 的論述，童書／大眾傳媒作為一種傳遞訊息的文本載體，閱聽者是否握有詮釋符碼的空間與權力呢？實則，文本產製及其延伸無可避免的操控為八〇年代英美兒文論述關注的議題之一。然（成人）對兒童的操控概念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乖小孩」（New Child）形象的建構，小孩必須嚴守大人制訂的規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愛麗斯夢遊仙境》中的愛麗斯對桌上貼著「喝我」標籤的小瓶子和「吃我」的小蛋糕考慮再三，畢竟這不是平日從大人接受到的制約反應「禁止、不准……」。而對理性、中規中矩與教條式教誨的強調，使得兒童文學一度將支持反動、得以鬆動社會階級的「幻想」視為毒蛇猛獸，甚至有意識操縱，將幻想改頭換面，收編至兒童文學的安全範疇，然幻想與理性真能截然劃分清楚嗎？還是彼此交織纏繞成無法拆解的線團呢？此類問題的探討於 Geoffrey Summ 的 *Fantasy and Reason* 可見一斑。至於 Mary V. Jackson 的 *Engines of Instruction, Mischief, and Magic* 則是著立於兒童文學互動深厚的外緣因素，探討文本外圍因素如何影響文本的產生，包括出版商的行銷策略、男性出版商如何影響兒童文學文本的內容書寫等問題。

然操控兒童的概念是否可能翻轉呢？若從兒文創作作品的脈絡觀之，標榜兒童文學黃金時期的《愛麗斯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可視為此一代表，作者 Lewis Carroll 藉由愛麗斯的奇幻之旅挑戰束縛兒童身體與心靈的規範與教條，同時以愛麗斯角色再現的孩童形象也為兒童文學創作書寫開創出另一種對孩童的說話方式，餘波盪漾為 Juliet Dusinberre 視為影響現代主義小說家的創作，例如吳爾芙筆下對權威與傳統的批判可視為與《愛麗斯夢遊仙境》一脈相成。而 Alison Lurie 提到兒文作品的多重發聲與多義性也標示了兒童文學本身的顛覆性，這樣的思

⁵ 相關網站連結為：<http://www.youtube.com/watch?v=6X-qB7onHJM>（搜尋日期：2010/10/18）

維似乎讓得操控議題得以解套，但若轉入精神分析理論觀點，Jacqueline Rose 則會告訴你，大人透過兒童讀物創造虛構的兒童形象，藉此召喚現實中的兒童，在作品深層的結構中，潛藏的是大人潛意識對兒童／童年壓抑的性慾望。若將操控視為一種意識型態框架，那麼這樣的框架便是人之生為人必須面對的生存狀態與處境，一旦語言符號介入或是展開社會化的歷程，便無法逃避。成人與小孩在兒童文學展現的矛盾與糾葛的複雜關係仍舊是八〇年代懸而未解的問題，相信這樣棘手的話題也將延續至今，等待年輕學者進一步梳理。

文末 Zipes 評論八〇年代論述的缺失，包括並未積極關注讀者如何接受文本及作品如何被看見等流通問題。以台灣特殊且市場規模有限的閱讀文化為例，古老師認為中文讀者如何接受翻譯作品，及其相伴生的因翻譯文本產生的文化移植或文本流動的現象是值得開發的議題。若從語言結構觀之，中文語言系統大規模接受西方語言系統為五四時期，當時文化背景為傳統封建帝制的衰敗，西方文化思想連帶著西方語言的東漸，連帶促使中國的語言系統走向現代化，不僅活潑化了凋弊的文言文系統，也完成了白話文的革新。若以單一文本為例，《小婦人》的中譯文本因受限於台灣早期對女性乖順甜美的期待，因此中譯本著意濃厚的教訓意味，不僅喪失了文本背後凸顯的顛覆意涵，就連喬與姊妹們如何詮釋莎士比亞劇本的文本互涉問題也被大大忽略了，更別提說鑲嵌在宗教脈絡中的清教徒價值體系。

延伸議題

此部分將課堂討論分點擇要出兩個議題進行書寫，之所以考量此種書寫模式主要是凸顯兩者議題的相關性與重疊性，並藉此保持文字閱讀的層次與結構，然較為可惜的是經過梳理後的文字表述，較無法描繪當日對話談論的開放情境與話語彼此交疊的穿插脈絡或游離流動。總括而論，兩者議題共通的核心命題建立在「如何重新詮釋經典文本（包括文藝作品或論述）價值」，由此可區別出不同的談論方向：一者為藉由蕙年再探「操控」意涵引發的討論效益，重新審視閱讀九〇年代文論的實用性與對台灣兒文學界的省思；二者當讀者被喚醒察覺 Babar 純真符碼後的危險後，又該如何重新面對閱讀文本的單純樂趣？

就第一個部分，首先從話題的起始點談起，蕙年在提問中提到一個有趣的觀點，即是否可將操控視為意識型態突破的基礎「若能從操控中吸收養分，轉變成新思想、新論點，如此說來，操控代表僅是全然的不好嗎？」以媒體為例，不可否認，媒體的確造成片段、重複且虛浮的表面資訊，但如果經過適當的引導，媒體是否也提供孩童對於資訊本身繁雜度探討的可能性？顯而易見，蕙年爭論的立基點在於企圖重新翻轉「操控」的意涵，可視為後人對前人思潮的批評之再現行為。然弔詭的是，其語言邏輯同時又落入對「(西方)批判觀點」的誤解。何以言之？就吳老師的觀點而言，不論是大眾媒體或是兒童讀物，皆具有文本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例如即便是卡通影片《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 with Little Swee' Pea*) 充滿性別歧視，但仍

舊對 Popeye 吃完一罐菠菜罐頭後肌肉迅速膨脹的經典畫面記憶猶深，然何以 Neil Postman、Marie Winn 及 Jack Zipes 等學者對媒體、兒童讀物文本抱持嚴厲的批判態度呢？我們必須回歸論述發展的歷史脈絡，和考量論述者的發言位置。此次閱讀文本為 Jack Zipes 於 1990 年發表於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的論述，他關注的無非是兒童文學具現（大人）對兒童讀者植入性的傳遞，且這種植入性呈現出一種上對下的不平等關係，同樣的議題也反覆出現在 Perry Nodelman 於 1995 發表在 IRSC 年會的研討會論文（第一篇兒批課程的閱讀文本），然這些學者持批評的立場「並非一味指陳（操控現象的）不是，而是（對此現象的）意見陳述」，也因此操控本身是一個既定存在的事實，無關乎好壞與褒貶，誠如古老師提及的概念「操控的存在是要被意識到的，包括意識到操控的程度與對它的依賴性……」。換言之，重要的是意識問題何以產生。再者，Jack Zipes 於九〇年代初期對於操控議題的探討，在歐美兒文學界確實已展開新的論述。距離九〇年代迄今又過了數十年寒暑，西方兒文論述議題又開展至何種地步？然我們在閱讀本篇論述的同時，也必須清楚的意識到我們和 Jack Zipes 兩者不同的位置、歷史脈絡與論述場域的差異，從 Jack Zipes 對英美八〇年代兒文論述系統化的態度、思維與實際上可操作的步驟方法，藉此關／觀照台灣兒童兒文的研究現狀，我們必須不斷地探問、摸索自身的主體性「到底我的聲音與位置在哪？」包括從最根本的，將眼光拉回對自我以及與他人互動後產生新自我的關注，就像吳老師所言：西方學者好奇的「我們有什麼？以及他們的東西到我們這邊變成什麼？」。

第二個議題就從加拿大魁北克區談起吧！十年前《大象巴巴》動畫影集一度風靡在當地的幼稚園。吳老師分享了留學期間與加拿大友人談論《大象巴巴》的互動經驗。在一次談話閒聊中，這位具有社工背景的加拿大友人無意透露出自身及孩子對大象巴巴的喜愛，然當時正閱讀 Dorfman 學術專書的吳老師有技巧的向她提示關於大象 Babar 故事背後隱涉的權力關係，尤其是 Babar 帶著西方／殖民文化的優勢回到野蠻的森林原鄉，相較於裸露且灰撲撲的象群，穿著體面服飾且用兩隻腳行走的 Babar 是可以被輕易區別出來的光榮象徵。這位加拿大友人聽完吳老師的暗示，馬上便能意識到歡慶背後的不平等真相。從系列的繪本故事到影像製作，即便一開始 Babar 喪母的遭遇是讓人多麼的不舒服與感傷，但最終我們仍舊擁抱光明、歌頌歡樂，且透過大眾傳媒有效的播製與流通，若孩童或大人並沒有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識便接受、閱讀文本時，很容易便對 Babar 產生了認同，同時也再置了殖民的英雄模式。另外古老師也從 Babar 故事中顯露出歐化的命名意涵與象徵體系，破解 Babar 看似純淨、天真背後的「不單純」，例如 Babar 具有“barbarian”和“papa”兩種歧意，前者暗示未開化的森林需要西方文化解救，後者應證了 Babar 的父親權威形象。另外以女性、母親形象出現的 Old Lady 代表普遍性的歐洲文化符碼，也意味著（文化／知識）威權的具現，而象國中最聰明的長者 Cornelius，其名字的拉丁原意為「智慧」的意思，同樣也強化了「西方文化的優勢」。由此可知：兒童文學或西方殖民關係仍舊迴避不了知識論的問題。

即便 Babar 和其他兒童文學文類文本是這麼的可愛與天真，但掀開這層層看似無害的糖衣下卻是不可忽視的危險性（Jack Zipes 更具戲劇性的說法是將其視為「毒藥」）。然弔詭的是，同時具備純真與危險的矛盾情結也是兒童文學魅力之所在。誠然，藉由理論的訓練，我們理解到 Babar 歡樂表層下的深幽及其對應的重重危機，但難道為了拒絕危險、圈囿於安全的閱讀環境中，我們非得極端的將 Babar 燒毀嗎？又或者像是愉婷提出閱讀青林出版《好奇猴喬治》（*Curious George*）產生的困惑「網站上對這套書的看法多半是認為（喬治頑皮的舉止）對孩童有正面情緒的補償作用，或者是給予讀者美好經驗的回憶，……對於文本中可以批判的部分，當它被讀者意識到後，我認為它和原本提供給讀者的樂趣是矛盾的，但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樣的窘境？」換言之，當閱讀者得以站在理性的立場批判潛藏童書中的意識型態後，他／她又該如何享受純然投入的閱讀樂趣？古老師卻抱持不同的開放看法，她認為「我們不需要放棄得以增加個人完整性的經驗與機會」。當然我們可以大方的表現出對它們的喜愛，但同時也不需要避諱或遮掩對其中隱含危險的討論或批評，順此邏輯，我們可以將 Babar 視為喚醒／培養孩童具備批判意識與態度的好文本，當然這又進一步牽涉到「如何閱讀」的問題。誠然，每部經典文本都有其時代的侷限，而經典的現代意義不在於對於昔日典範價值的固守，畢竟產製文本的社會環境更動了，而是必須將經典置入當時的歷史脈絡與文化背景，重新詮釋經典，當然在再度投入文本歷史流變的同時，也要跳出來交叉質疑文本的盲點，並非是為了評價它們的優劣，而是將其視為意識型態產生破口和裂縫的契機，如此生命的活水才有前進未來的可能，否則將會產生停滯慢慢枯竭而死。

【附註三】主讀人講綱、報告內容、回應問題、研讀學員閱讀筆記

課堂剪影



報告同學的剪影



主讀老師的熱情



主讀老師與計畫主持人的互動



兩位老師的聆聽



回應同學的提問

議題 2：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兒童文學與精神分析)		
4	時間：10/21/09	<u>Topic1</u> ：(Adults') Desire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兒童文學與[成人]慾望)
	主讀人：陳淑芬	
<p>閱讀教材： Rose, Jacqueline. "Introduction to <i>the Case of Peter Pan</i>." & "Peter Pan and Freud: Who is Talking and to Whom?" <i>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i>. London: Macmillan, 1984. p1-20.</p>		
<p>導讀</p> <p>從兒童文學「批評概念」的興起與對純真概念的撻伐，並揭露期中隱藏的危險性後，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的課程安排堂而皇之的進入「兒童文學與精神分析」的議題。若將此議題置入西方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的歷史發展脈絡觀之，我們無法忽視 Jacqueline Rose 以其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學者的背景，為兒文界留下一本輕薄短小的 <i>The Case of Peter Pan</i> 所掀起的驚濤駭浪，無論此書至今招致多少毀譽，仍舊是兒童文學批論最常為引述的專書之一，這的確是身為兒童文學研究者不可不知／讀的書。距 Jacqueline Rose 出版 <i>The Case of Peter Pan</i> 即將邁入二十五年，美國兒童文學協會也特別開設一個專題，專門探討 Jacqueline Rose 引發的「兒童小說中的不可能」的精神分析式探討風潮，或說 Jacqueline Rose 可視為兒童文學批評理論一個案例 (the case) 也不為過。</p>		
<p>研讀成果</p> <p>從 "Introduction to <i>the Case of Peter Pan</i>"，一連三週研讀成員將在精神分析理論，或者更正確的說法是再轉化的精神分析理論——即精神分析如何應用至兒童文學文本，或者說精神分析著眼於個體潛意識的穿透，凸顯兒文論述什麼樣的課題——中漫遊。就從主讀老師陳淑芬對報告者建良的回應開始說起。陳老師以一句戲言一針見血的總結報告者模稜兩可的心情「很不幸的，你都拒絕你駁斥的部分 (內容)」。這種種不想面對的情慾，包括兒童性慾存在與否、伊底帕斯情節、閹割焦慮等令人驚悚的話題。性慾及其行為概念為是人類與生具有的本能？還是為後天社會所建構呢？抑或是兩者交互影響產生的結果？天真純真的嬰孩難道沒有性慾存在嗎？就兩位老師的經驗，兒童的確存在追求性高潮的原始性慾動力，例如：小男孩會渴望撫摸成熟女性的胸部（不一定侷限是母親）或是撫摸自身的性器官等，這些自然而然的表現都不是問題，問題的產生在於社會規範的介入，就像陳淑芬老師說的「你（成人）為什麼要開始打他、禁止他（做這種行為」。若從性慾觀點詮釋成人與小孩的關係，孩童性慾問題實則表現出大人性慾的縮影，何以言之？就精神分析的觀點而言，童年未解決的性慾問題將會延伸製成人階段，然受限於外在社會規範的限制，懸而未解的性慾受到了壓抑，同時也不斷的轉換成各種變態、不為社會所容／為社會價值觀接受的等性慾形式，所投射的迷戀性對象包括人或物。而在兒童小說與童話等</p>		

文學場域中，在表層看似純真、單純的故事下也汨汨流動著為意識壓抑的性慾，例如在童話故事《小紅帽》中，躺在奶奶床上的獵人可說是小紅帽性慾的初體驗，同時也可視為性慾的解決管道。職是之故，兒童小說可視為為成人保有原始、失落的世界（“Children’s fiction restores a safe primitive or lost world for us.”）。

然性慾本來的面貌卻受到文明不斷的扭曲，為了使機制正常化運作，我們需要更多的語言遮掩。打個比方，我們該如何使用語言稱呼「那個地方」？不論是生物科學的客觀說法「陰莖」，或是雲林當地的鄉下俗話「小雞雞」、「小鴨鴨」（顯而易見，此種描述是藉由家禽的外在形狀隱涉男女的生殖器，可視為容格式的原型象徵說法）。語言仍舊無法直接確實的描述性生殖器，一如吳老師提起的令她記憶猶深的英語教學經驗，「每一個身體部分都有對應的字彙，但說到那個部分時，全班的反應卻是哄堂大笑，但我當下的反應卻是非常尷尬」，這樣的反應凸顯一個現象：當我們談論「性」這件事情或是這個字眼的時候，我們很難自然而然或正常的談論它，即便它是日常生活中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實，但性卻不像「我想喝水」或「我肚子餓了！」一樣，這些使用的詞彙與其對應的身體動作是一氣呵成、毫無任何窒礙，反倒是性，即便是光明正大的公開課堂教學，仍舊無法自在的為身體反應或是為語言精準的捕捉，原因在於「另一種莫名的情緒會進來干擾／影響你的思緒，促使你不得不設立一個台階或安全地界與它劃清界限」，就像課堂中吳老師一再聲明的「非廣告時間」。從某種角度觀之，對性的難以啓齒也牽引出我們無法向孩子交代清楚的「生命的起源」問題，反倒是用「從垃圾桶檢來的」、「從石頭理繃出來的」或是「送子鳥叼來的」等不同說法迴避問題。但不能／不願言說的部分並非意味著事情不存在或解決了，只是使用更多的語言遮掩其轉化、錯置的事實，然在不斷過程中，真正的源頭已經模糊不清了。

兒童性慾存在與否的爭論也延伸出另一個文明機制無法承認的原初性慾，即「伊底帕斯情節」。弑父娶母的伊底帕斯源初於希臘神話的原典，佛洛伊德挪用此神話文本做為一種指涉例子，藉此說明他所觀察到的現象／個案徵狀，相較於我們受限於文化或教育制約背負的過多包袱，佛洛伊德以一種超然客觀的態度嘗試面對／解釋為文明壓抑且無法解決的個體性慾問題，包括對性變形、性慾流動的談論，或是將性置於更大的社會、文化的框架談論之。然在佛洛伊德經典個案中，以伊底帕斯情節為原型的著名案例就是《狼人》⁶（*Wolf Man : 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為學界歸類為孩童精神官能症案例的病史。患者為俄國富家子弟，在其重述的碎裂的回憶中，拼湊出曾目睹父母親進行性行為的原初場景之童年經驗，陽具崇拜（父親巨大的陽具為母親所慾望）與閹割焦慮的誘惑與恐懼交纏不清，直到成大成人後在潛意識無法壓抑下終將再度爆發。另一方面，從狼人至 *Peter Pan*，似

⁶ 此案例之所以稱為「狼人」，此種命名的連結與病者四歲時生日前夕出現的夢境有關「突然窗戶自己打開了，我看到幾隻白色的狼坐在窗前的大胡桃樹上，我嚇得要命，他們約有六或七隻……」。此童年夢境被佛洛伊德視為病患最早壓抑的伊底帕斯情節之經歷濃縮。

乎能對故事情節的發展與人物角色間微妙的互動關係有另一番新的解讀，何以虎克對 Peter Pan 是威脅，除了令人無法忽視的巨大鉤子（代表父親巨大的陽具和威權）之外，兩人（父子同性紛爭）的對立衝突更具現在對溫蒂（妻子／母親）的搶奪，其中隱含對異性的性慾流動根基在 Peter Pan 對溫蒂投射的伊底帕斯情節，Peter Pan 弑父娶母的原始慾望更以永無島做為與現實區隔的情慾背景，承載 Peter Pan 不願／不敢長大的心願，不論是「育嬰房—永無島—育嬰房」循環式的場所安排，從生之開始到死亡的回歸，都僅僅扣回“sexual act”。最終，當溫蒂對 Peter Pan 的欲求無法以妻子的位置取代時，這不僅為其終將永遠離開永無島的情節鋪陳，而溫蒂對父親陽具未滿足的欲求使其最終訴諸正常的婚姻管道，也間接證實 Peter Pan 何以和母親形象緊密相連，甚或是形成一種固著（just stuck there!），是因為「想回到母親的子宮，那是一種與母親做愛的方式」，需聲明的是：Peter Pan 是對伊底帕斯情節未能成功轉化的案例，所以他無法拋開永無島進入正常的社會。即便建良以其男性立場驗證「男生其實是很喜歡比來比去」的閹割焦慮，然令現場女性學員疑惑／焦慮的是，伊底帕斯情節如何適宜的解釋女性個體的成長經驗？吳老師卻提供了另一個日常生活的案例說明女性對男性陽具認同／渴求的潛意識「你很難想像一個 3 歲的小女孩在看到和年齡相仿的異性身體構造時，在沒有任何人引導的情況下，會說出這樣的話『有一天我那個會長出來！』」這樣的例子似乎可以解釋女性視父權為理所當然認同之潛意識。

Peter Pan 的永不長大也牽涉出教育政策對兒童小說書寫語言的控制。換言之，教育政策透過對語言的理性強化控制兒童的書寫的內容、方式。這樣的思維可追溯至浪漫時期的盧梭與洛克，兩位思想家對兒童文學最大的謬誤在於，將性慾排除在文明之外，認為性慾阻擋小孩得以以理性思維確切的觀看、認知世界，從而豎立兒童顛撲不滅的純真形象。然弔詭的是，理性的語言不僅無法全然的控制非理性的孩童，更堂而論之無法掌控的潛意識非語言部分。因此兒童小說中形構的兒童形象是大人為了要掌控小孩，或是大人希望小孩成為某種樣貌的深度投射，這種與現實小孩嚴重脫節的情形也說明了 Rose 一再論述的核心「兒童小說的不可能」（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語言對文學作品的限制不僅只局限現在以兒童為閱讀對象的兒童小說，淑芬老師也提及，在社會道德風氣保守的維多利亞時期，莎士比亞的劇本中具有性暗示的不雅「雙關語」也大量被刪除，藉此中產階級的價值觀與教養。順此邏輯，我們總以為我們可以理性的控制語言，但語言框架本身即是不穩定、浮動的，在某一個當下都有可能會不小心溢出說話者心中不可說／不願說的部分。而語言本身的不確定性也讓佛洛伊德關注日常生活中非理性的語言表現行為，包括雙關語、說溜嘴（slip of tongue）、笑話等。淑芬老師認為若將此種鬆動的語言結構與「失憶症」並列觀之，會更清楚理解成人與小孩的不可斷然切割清楚的關係。「失憶症」是一種錯置的記憶，是個體為了規避不想面對的事件而產生的轉換／轉移的防衛機制，然壓抑、無法解決的衝突並非扭曲記憶就可安然無恙，例如童年無法跨越的性慾衝突將以各種變形（distortion）形式，或輕或重的影響成人時期。

延伸議題

課堂上同時也呈現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學員整體的理性思緒總為佛洛伊德的鬼魅或是「原始的利比多 (libido)」糾擾不清，也因此師 (引導人) / 生 (被引者) 對話呈現出弔詭的懸置，在此懸置的空間中，不僅僅是出現理性與感性的拉扯，延伸的是文明理性與社會規範對原始慾望的拒斥，且這兩者的拉扯同時也呈現出彼此對話平台產生懸殊的斷裂與不對等角力，若是繼續追問「何以產生這樣的狀態」時，卻發現另一個嘲諷的事實：我們以為透過語言的共通性，得已逐漸理解對方，但我們卻因為佛洛伊德的推促，我們雙方彼此 (addresser/addressee) 站立在語言無以填補的懸崖上，眼前是深不見底的罅谷，即便我們都說話 / 發聲了，然這些話語卻被擲入巨大的縫隙中，聽不見迴盪在谷底的回音……。我們該如何用已經為檢查制度純化為理性話語，對著將太多禁忌、禁止內化至日常生活的他們，描繪他 / 她們尚未理解、認知或經歷過的深層黑暗呢？亦或者我們該如何用我們熟悉的語言為教育制度加諸在我們自身的限制辯解，當真是只能任由知識霸權無以復加的宰割？當精神分析的強勢充塞在每一個話語的起承轉合，同時也扼住著研讀學員的咽喉，讓他們無法發聲。

蕙年的提問可視為對當日研讀學員對性慾意識的抵制，「*Peter Pan* 一書可不可以解讀成 *Barrie* 潛意識想要得到母親的疼愛，而不是跟性這個部分有關？」但淑芬老師對此的詮釋為「你要像爸爸那樣，才可以得到母親的疼愛」。從蕙年問題的提問觀之，原本想藉由語言與性劃清界限或者從精神分析恢恢網絡中逃逸而出，但從主讀老師那邊得到的答覆，反倒像是溺斃之人就在快要抓住浮木的剎那，卻被一個浪頭又重新打回精神分析的漩渦載浮載沈。即便是現在社會對性議題有較以前更多的開放程度，但學員對無法進入 / 理解 / 接受精神分析情境也具現了社會防護措施的執行層面是多麼的滴水不漏！誠如吳老師所言「因為我們為了要正常化，所以我們必須壓抑……」。我們拒絕承認潛意識「污穢、令人羞愧」的性慾流動，即便是最原初的戀父情結。為了文明化，我們排除不為社會規範接受的慾望，並將其驅逐並隔離於禁區中，在周遭豎起高聳駭人的荆棘，還沾沾自喜的將陰影掃蕩至黑暗中，我們自以為的光明、正常在佛洛伊德的眼中卻是受壓抑產生後的扭曲。

整體而言，*Jacqueline Rose* 以 *Peter Pan* 為例證，試圖揭露「兒童小說的不可能」，這個「不可能」包括無法言說、言詞未逮、無法定義、無法控制、不停轉換的潛意識 (性慾) 暗流，但在場老師也強調精神分析不是唯一的解釋，只是暴露問題所在的特殊視角稜鏡。反觀台灣早年的童年小說，沒有長不太的 *Peter Pan*，卻有標榜乖小孩形象的 (《阿輝的心》)。在國民黨標示著正統中華文化，揚起復興儒家新典範的呼聲下，台灣早前童年論述將兒童形構成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與棟梁，對應西方的純真童年觀，台灣乖巧的童年觀及其豎立的 (兒文) 典範背後深層的意義為何？此種

「要乖才可愛」的形象到底意味著什麼？底層未被意識到的部分又是什麼？且隨著時代的轉變，這樣的乖巧的形象偽裝成令一種令人目眩不已的花俏形象，不斷在成人創作者手中強化、再現和流轉，這是否意味著台灣記憶後殖民時代的另一種壓抑？

【附註四】主讀人講綱、報告內容、回應問題、研讀學員閱讀筆記

課堂剪影



報告情景



課堂實況



主讀老師的解惑



兩位老師的聆聽

議題 2：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兒文與精神分析)		
5	時間：10/29/09	Topic2：Peter Pan and Freud (彼得潘與佛洛伊德)
	主讀人：陳淑芬	
<p>閱讀教材： Rose, Jacqueline. "Peter Pan and Freud: Who is Talking and to Whom?" <i>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i>. London: Macmillan, 1984.p20-41</p>		
<p>導讀</p> <p>整體而論，Jacqueline Rose 的 <i>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i> 的書名呈現一種弔詭，主要的用意是藉由 <i>Peter Pan</i> 作為一個說明的例證或案例，並非以精神分析理論評論文本的優劣，即 Jacqueline Rose 並非僅只是專注於單一或數種的文本研究分析，而是以文本為圓心，圈湊出文本引伸的外緣文化現象研究，換言之，書名標題的副標 "<i>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i>" 才是 Jacqueline Rose 想要表述、論述的部分。在 Jacqueline Rose 身處的英國社會所呈現的 <i>Peter Pan</i> 現象或徵兆中，隱涉出問題核心是兒童小說中的不可能是語言無法言說清楚的部分，這樣的不可言說或是無法言說源自於社會的禁忌、語言本身滑動與欺瞞的本質、對童年的失憶、對性的壓抑等，只能依靠著大量的研究論述、立書著作等不斷補充的書寫現象，壓抑它的不可能性，然在壓抑的同時，不僅詞不達意、漏洞百出，這也更諷刺的凸顯了兒文小說中永遠不可能解決的問題，身為兒文研究者，我們該如何回答兒童文學／兒童小說中這樣的 impossibility？</p>		
<p>研讀成果</p> <p>在無意識到意識之間，我們持續不斷的(被)建構意義，仍後再將意義解構……。 「為什麼進不來？」這是現場修課學員在淺嘗 Jacqueline Rose 帶來的佛洛伊德式的震撼產生的矛盾、困惑、懷疑、焦慮、不以為然、甚至是憤怒等各種情緒翻攪後、沈澱後裸露出的茫然，也因為這樣(先備知識)的缺乏，主讀老師準備了相關精神分析理論的概述，藉此銜接學員和 Jacqueline Rose 或說是佛洛伊德的落差，包括「戀物癖」、「精神分析與佛洛伊德」等概念，這些概念的填補將是「研讀成果」的主要內容。</p> <p>戀物癖可視為性刺激與無生物結合後導致的一種病態結果，可視為個體將性刺激投射至某一客體，藉由固著的依戀達到性高潮，且此種對物的「特殊」性傾向有可能將持續一個人的一生。戀物的表現形式繁多，最具典型的為「局部性的(身體)迷戀」，將性慾的著眼點聚焦於身體某個部位，從而形成歇斯底里的病態固著，像是中國古代男性迷愛女性小腳的變態文化、愛德華剪刀手對女性性器官的撕裂性快感……等。且這樣的觀點也廣泛的應用至檢視性別角色的特殊行為，例女性對名牌包的瘋狂迷戀，或是對胸部乳溝、服飾配件的大做文章，性／幸(福)吸引力具現</p>		

在女性身體及身體之外，最終目的仍舊不離刺激異性的性反應。有趣的是，若從社會父權脈絡檢視瘋狂搶購名牌包包的現象，名牌包象徵著社會地位與權力名望，換言之，透過名牌與時尚流行雕飾的皮包飾件，象徵著女性對父權的依歸，暗示著陰性／母親的（陽具）匱乏。

據精神分析理論的看法，個體對性愛感受可追溯至童年早期，而嬰孩與自身身體的初體驗對其形塑日後性傾向具有至關重要之關鍵。進一步說法，就 Winnicott (1953)的觀點，戀物癖是嬰孩對其過渡時期經驗的特殊物或特殊行為（取代缺席的母親／母親身體）產生持續性的依戀，這些特殊物或行為包括吸吮指頭（母親乳頭的替代）、軟綿綿的玩具或是浴巾被等，此種迷戀也可視為再現了對母親身體欲求的不可能，由此產生的對母親陽具的錯誤妄想。在未經歷過渡階段前，嬰孩深信欲求客體的出現是為了滿足他／她的願望。換言之，欲求的幻想創造了客體，直到嬰孩個體灰心的感受到母親並非為其所能控制，進而將慾望母親轉移投射至其他替代性物件或行為上，並持續成人階段的性生活找到類似的例證。戀物癖的耽溺程度和呈現方式也需受社會慣習檢視，例如可解讀為過渡時期對母親執著的轉化／壓抑不成功的倫敦愛德華剪刀被視為病態的戀物癖事件。「若說愛德華剪刀手是陽具缺乏的反面呈現，那麼虎克船長巨大的鉤子是否也同樣意味著他並沒有這麼大的 phallus？」愉婷提出了這麼個有趣的類推。然這樣的類推又似乎以偏概全，吳老師認為「還要考量角色在文本中如何被形塑」，換言之，外在彰顯的陽具／父權象徵會隨著不同的文本脈絡，形構成不同的角色形象，也產生不同的觀看之道，如此貼回愛德華剪刀手的文本脈絡，將他視為陽具的缺乏，是因為（媒體報導）故事不斷的彰顯／操弄其陰柔性質，相較於虎克船長的陽剛、侵略性和野心呈現兩種極端，這同樣也應證了：未滿足的性慾只會不斷的轉移成各式各樣的樣態，以毀滅原來的蹤跡。

「戀母弑父的伊底帕斯情節」也是佛洛伊德的重要理論之一。所謂的伊底帕斯情節建構出個體對同性厭惡對異性產生性慾的異性戀機制脈絡，不論是永無島（Neverland）的文本場景或是現實中搬演的舞台劇碼，皆是透過另一種場域形式展演象徵性的弑父情節：孩子們被驅趕／召喚／引導至永無島上遭逢虎克船長，虎克巨大的鉤子再現了孩童的閹割焦慮，透過彼得潘的弑父與重返，孩子成功的解決伊底帕斯情節，而溫蒂對父親／男性陽具崇拜促使其離開永無島，進入結婚生子的人生歷程，兩者皆意味著（終有一天）孩子們順利發展出自身的獨立人格，然不可遺忘的是，童年的壓抑至潛意識的欲求與幻想仍舊潛伏在成人的性選擇與態度上，持續影響著個體的一生。換言之，彼得潘的永恆不滅，從其自身而言他無法跨越戀母情節回歸正常的社會機制，形成一種 stuck 的尷尬，若將其視為集體潛意識的文化符碼觀之，彼得潘的不願成長是亦凸顯了個體潛意識中無法壓抑的性慾，必須藉由彼得潘不斷的重返現實世界的育嬰房與幻想世界的永無島，將無法銷聲匿跡的伊底帕斯情節一而再的將其壓抑至潛意識底層。然彼得潘拒絕三位女性的舉動極其引發的性特徵也引起了在場同學的回應，淑芬老師認為彼得潘拒絕所有的女性是因為他缺

乏女性（妻子）欲求的陽具（？），且對照虎克強大威權的「去勢」狀態，我們亦可將彼得潘視為具有陰性特質，換言之，性別只是一種扮演，在陰陽的光譜中，端看妳／你偏向哪一種傾向。如此具有女性特質的彼得潘又如何詮釋他與溫蒂之間的關係呢？就像蕙年嘗試回應的「兩人之間的關係是否就不是母子的異性欲求關係而是同性別的角色模仿呢？」還是像幸娥的揣測「彼得潘具有雙性／兩性共生的傾向，如此是否不需要成長？」淑芬老師的回應是「他可以選擇不長大，但問題是社會怎麼看待他？」是的！社會包容彼得潘的不成長嗎？社會總是以「不成熟」、「不 man」的嘲諷態度責難那些不願承擔社會責任、不能符合社會大眾期待標準的男人。不僅“peter pan stuck there”，就連創造彼得潘的父親 Barrie 也落入和彼得潘相同的困境，「既無法永遠留在永無島，亦無法跨入正常的社會」，對應現實中活生生的例子，便是麥克傑克森的戀童癖，在其一手打造的「夢幻莊園」（Neverland Valley Ranch）中豢養男童，儼然成為男童象徵的父親。

延伸議題

終有一天，你必須離開永無島，不得不長大的你猛然驚覺你無法跨越，但是妳已經離開了……

有些人是真的不想離開，所以一直「卡」在那邊，或是用各種各樣的方式轉移和替換。……

永無島真的只是兒童無憂無慮的奇幻遊樂場嗎？它的場域本質是什麼？有這麼單純嗎？

Jacqueline Rose 對兒童小說的思索也啟發在場研讀師生對兒童文學學科或兒童文學研究機制等主體性的焦慮問題「兒童文學會不會本身就是一種戀物癖？」誠如淑芬老師一再強調的，語言既然無法全然的掌握潛意識／非理性部分，精神分析理論揭示了語言本身浮動、欺瞞的本質，然反觀台灣兒童文學學界數十年來樹立的兒童文學典範，為了明確的教育目的，兒童文學的界定／定義是那麼的固定、明確（“It can be fixed and holding”），長久以來這樣的理所當然的觀念使得兒童文學主流建構出來的學術訓練是這麼清楚、明確和明白不過了，同時也形構了大眾對兒童文學的想望「兒童文學就是這樣！」然越是這樣的明確卻跌入（閹割）焦慮的漩渦，不論是專家或是非專家，一提及兒童文學便好像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影像

（something）出現似的，但那“something”是什麼？如果說其中包含的「東西」有一個叫做純真的特質，然當我們想要向別人訴說兒童文學的純真，或是想藉由「純真」的框架概念明確的圈定兒童文學的範疇時，妳／你卻無法忽視那些被隔離在框架外紛擾不休的干擾，因此我們不斷產生定義建構兒童文學的相關論述與言說，然矛盾的是，我們必須要有這個框架、界定這樣的邊界，才能圈出一個既定的範疇，如此才會有兒童文學的產生。就像被視為兒童文學圭臬與經典的《淺語的藝術》，林良標榜著為兒童書寫的簡單明白的書寫模式，但這樣既定的答案仍舊無法解決所有的兒童文學問題，一旦（淺語）界線崩塌後，其他的元素滲入兒童文學時，兒童文學就

不再是我們想望的那般純真了，這樣的爭論也勢必牽動檢查制度的防衛機制與肅清，或許就像精神分析所說的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情節！

對應著 *Barrie* 不願承認 *Peter Pan* 的閃躲態度，兒童文學會不會也是並未清楚自身來源、遭自己創造者棄置的孤兒？即便兒童文學仍舊不脫離文學的框架，又或者兒童小說與小說有重疊的部份，但自從英國童書商紐伯瑞開設第一家童書店以來，他所選擇的童書類別便以教育為導向居多。換言之，兒童文學在一開始便和文學產生距離。但是我們可不可能碰觸這樣的禁忌？還是就算碰觸了我們也已經無法辨識它的模樣？因為我們已經失憶了，然失憶後亟待填補空白的急切，也觸發另一個更恐慌的問題「我們必須不斷的追問自己我們為什麼在這裡？」更甚者是「這個東西（兒童文學／兒童小說／純真概念等 something）出現了，然後呢？」等這樣的問題，但這樣的問題卻也因為受限於語言的表述缺陷，終將無法建構完整的主體性，主體只能不斷的分裂，但至少我們可以藉由論述思考我們該怎麼辦？

這幾場的研讀也促使了學員產生精神分析理論與兒童文學連結的好奇，是否精神分析理論「特別投合」兒童文學研究？如果正如 *Rose* 所言“children’s fiction restores a safe primitive or lost world for us.”，那麼對成人創作者而言，兒童文學可視為一種特別的書寫場域，藉由故事與兒童角色再現成人埋藏在童年幻想的慾望。亦或者部分批評者將文學文本視為呈現創作家自我的一種象徵，以一種挖掘考古遺跡的態度，企圖揭露隱藏在表面敘事或文本表層含意下騷動的作者潛意識。順此脈絡，將精神分析知識理論帶進來觀看文本時，文本肌理脈絡勢必將反射出不一樣的樣貌，但一定要有理論嗎？或者這樣的理論一定是完美的嗎？誠如吳老師對學生的勉勵「學術研究的焦點可以從文本出發追索它的意義，但重要的是，我們該怎麼進入文本？或是不帶任何偏見接觸後，我們能將自身的見解提升至怎樣的面向？……你可以證明他人論述的漏洞與侷限，前提是你必須與他站在同一個平台，知道他在說什麼，知道他的論述破綻，否則只是打空氣而已……」。淑芬老師也認為「文本就像是一個故事，你如何用理論框住它？要是沒有一個學術基礎，那就大家各說各話了，那我要聽誰說？誰說的才是權威？」這也反映了另一個學術機制的父權弔詭，除非我們可以改變／否定／否認父權這個東西，可是當我們完全去除父權的話，這樣未來的情景我們可以期待但卻無法想像。父權是一個依歸，若沒有父權會是一種勝利？還是一種只能各說各話的去勢？也因為永遠有一個隱形的父親在那裡，當我們（兒童文學）必須放在所有的平台展示自身時，父就會在你面前審視你，過去兒童文學一直隱居在歡樂的永無島中，從來沒有出現什麼問題，現在永無島必須開放迎接父親的到來，問題是「你要不要開放？」或者更明確的問題是「你要不要長大？」。

【附註五】主讀人講綱、報告內容、回應問題、研讀學員閱讀筆記

課堂剪影



報告同學的剪影



回應同學的提問



加入討論的老師



同學間的互動

議題 2：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兒文與精神分析)		
6	時間：10/29/09	Topic3： Peter Pan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彼得潘與兒童[的]文學?)
	主讀人：陳淑芬	
閱讀教材： Rose, Jacqueline. "Peter Pan and Literature for the Child: Confusion of Tongues," <i>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i> . London: Macmillan, 1984. p. 66-86		
導讀 敘事觀點不僅影響讀者如何理解文本世界，敘事觀點的確認也可視為作者對讀者的一種召喚手段，對照傳統兒童小說的經典論述，Jacqueline Rose 將論述觀點放置在 <i>Peter Pan</i> 文本所挑起的敘述觀點滑動和文類混雜等相關問題，這樣的書寫模式同時也挑戰了童書書寫的禁忌，使得 <i>Peter Pan</i> 被驅逐於童書經典之外，然這樣的禁忌到底訴說了什麼樣的恐懼？藉由 <i>Peter Pan</i> 個案，精神分析的視角揭露了兒童文學什麼樣的被壓制在下的 taboo？雖然 Jacqueline Rose 並未進一步的將這樣的論點放置在(兒童文學)文本建制與社會規範之間的互動，然卻留下另一種深刻且力道十足的言論，不斷的激勵、挑逗我們對其觀點的質疑、延伸或開展……。		
研讀成果 相較於前兩篇， <i>Peter Pan</i> 衝出了佛洛伊德的屏障，Jacqueline Rose 以歷史比較觀照的方式，將 <i>Peter Pan</i> 擺放在英國兒童小說敘事傳統檢視 <i>Peter Pan</i> 何以是兒文經典的問題。一言以蔽之，Jacqueline Rose 分別從敘事觀點的跳動、語言的不純粹與文類的混雜特徵驗證 <i>Peter Pan</i> 並非正規的兒童小說，卻同時具備所有兒童小說的元素與來源，然也就因為它的逾矩與填補不完的空隙與再詮釋的空間， <i>Peter Pan</i> 成為兒童文學的經典，為兒文研究者開展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研究題材，這樣的情景對照至成人文學經典也同樣反應出類似的案例，以莎士比亞的戲劇為例，莎翁的戲劇特色表現在時代與空間的內容謬誤和悲喜劇的文類混雜，換言之，兩種元素雜糅至同一舞台空間中雖說強化了戲劇的層次與張力，但卻模糊了悲喜劇分別的兩種界線，也觸犯了當時劇本文類標準與框架。 為了對應 <i>Peter Pan</i> 時代性的「不倫不類」或是「怪異」，Rose 站立在英國傳統的兒童經典小說立場，以男性冒險故事《珊瑚島》和《金銀島》中再現的書寫慣例與模式作為對照。兩者文本皆不離傳遞強烈的大英殖民帝國思想與基督教道德規範，更重要的是，定位清楚的敘述者—或以大人的口吻、或以小孩的口吻—確立了語言的純粹與客觀，以令人信服的誠懇態度，如實地描述外在的真實世界，同時也向孩童閱讀者傳遞某種知識，並形塑他對世界的看法與觀念。換言之，閱讀此類文本行為無疑也展現出男童／男性的發現、探索與學習、記錄世界的殖民與陽剛精神，同時透過確切的語言宰制也形構了大英帝國的國族認同。然語言的優勢與理性		

卻在 Barrie 的作品中上演了一齣荒腔走板的戲碼，拿不定主意的敘事者不斷的擺盪著他的敘事位置，一下子是充當客觀的第三者，一下子又洩漏作者的評價與感情，於是乎語言在敘事者無法選邊站的猶疑中，不自覺的出賣了說話者／書寫者的意圖，實際上欲蓋彌彰的潛意識才是作者想要表達的真正含意，彰顯了語言的滑動與不確定性，加上 *Peter Pan* 的文類混雜性可視為雙重逾越，例如以永無島為核心的冒險男性故事，或是以育嬰房和精靈為主的女性故事，*Peter Pan* 的故事結構不斷的來回逡尋在永無島-育嬰房-永無島之間，也因此男孩與女孩互相滲透、精靈與人類互相交疊，在在顯示觸犯了兒童小說書寫的禁忌。換言之，四平八穩的語言表述在 *Peter Pan* 中反倒呈現語言的破綻與漏洞百出，這樣的弔詭使得 *Peter Pan* 被視為兒童小說典範的玷污。

然不論是男童小說對應女童或是嬰幼兒／兒童／青少年／少年產生的文類區別，此種運用認知心裡與生物系統區別之分類系統的兒童小說類型標準卻讓淑芬老師大大質疑「男童小說就真的那麼純粹嗎？」引起了吳老師的回應。誠然，Jacqueline Rose 此舉可視為對英國兒童小說長久發展以來的標準書寫規範的質疑與批判，何以開疆闢土、向外征服探索的冒險故事便是男性讀本？何以溫順持家的賢妻良母是女性奉為圭臬的典型？只是單純的以教育為導向的目的嗎？這樣書寫典範的建構難道沒有任何意識型態的時代操弄嗎？*Peter Pan* 的文類混雜性使其無法在此男女二分的框架中找到適合的位置就定位，Jacqueline Rose 揭露了蟄伏在英國兒童小說書寫模式中的荒謬現象，與其說本章節 Rose 大大挑明 *Peter Pan* 的不合格與觸犯，不如說 Rose 藉由 *Peter Pan* 文本質疑服膺框架內典範價值觀與經典小說文本。對照台灣兒童文學現況，歷久不衰的《淺語藝術》仍就是台灣大部分兒文創作者奉為聖經的真言，包括為「兒童書寫」、「淺白真切的語言」、「大人／長輩對兒童說話的敘事口吻」等，這些為作者林良鼓吹的種種觀念仍舊屹立不搖，台灣尚未出現 Jacqueline Rose。

在 Jacqueline Rose 以精神分析解讀兒童小說中的不可能性後，或者說這樣的「不可能」逐漸變成清晰的輪廓後，佳恩卻產生了疑惑「是否這樣的不可能會因為被意識到而變成可能，……或者當此種文類出現後，會不會形成另一種文類書寫規訓的弔詭，又回到了 Rose 試圖要突破的兒文小說論述中的不可能？」淑芬老師也認為 Rose 立基在 *Peter Pan*，一直在論述兒文小說現象的不可能性，其所形構的話語卻無法用語言明白確切的回答你，然而語言的弔詭與曖昧，只能不斷的補述，永遠有遺漏的蛛絲馬跡與等待填補的空隙。因此只能不斷的演義……。吳老師卻認為佳恩的提問似乎又落入兒童概念的無解辯證，「Rose 一直在論述的想像兒童概念與一般童書市面上以認知心裡學界定的分齡的想像兒童是不盡相同的，前者充滿慾望且拒絕成長，後者是自然而然的長大……。更驚悚的想法是，會不會像是愉婷顯露的夢境內容一般，外表是天真的小女孩，但內心 (sub-) 卻是象徵男性的威權，甚而這樣的牽制力量如此的貼和以致分不清彼此了」。一言以蔽之，兒童是難以捉摸或界

定的，更明確的說法是，他／她／他（們）無法用語言圈定固定住的。

順著淑芬老師的回應，吳老師接著又拋出一個疑問「Rose 的想法可以繼續嗎？」站在歷史的後見之明，研讀學員幸娥和于珊反倒對 Rose 回歸至傳統小說歷史脈絡的辯證思維感到失望「Rose 對應的小說書寫規範是不是過時？挑選的對照文本（《珊瑚島》、《金銀島》）合適嗎？面對現在大量蓬勃開放的書寫文本，是不是可以重新評估 Rose 提出的觀點與規範？」吳老師則認為，Rose 站立在當時英國反應的童書文化現象，思考當代的童年觀如何藉由小說敘事載體形構，進而正本溯源探問兒童文學／兒童小說的開端問題（標準規範）「真的是那麼純粹、方正工整嗎？」然 *Peter Pan* 的經典性及其價值為何？只是單純的經典的意義在於破除既存的典範觀念嗎？這樣的困惑也凸顯了研讀學員對於英國文化的陌生及其延伸的文本解讀疏離感，一如佳恩納悶的「Rose 提到的“cultural phenomenon”到底意旨 who's culture 或是 what cultural?」曾留學英國的淑芬老師提到對於英國經驗的感受與浸淫或許對理解 Rose 的言說有所助益，在場研讀學員對於 *Peter Pan* 文化現象的感染來自於美國迪士尼文化工業的文化殖民，即 *Peter Pan* 符碼的歷久不衰來自於動畫影像不斷地再製。但就英國文化而言，*Peter Pan* 是每年耶誕節前上演給兒童觀看的戲碼，這是屬於英國特有的文化慣例、傳統與現象。

延伸議題

如我們所知 *Peter Pan* 脫胎於 *The Little White Bird*，但 *Peter Pan* 並非一開始就是立意清楚標榜為童書寫的作品，而是經過不斷的改寫翻修成適合兒童閱讀的文本，換言之，*Peter Pan* 文本的起源是非常的曖昧不明，甚至這個不可說的秘密變成一個文學公案懸宕在每一世代。姑且拋開 *Peter Pan* 的身份界定問題，若回歸到 *Peter Pan* 未剪裁的文本上，*Peter Pan* 卻讓有些閱讀者產生不耐煩或辛苦的感受「為什麼這本書這麼紅？可是我還是進不去這個文本，我就在想會不會因為我已經長大了，還是敘事觀點一直挑動？」芝安回憶／分享著閱讀 *Peter Pan* 文本經驗的疑惑，跳動的敘事觀點讓文本零散破碎，敘述結構的混亂也讓芝安無法在文字閱讀的當下形構畫面的想像性。幸娥也回應著「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是以迪士尼 *Peter Pan* 的簡單故事線對應著我閱讀的文本」……，有趣的是研讀學員彼此述說閱讀記憶的焦點大多離不開迪士尼的 *Peter Pan* 動畫，換言之，在場童年經驗的建構脫離不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侵襲，迪士尼文化工業宣示的殖民成功讓影像的魔力與宰制遠遠凌駕文字文本之上。

不管喜愛與否，享譽全球的經典兒童文學著作 *Peter Pan* 和 *Alice in Wonderland* 同時也激發讀者恐懼與害怕的閱讀反應，甚而透過兒時的夢境展現其中隱藏的恐懼。課堂上，瑜婷以成人的身份與位置重新回溯童年的夢境，「好像有力量要操控主角或是有慾望在裡面。表面上很平靜，可以總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整體而言，*Peter Pan* 呈現了慾望的權力角力拉扯與周旋，像是 *Peter Pan* 想要操控育嬰房那些

人，溫蒂隨時會被 Peter Pan 吞噬；Peter Pan 藉由小鈴鐺（對他）的慾望玩弄她；亦或者 Peter Pan 與虎克船長之間的對決。Peter Pan 的操控慾也因為飛行的能力更加凸顯他的強大力量。而當 Peter Pan 出現在窗邊窺視溫蒂等人時，就好像鬼魅似的……，「我會覺得他不只去過溫蒂家的窗戶，好像還去過很多家小孩的窗戶，而小孩子一旦意識到 Peter Pan 的召喚，飛出那扇窗戶後，就可能永遠不會回來……」。換言之，那扇窗戶連接著既是幻想與現實的界線，也是生死的界線。愉婷認為，現實中的父母親不會發現孩子不見這件事，就這樣小孩逐漸成為模糊的陰影淡出父母的記憶，為另一個新的新生兒取代，死去的孩子也就永遠的留在永無島為 Peter Pan 操弄。

然 *Peter Pan* 文本中顯露出無法掙脫的控制權力也沒有比 *Alice in Wonderland* 來的更加毛骨悚然，從歡樂的永無島，我們被愉婷的描述帶入另一個異次元空間，「一個小女孩在走樓梯，一直往上走，在樓梯底下，一個成年男人以倒立的方式依循小女孩步伐下樓梯……」從旁觀者的角度觀之，小女孩的每一舉動都在男人的掌控範圍，然從小女孩天真爛漫的表情看來，你會發現小女孩並未意識這樣的事實，且小女孩為了怕自己迷路，還特定用成年女性會使用的口紅在地板上劃下箭頭，深信著符號標誌會紀錄著曾經行走過的路徑（起源的概念），好讓她不致於失去方向迷路，一旦路徑轉彎後，馬上有一個小丑從地底下冒出來，將地板上的記號翻轉過來，可是小女孩渾然不知的繼續往下走，繼續往下走，彷彿這條路沒有盡頭，而聆聽者彷彿也身陷在迷宮中徬徨尋找出口所在，「當記號翻轉過來時，我就覺得她會不會突然死掉？」愉婷對此夢境流露的死亡恐懼可導引至她對成年男性的防備「當成年男性與小女孩在一起時，我就覺得小女孩有被性侵的危險，尤其是小女孩沒有其他長輩陪伴，成年男性又特別 gentle……」，淑芬老師對此經典夢境的詮釋為「凸顯女性感受性侵的威脅，也恐懼長大必須經歷性這件事情」。同時這樣集體潛意識的再現也反映出整個社會對性的壓抑，甚至（大人／社會）以恐嚇訓誡的方式傳遞女性「男性是危險」的訊息，從而強化男性的侵略性意象，也間接的鞏固父權中男強女弱的秩序結構。即便是現在社會對性知識開放的訴求與呼聲高漲，童書也不乏出現類似像巴貝·柯爾（Babette Cole）處理性問題《我從哪裡來？》、《媽媽沒告訴我》等相關文本，但以其敘事結構而論，終究落入「教育或宣導意味濃厚」的教材，反倒是愉婷的夢境反應的故事張力與情節脈絡深層的暗示著社會性結構並未鬆動的事實。

再者，批評理論與兒童文學真的能夠相輔相成嗎？芝安在課堂之際分享了和非兒童文學本科生的互動經驗：

他問我有沒有相關兒童小說理論專書可以介紹，我就把我們最近閱讀的 *The Case of Peter Pan* 和傅柯的《性意識史》等介紹給他，他直覺的反應是這是精神分析理論，和兒童文學沒有關係，……他當下第一個反應是「咦！這一塊不是擺在這

裡的」，他期待／預設我會介紹的理論專書是對小說中角色、情節的分析，……我感覺當我說了些什麼，他會 cut 掉他覺得不是的部分，再去問他想要的部分。

由芝安的談論，值得思索的是：到底是一般大眾對兒童文學甜美化的想像亦或是對精神分析的誤解？當我們上完「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這堂課程走出大門後面對普羅大眾時，我們如何和外界對話？在學科等級劃分中，兒童文學被打上「小兒科」的標籤，換言之，這是屬於邊緣化的學科，然面對這樣整體性的現況，我們可不可能讓一些可能性發生／發聲？吳老師當下的直覺是「這樣的可能性唯有研究者不斷的述諸文字後才有可能性……」。弔詭的是這樣的可能性同樣可能被述諸的文字圈限制著－兒童文學純真、天真的本質論需要不斷的論述、創作等 discourse 大量的強化、形塑，藉此鞏固它的主體性地位，從而呼應他者對我們期待；當然也可以透過文字形成開放的局面－就像 Jacqueline Rose 以其（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素養）外力介入西方兒童文學學界的漣漪還在持續中……，我們需要這樣的「外力」發生／發聲，而不是爲了要讓兒童文學正常化，任何背後強大的（父權）壓力強制兒童文學磨鈍其銳角。我們必須重新檢視這樣的變形，淺語的藝術形構的天真、簡單使得兒童文學展現出去勢後的爛漫，然這樣被認知、認可的「去勢」也相對的形塑出另一種對兒童文學認知的霸權，有效的赫阻了其他對純真概念的撼動或威脅，“Do you dare disturb the universe?”然這樣的挑戰並非意味著以另一種勢力取代另一種勢力的征服，而是讓以前從未意識到的、壓抑的、閹割的部分讓它再現／發聲，可是「當淺語不見時，我們無須恐慌淺語在哪裡？」淺語騰出來的空缺、縫隙是爲了讓其他的可能性產生，讓這些無數的可能性得以和「淺語」保持一種動態的協商與拉扯關係，如此這樣的論述或創作產出才能開展出多元共生的景象，形構出眾生喧嘩的繁茂。

【附註六】主讀人講綱、報告內容、回應問題、研讀學員閱讀筆記

課堂剪影



報告情景



上課實景



認真的參與老師



主讀老師的解讀



議題 3：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兒童文學與意識形態)		
7	時間：11/05/09	Topic1： Ideolog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兒文與意識形態)
	主讀人：郭建華	
<p>閱讀教材： Nodelman, Perry and Mavis Reimer.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i>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i>. 3rd Ed. New York: Allyn and Bacon, 2003. [1992] 151-183</p>		
<p>導讀</p> <p>八〇年代中期，Jacqueline Rose 以精神分析的解讀為西方兒童文學批評論述掀起一陣狂瀾，同時童書／兒童概念的純真的本質論／生物論／教育論的主流論述也受到了考驗。若依循傅柯系譜學的觀點考究，我們無不驚覺兒童的純真概念亦是一種社會建構的歷史產物，然更令人驚恐的是，此種概念大量的鑲入人類無意識中，為了鞏固自身論述的經典地位，「純真」脫離了歷史的審視與重重關卡，柔化了它的銳角，以令人憐愛的姿態輕柔的招喚每一個路過的旅客休憩在此甜美的夢鄉中，療癒因現實世界的困頓或污穢產生的傷痛與迷惘……。八〇年代末期至九〇年代初期，西方兒批論述轉向揭露／探尋／批判裹以純真甜美糖衣的危險意識型態，Peter Hollindale 可謂是首度開闢「意識型態」探討議題的西方兒文學者，(此篇經典文章為下星期閱讀文獻)。相較於 Peter Hollindale，Perry Nodelman 的專書 <i>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i> 首度成書於 1992 年，此書預設的閱讀對象為當時西方的圖書館員、教育現場的老師、從事童書相關出版、閱讀、教學等工作的家長或成人等對象。從“Literature and Ideology”一文中，可以強烈的感受到 Nodelman 對讀者主體性與批判意識的強調，這樣與讀本的積極互動性也帶來了兒文的閱讀樂趣。</p>		
<p>研讀成果</p> <p>意識型態是一種惡？或者是賴以生存的框架？</p> <p>建良：意識型態的談論是沒完沒了了，意識型態是構成一個人不可或缺的部分，就像一個人骨髓，你把它抽掉你要怎麼走路？</p> <p>吳老師：從女性主義的系統來看，我所理解的意識型態，不是告訴別人我沒有意識型態、別人有，NO！甚至相反的強調 “This is my position, Yes!”，她們強調的是 “speak out at / for your position”。</p> <p>在西方理論流變中，意識型態是一個令人著迷的字彙，它每每讓沈淫至久或初入門道的談論者、一頭栽入其中的狂熱者、在（意識型態）大門外徘徊遲遲不敢敲門的駐足者等，興起許多美麗／醜陋的想像和未知的情緒、感受、評價，甚至透過語言、身體行動實踐對它表現出或敵或友的態度。若拉回當日課堂討論的話語脈絡</p>		

情境觀之，意識型態時而變成一個評論甚或者攻堅他人論點的利器，這樣隱含性的假設出現在佳恩和建良對 Nodelman 文風或文章架構的評價中，例如建良這樣評論 Nodelman 「講法保守，始終無法下結論，試圖避免承認他有一種意識形態……」相較於 Nodelman 的不輕易下結論，佳恩則是這樣認為「他把很多觀點統攝在各層面，以免提到這個、漏了那個，以免忘記講到被提到那個點……」。然不論是不輕易下結論或是盡可能搜攬所有論點，與其說爲了要提防自己／讀者注意、小心意識型態，不如兩人的論述表述偏向將 Nodelman 定位爲避免落入意識型態的圈套陷阱，然 Nodelman 包山包海式的論述篇幅，真的只能落入是非、對錯的二元評價式框架嗎？意識型態本身是關乎是不是、好不好的問題嗎？

從另一個角度觀之，Nodelman 耳提面命的「反讀文本」策略，也在課堂上得到進一步的實踐，只是有趣的是這次反讀對象竟是 Nodelman 本身所寫文論，也是當日閱讀的文章。芝安以日本圖畫書作家岩村和朗的《十四隻老鼠》爲例，質問 Nodelman 提出（西方白人）的批評觀點對應其他文化脈絡的適切性「日本圖畫書呈現出和歐美圖畫書不同的性別概念，那麼 Nodelman 的批評觀點可以無誤套用到日本圖畫書嗎？」在歐美與日本圖畫書各有其生成的脈絡與系統的前提下，芝安這樣的提問更牽涉了比較視野的複雜性問題，這絕對不是一個單純西方文化移植台灣學術場域的問題。主讀郭老師也認爲還需考量圖畫書指涉的閱讀對象，例如幼兒閱讀圖畫書是作爲一種教育性意義植入行爲「幫助孩童進入社會，告訴他們何謂合宜的社會規範和行爲，讓他們可以適應，以符合當地社會認可的行爲規範」。不可諱言，文本內所傳遞相關幼兒發展的概念、信念也是一種意識型態的呈現，但是意識型態是我們要持續不斷對抗的敵人嗎？我們是要戳破意識型態的假面或是打破意識型態的虛偽嗎？還是要遵從這樣的社會規範？誠然，作爲一種語言、象徵和神話的意識型態的確是一種討論路徑，但我們該用什麼心態、立場談論之？

若引述阿圖塞的說法「意識型態是一種歷史無意識」的概念，吳老師的解讀是「意識型態是一種框架的概念，如果沒有這個框架，我們無法成爲人、無法言說，我們的意識無法存在、無法溝通和延展」。受到弗洛伊德的影響，阿圖塞的意識型態觀點可略分成兩種層次，一爲“Ideology”（大I），是一種無法界定或言說清楚的框架，同時它也是構成我們個體的生成，它影響個體如何認知、建構自我的概念，類似無意識的概念；另一種爲“ideologies”（小i），包括可被檢視、顛覆、批判的各種主義或價值觀，順此邏輯脈絡，幼教概念是可以被檢視的思維系統，即便是強調客觀的科學研究也是可以被檢視某種意識型態。

若對照台灣近幾年來童書出版現象，以原住民故事／文化爲書寫對象的圖畫書也是不可小覷勢力，按照 Nodelman 於文論中強調的「文化發聲權」問題—非本族人書寫他族文化，將無法避免呈現其書寫族群的刻板印象。職事而言，生物性的族群血統似乎掌握了文化發聲權或使用權的正當性，然這樣的政治正確性邏輯卻讓芝

安此產生更多疑問「難道非本族人就能完全避免意識型態的危險嗎？」再者，經由另一個角度知道自己這個國家或民族在別人眼中是怎樣被呈現的，也不失為另一種認識自身的方式。主讀老師則認為，台灣目前的出版資源仍舊以漢人具有絕大部分的優勢，雖然政策上鼓勵弱勢族群或少數民族為自己發聲，但大量標榜原住民的圖畫作品，主要仍舊是以漢人做為書寫主體，原住民文化或是弱勢族群反倒是成為再現的客體對象，何以導致此種現象的產生？有些時候是考量執行的實際面象「找不到適當的當地人書寫自身文化」。然漢人創作者到底能不能真切的以圖象、文字再現原住民文化？是否在轉譯的過程中，能否全然避免其他文化誤解的現象發生？以曹俊彥繪製的《小孩與螃蟹》為例，也無可避免傳遞出（漢民族）錯誤的文化認知，例如耕種的達悟人是不會戴斗笠的，然畫家的想當然爾卻無形中產生了錯誤的文化刻板印象，在劉伯樂《天上來的飛魚》中，姑且不論文本敘述內容引發的種種爭議，其描繪的達悟人體格樣態與現日的蘭嶼人也不盡相符，或許一如何雲姿所說的吧！「因為瞭解更多就無法下筆」……。在面對一個陌生或熟悉的文化環境時，創作者的藝術性與表達的自由性該如何恰當掌握？且文化的代表性與繁複性若簡約為某種藝術形式表現時，這樣的純粹性就能訴說／呈現文化的一切嗎？

延伸議題

相較於 Nodelman 以西方歐美經典兒童文學為例，談論文學與意識型態的關連，主讀郭老師從自身關注的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等學養背景，舉隅數本台灣本土圖畫書，探究何謂「台灣圖畫書？」、「何謂台灣文化」等概念。對照榮獲美國 ABBY 年度暢銷童書獎的繪本 *Brother Eagle Sister Sky*（從其獲獎項目觀之，此書藝術表現形式是受到肯定的，然其中卻表現出原住民文化符碼的錯置和錯誤，可能引發閱讀者對於美國原住民產生文化不正確性的刻板印象與認知），郭老師以再版的《請到我的家鄉來》（文／林海音；圖／鄭明進）為討論案例，將當日課堂焦點置放於台灣童書場域形構如何形構（與想像中國概念相關）的「國族議題」。此書原初的概念來自於鄭明進一九六六年為《小學生畫刊》繪製的「世界兒童畫專號」，此專刊出版後大受大小讀者的喜愛，鄭明進轉與邀請林海音共同創作，配上林海音溫潤的散文詩，《請到我的家鄉來》由中華兒童叢書出版，內容主要是（作者／繪者討論挑選）具代表性（／刻板性）的國家特色作為書寫客體。再版後的文本在文字書寫上並未做任何的刪減或更動，然在圖像處理上，鄭明進以一幅幅旅行民情風俗的素寫，並搭配歷年來珍藏的異國郵票、兒童畫，以拼貼的方式呈現各國繽紛多樣的風情。值得一探究究竟的是，林海音的書寫立場是以他者立場假擬第一人稱（「我」）為他國國民發聲，即所謂的「請到我的家鄉來！」，以熱情的呼告語氣邀請小讀者一探該國家的究竟，然弔詭的是，這樣的書寫立場卻造成了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敘述觀點混淆，這樣的扞格也促使敘述內容產生斷裂，何以言之？以下以韓國和日本兩個國家為例：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亞洲東北部的大韓民國。

我們的國土是一個大的半島，叫做朝鮮半島。我的家鄉天氣爽朗，一年四季分明，冬天很冷，下雪又結冰，所以我們喜歡滑雪、溜冰和長跑的運動。

韓國現在的文字，你們看了一定說很像蝌蚪，不過從前曾經使用過中國字，原來我們和中國的關係很深。你看看，古老的殿宇不是跟中國的一樣嗎？

我們韓國的衣服，也像中國的古裝一樣，又長又寬。我們喜歡穿淺色的衣服，它代表乾淨和純潔。

我的姊姊會跳韓國舞，她穿了韓國裙，背了一面鼓，一面跳一面打鼓，美極了！我的哥哥會打跆拳道，這種拳，現在全世界都出名，其實最早也是從中國傳來的。

人參是我國出產的補品，不過小孩子不要吃，還是嚐嚐韓國的泡菜吧！只要你不怕辣。

來吧！請到我們家鄉來吧！

聽聞主讀老師念讀的韓國印象，在場同學無不露出狐疑的表情，一如蕙年以自身接觸韓國人的經驗反駁林式的韓國敘述「（林文提及的）中國和韓國深厚的文化關係是我們表面上對韓國的認知，但韓國人士是非常自豪的自己文化的」；于珊也認為文本的敘述結構較為單面向，容易讓讀者產生刻板印象「從敘述角度切入，讓人無法感受文化的獨特性」。林海音利用像蝌蚪的韓國字、韓國舞、跆拳道和泡菜組構所謂的韓國印象，然未言說的部分又無形中傳遞給兒童什麼樣的訊息？再者，若將其置入韓國流行文化風靡台灣的當代脈絡觀之，再版此書的出版意義與策略為何？另外從閱讀的角度出發，林海音的文字敘述必定對不同時代的兒童產生不同時代的閱讀感受，換言之，閱讀同樣一本書，現在的兒童和過去的兒童一定有不同的感受。若對照林海音對日本的描述，又會產生什麼樣的視角、與感受呢？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亞洲的島國日本。

打開地圖看看，處在日本海和太平洋中間，幾個狹長的島，形成了我們的國家。

你一定聽說過，日本是一個國際有名的觀光國家，許多風景美麗的地方，玩也玩不完。

東京是我們的首都，人口有一千二百多萬哪！從東京出發，一路可以到鎌倉看青銅鑄的大佛，到熱海洗溫泉，到箱根去看一年到頭山頂積雪的富士山，到京都去看古蹟，到奈良去餵鹿，到大阪去看用巨石蓋成的大阪城。

我們日本文字中，夾了許多中國字，有的發音也差不多，所以你到了這裡一定不會覺得陌生，因為除了文字外，我們和中國相同的地方還很多。我們信仰佛教，廟宇多；我們敬仰孔子，也有孔廟；我們喜歡吃魚和豆腐。

我們的節日很多，每個節日都很有趣。別的國家只有一個兒童節，我們有兩個，一個是男童節，一個是女童節。男童節大家玩燈籠，女童節玩娃娃。你想參加嗎？

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吧！

從此兩個敘述例子觀之，雖然每個國家的著重點不同，時而談論他國的文化特色，

時而論及社會發展現象、時而描述人種來源等，然這林林總總仍舊偏向資訊式片段。主讀郭老師認為「林海音的敘述口氣感覺不像從各國國家的角度介紹自己，反倒是站在台灣的立場向中文讀者介紹各國文化」，然幸娥卻對「台灣」兩字有所斟酌，她認為「林書的指涉讀者應為中國小孩，目的是建立孩童自身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自信，……蠻符合大中國思想的」。誠然，林海音的書寫策略明顯的站在傳統中國民族文化的角度，強調中國／支那共同的文化特質。郭老師認為此書的複雜度需要回歸當時的出版脈絡觀之，從第一版的時代脈絡觀之，當時台灣標保著復興中華文化，以中原文化正統者自居，《請到我的家鄉來》一書宣揚傳統中國文化，更甚者，站在族群中心的定位與立場宣傳中國文化的優秀性，具有濃厚的漢民族單一中原大論述的政治框架。對照當代講究國際化、全球化的思潮，或許這樣的與國際接軌的氛圍也促使了本書的再版環境，文本雖流於表面的描述性介紹，然對不同國家的認識的多樣性內容，仍可歸屬於多元文化的教材。

繼而郭老師提到聯經近日引介、由韓國策劃編輯的翻譯圖畫書，此套書以一個國家作為談論某種社會議題的例子，目的在於培養身為地球村一員的小讀者具備公民社會意識，然郭老師認為「此套圖畫書在出版策略／劃上用意是好的，但容易落入另一種思維……」，例如衣索比亞的貧窮，無形形構出非洲長年處於內戰、等待救援的意象，誠然這是部分的事實，但現代化的衣索比亞也必非全然是貧窮破敗之景，仍舊有其屬於現代化的進步繁榮之景，但這樣的面象卻無法納入其中，無形中非洲與其他歐美洲國家相較也產生了先進國家與落後第三國家的比較與刻板印象。職事之故，在教育現場，當我們利用圖畫書教育孩童認知不同文化時，我們又該如何打破文本潛在形塑的刻板印象？以這套聯經出版的《大視界》翻譯圖畫書系列，我們該思索的是：韓國如何透過圖畫書文化載體形塑世界的概念，進而要傳達給兒童什麼樣的世界概念？再者，我們該反思該應用怎樣的方法才不至於落入刻板印象，或者該如何反向操作運用刻板印象達到刻板印象的爆破而非強化。

若是將國族議題置入台灣複雜的圖畫書場域，主讀郭老師提供了其博士論文架構與方向，向研讀學員展現了論文書寫的問題意識何以形成、如何形構其邏輯脈絡的過程。在其研究與觀察中，郭老師認為台灣圖畫書被作為公民教育的一種工具與手段，尤其在解嚴前後的時間點，明顯的反應出圖畫書的意識型態差別，相較於解嚴前的中國意識，90年代的台灣論述大量出現「台灣」詞語，且將其視為具現國家主體性的象徵符碼。將台灣視為獨立主體在台灣意識，也反映在從事與圖畫書相關文化事業的編輯者、創作者和策劃者的思想中，故出版社在策劃出版書籍時，整體性的形構「國族認同」的意向與概念是非常鮮明的，若將此社會脈絡置入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拉扯與互動中觀之，台灣圖畫書呈現出的「台灣意象」透露出何種的「台灣文化意識」？再者在此橫向連結的脈絡上，加上縱向的政治型態流變、歷史脈絡下建構的台灣定位問題等，這又如何影響書寫者的國族框架與價值觀？換句話說，敘事者如何處理台灣的歷史／社會和文化脈絡，放置在台灣場域的圖畫書脈絡中又

具有何種意涵？主讀郭老師以「台灣兒童圖畫書」與「台灣真少年」兩套圖畫書為案例，主要理論架建立在後殖民論述，並耙梳台灣文學運動、新美術運動、政治發展脈絡等，但較為可惜的是缺乏庶民經驗的話語與視角。

以青林出版的「台灣兒童圖畫書」系列觀之，何雲姿的《小月月的蹦蹦跳跳課》甚為特殊，文本中使用的圖像符碼形構的台灣意象並非傳統古老的廟宇街道，而是屬於現代兒童生活的書寫。在主讀老師與何雲姿對談的訪談稿中，何雲姿表示「台灣對她而言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在空間中孩子能做不同的肢體運動，發／展現她的創意，對她而言，台灣就是在這小小的空間中展現自身無限的創意和想像力，這就是她界定的『台灣精神』」。何雲姿這樣的想法可能在創作時便附著在文本中，也可能是透過訪談而逐漸形成的創作意識，當然若將此文本納入台灣意象的脈絡中觀之，何雲姿的表述可視為創作者如何看待自身與台灣文化的關係，或可詮釋為台灣對創作者的意義為何等問題。再者，同樣歸屬於同圖畫書系列的《美術館裡的小麻雀》卻呈現不同《小月月的蹦蹦跳跳課》的台灣意象。文本內容中大量的鑲嵌了台灣早期藝術家作品，前輩藝術家的藝術表現手法大致可歸屬於寫實派，藉由戶外寫生記錄了台灣早期的情景與樣貌，這些藝術作品描繪的失落記憶反應了台灣的時代性，對於形構台灣意象或台灣美術史甚為重要，無形中這些早期前輩藝術家儼然成為台灣美術的代言人，即所謂的台灣早期前輩藝術家／作品等同於台灣之美。另一個值得思考的是，透過介紹相關台灣早期前輩藝術家的圖畫書，台灣又是如何界定現代「美術教育」？別於中國大陸，受日本殖民的台灣美術教育興起於日治時期，甚或者承繼日治時期吸收的西方美術概念，這樣複雜交混的時代氛圍從而影響前輩藝術家的作品風格，再者前輩藝術家在國民黨時期是遭受到打壓的（甚至成為二二八的受害者），直到解嚴後興起的本土意識，台灣早期本籍作家才慢慢的受到大眾肯定，這樣變遷的社會思潮脈絡如何影響當代圖畫書介紹前輩藝術家的歷史地位和評價？在日治時期接受引進的西方美術概念，這些早期前輩藝術家們無論是在藝術概念或是美術技巧上無疑具有「現代性」精神，但我們隨著小麻雀循著藝術品展示的美術館空間線索觀之，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主讀老師要我們思考「文本為什麼要將美術展覽設定在歷史博物館？而不是台北市立美術館」？誠然，若考量藝術作品象徵的台灣現代美術精神，其空間場域以市美館遠較於歷史博物館合適。若考量博物／美術館館藏收藏品特質，市美館收藏宗旨以現當代美術作品為主，歷史博物館以庶民歷史角度作為其展品收藏的特色與原則，包括各朝代的文人作品、庶民生活器物等都是其收藏的範圍，這些考量在在顯示文本將展品設定在歷史博物館的考量甚為突兀，對於文本的展場空間設定，主讀老師自身的詮釋為，早前前輩藝術家作品或許對台灣現代人而言是偏向古典的、歷史的，故貼和歷史博物館的建築意象與圖像意涵，若從前輩藝術家的創作精神觀之，這樣的選擇是有待商榷的，延伸的是文本形構的意識型態是否隱含將前輩藝術家作品定位視為「傳統」的概念？同時也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或錯覺：是否當我們談論台灣傳統意象時，腦海中會不自覺浮現三合院、稻田和農村等意象，這些立基於東方中國的圖像，反倒使得西方現

代性的圖像無法納入傳統台灣意象概念中。換言之，強調台灣意象的圖畫書缺乏描繪台灣國際化、西化的現代場景與面貌，且避而不談時下的生活，反倒是包含傳統的建築物和農村田園式的意象，才算是真正符合台灣文化意象和「本土性、正統性」的原則。

【附註七】主講人講綱、報告內容、回應問題、研讀學員閱讀筆記

課堂剪影



報告剪影



上課實景



展示圖畫書的主講老師



研讀同學的提問與回應

議題 3：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deology（兒童文學與意識形態）		
8	時間：11/05/09	Topic2： Ideolog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兒文與意識形態）
	主讀人：賴育萱	
<p>閱讀教材： Hollindale, Peter.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i>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i>. 3rd Ed. New York: Allyn and Bacon, 2003. [1992] 151-183.</p>		
<p>導讀</p> <p>九〇年代 Peter Hollindale 可謂是首度開闢「意識型態」探討議題的西方兒文學者，由此可見本篇研讀文章的「經典性」。一如 Peter Hollindale 所言「意識型態是一個活生生的事物」（“ideology is a living thing”）。在安全的課堂上，意識型態是一個被語言形構的談論對象或客體，談論者與其拉開一段或遠或近的距離觀看它，但 “It is not just something else” 它就像我們平日呼吸的空氣是那麼重要卻又無法時時刻刻意識到，它與我們共存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它就是我們、就是日常生活。為了便於分析，Hollindale 將童書意識型態的運作模式約略分成三個層次，但在動態的運作模式中，這三個層次是交互糾結，主要的、次要的相互重疊，甚至三者或三者以上彼此牽揉在一起的。</p>		
<p>研讀成果</p> <p>對主讀老師賴老師而言，Peter Hollindale 文章並不陌生，第二次的重讀也讓主讀老師產生不同的批判思維，直指 Peter Hollindale 文章盲點，更甚者，大量引／應用台灣當代次文化產物（國語流行歌）和青少年小說讀物，藉此深化意識型態相關論述，以彌補 Hollindale 論述的不足與缺漏。以榮獲教育部人權教育編著獎的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叔叔的秘密情人》為例，文本中透露的同性戀與恐同症議題十分切合當下性別意識與思潮，文本採用雙軌的敘述手法，主線為在科技公司高就的新貴叔叔與大學教授的同志關係，支線是就讀國中的黃國安對同性同班同學產生暗戀的曖昧情愫。若以 Hollindale 列舉的童書意識態觀點分析，就第一層表層的意識型態而言，透過叔叔的案例，讀者可以明顯的感受到作者刻意傳達或是歡慶開放社會存有的多元性取向。在文本中甚至透過心理醫生客觀的醫學權威，教訓式的告誡讀者「同性戀不是一種病態」，試圖釐清社會大眾對同性戀的誤解與妖魔化，然歡喜的圓滿結局與過多的理想化也遮掩了讀者對文本的批判。</p> <p>主讀老師以為文本劇情安排實則呈現多處破綻和矛盾，包括阿嬤對叔叔身為同志的接受態度轉變過於輕描淡寫、具有陰性特質的學生（俗稱的「娘娘腔」）也因彈有一手好琴不僅受到女同學的親暱，同時也轉化了黃國安因恐同對其投射的霸凌行為。最為弔詭的是，作者何以安排黃國安對同性同學的曖昧情愫化暗為明轉為正常健康的友情？潛藏在作者心中未知的潛意識是什麼呢？是不是就像主讀老師的</p>		

揣測呢？「叔叔已經是同志了，大家要接受他，黃國安還是國中生，千萬不要讓他變成同志」。換言之，文本呈現對同性戀取向的開放接受來自於異性戀機制的鞏固，接受的前提是必須確認性別的秩序並未崩解，只是表面上的異位或改頭換面，亦即自由的開放是有限度的，由此可見，正如吳老師所言「乍看之下是反傳統、突破現狀的仿西式文本，反倒是意識形態三層次的運作更加明顯」。何以言之？按照 Hollindale 的說法，意識型態的第二層次是作者被動、未檢視的部份，這樣的意識型態是和表層意識型態是相互矛盾的，也因為是相互矛盾、扞格所以無法被作者／讀者立即性的察覺。就《叔叔的秘密情人》而言，作者極力想要破除獨尊異性戀機制的神話，但文本機制中傳遞出看似正向的價值觀仍舊擺脫不了父權既有的遊戲規則與規範，更甚者，這樣衝突的產生源自於意識形態的第三層結構，人類是追尋／問意義的生物，透過言語我們得以言說、得以 make sense，若是沒有這樣的基礎，意義無法生成，「我們要表達的東西必須建制在已經有的東西，這個『有』便界定了意識型態，否則離不開大 I，也跳不出這個框框，這是人之為人的難題」。意識型態的批評難處不僅在於你無法脫離或是走出這無所不在的框架，言說的慾望迫使我們不得不在意識型態的框架中，一如吳老師所言「你還是在這個座標裡，還是站立在一個立場批判意識型態或是定位自身」，畢竟走出意識型態這個框架之外是無法想像的寂靜……。我們總是戰戰兢兢的行走鋼索上，思索著如果、如果從鋼索上跌下來了，會粉身碎骨嗎？還是在落地的過程中舞出一個美麗的迴旋？

可是當你意識到意識型態的框架後，然後呢？這樣的自覺和革命是否得以反映在個體的物質實踐層面上，尤其是政治和信仰上？會不會一如西方理論家所言「個人的不一定是政治的，但政治的一定是政治的……」。主讀老師分享與專科學生共同閱讀〈自力自強的公主〉的童話經驗，從故事名稱可以強烈的感受作者反傳統的創作企圖。故事是這樣的：一個高挑、美麗且聰慧的公主想要尋找異性伴侶，然卻因為身材過於高挑為王子嫌棄（「大部分的男子喜歡比太太高」），也因為聰慧顯露的機智與詼諧為王子評斷為「女人不應該高談闊論」，於此為了安撫王子，公主只好處處犧牲，包括躺在床上接見王子、拒絕和王子騎馬兜風、選擇沈默不再表達自己意見與想法等。為了贏得異性的賞識，公主表現出女性在婚姻關係的委曲求全，然為了成全公主而犧牲生命的阿富汗獵犬卻讓公主從愛情的不對等關係中覺醒，「有時候我們必須為愛情犧牲所有；有時候我們必須拒絕犧牲」。這樣的拒絕犧牲使得公主自立自強，拒絕王子的求婚，最終公主選擇了騎士（實則是阿富汗獵犬的重生），這樣的結合確實打破公主與王子的傳統婚姻結構，在文本中為愛犧牲的是騎士／男性，但若以「公主人生的圓滿假設」這樣的命題考量，再輔以文本對騎士的描述「大門旁有個騎士，銀色的盔甲在月光下閃閃發光。他體格很好，瘦瘦的，擁有一頭銀色的長髮。公主並不害怕，因為對方看來是個高貴的人物」，讀者仍舊可感受到騎士實則具備了王子外在和內在特質（只差階級不符），換句話說，文本的深層結構終究未能突破主流「王子與公主的 Happy Ending」之異性戀機制，一如主讀賴老師的質疑「如果沒有王子，起碼要有一個高貴的騎士」，更弔詭的是學生

的反應，這些十幾歲的青少年男女表示，在愛情世界中，只要雙方對彼此順眼，身高不是主要考量標準，但是若是當他／她身為其中的男女主角時，這樣的回應便出現了「好不好，女生太高不好」或者是「對方當然要比我高」，仍舊回到當初的設定模式。從這樣的現場教學案例與師生互動中，可以很清楚的察覺：讀者對文本傳達的刻板印象是具有批判性，雖然這樣的回應也可能是學生為了呼應／揣測教學者的期待而說出的預期答案，但真正落實在日常生活的選項時，意識型態便是更大的挑戰。我們可以這麼說：意識型態無關乎對錯問題，而是當你選擇這個選項時，你有沒有辦法接受因為這個選項，而不得不接受的其他事情或附帶條件。

進一步，主讀老師以三首流行歌為例提出另一個觀察與發現，即「個人的意識型態會影響其美學判斷與品味」。簡而言之，流行歌曲之所以流行並不僅是歌曲旋律好聽、歌唱技巧好而已，歌詞意涵也會影響聽者的美感經驗與判斷。若以性別角度切入國語流行歌曲為例，從蘇永康的〈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⁷、許茹芸和阿穆隆對唱的〈男人、女人〉⁸到方炯鑌的〈壞人〉⁹，這三首以異性戀架構為基調的歌詞反映了男女在愛情關係中的地位流變與翻轉。即便蘇永康是多麼深情地表達男性內斂的情感，在歌詞描繪的愛情關係中，男女地位關係顯而易見，何以言之？男性、女性分別居處於主動與被動、強與弱的兩極端，在這樣的性別分化中，相較於男性以保護者、給予者、呵護者的姿態出現，強調男性在愛情關係中的主動發球權，且這種主動帶給女性潛在的傷害性與侵略性，也因此男性永遠不斷的需要向女生說出承諾，以換取／撫慰女性的不安。換言之，在蘇永康的情歌中，親密、保護與濃情反而成為鞏固父權與異性戀思維的最佳利器。然在許茹芸和阿穆隆對唱情歌中，阿穆隆的唱腔明顯和蘇永康差異甚多，而這樣柔性的嗓音與詞義甚為符合，與蘇曲不同的是，〈男人、女人〉的歌詞也刻畫男性在愛情關係中亦有脆弱和為情所傷的敏感情緒，表面上愛情顯露的權力關係似乎流動了，然在其深層結構中男女關係卻是固著的，男性主動決定／女性被動等待與期待的結構仍舊不斷的再複製、或者重製。

而在方炯鑌的〈壞人〉或者是 MV 的故事中，「男女從相戀到分手」是主要的鋪陳橋段。女主角（Linda 飾演）對愛情伴侶抉擇的左右為難，是促使男主角（竇智孔飾演）主動提出分手的最大原因，然這樣的矛盾也呼應著片頭曲的旁白「在愛情的世界裡，你想當一個坦白的壞人還是放手的好人？」，男主角最終為了成全愛情而選擇做個「放手的壞人」，這樣為情所傷的絕決態度同時也讓許多女性觀者紛

⁷ 「如何證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護妳脆弱的靈魂？我願用生命阻擋任何傷害妳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錯，我都不走，相信我！無悔無求，我願為妳放棄所有，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至少我盡力而為，相信我！」

⁸ 「（許）愛愛愛愛了幾回/也明白其中滋味/付出的從來不會等於收回/我卻還在等待著誰能出現；（穆）傷傷傷傷了幾回/也曾經為愛憔悴/愛情裡好人總比壞人狼狽/我卻還是學不會狠心對誰；（許）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用你的真讓我不必再心疼；（穆）女人女人我答應做個好人/我答應用我一生來換你的快樂一生」。

⁹ 「你是好人也是個壞人/對我坦誠 只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這點痛我還能忍/我是好人也是個壞人/分得夠狠你才有藉口轉身/寧願愛一點不剩/也不忍看戀人愛成路人」。

紛落淚。這首歌除了訴諸理性的分手外，男性處理情感的方式卻讓主讀老師感受到男女強弱的二元架構仍舊深深地鑲嵌在其中。MV 中男性爲了斬斷情思放了一把熊熊的烈火將女方作給他的娃娃燒毀，這樣的舉動目的是爲了讓自己沒有後路，也讓女方了無牽掛的追求自己的幸福……，若對照辛曉琪〈領悟〉MV 中，同樣是面對分手的煎熬，女主角卻選擇以刷馬桶的日常生活舉動呈現女性情感的壓抑與矛盾，就因爲這把火，燒出了男性處理情感的果斷／強勢／外放／陽剛／「man」，由此可知，陽剛氣質完完全全的貼回男性主體，「骨子裡」也就因爲這些特質總和確立了這首歌的性別框架與基調。

這三首流行歌也引發現場學員和計畫主持人的對談，兩者的反應呈現出因時代或經驗背景不同的反差現象。計畫主持人吳老師表示「這三流行歌或者是 MV 腳本（對她而言）過於浪漫、且非常誇張」。基本上，在情歌中男女的地位看似成功的翻轉與易位，但以愛情爲主軸的核心（core）仍未鬆動，仍舊是以父權的價值體系爲依歸，這樣的愛情流行歌以行銷（promote）或者販賣（sell）一種愛情迷思，且這樣的觀念同時也夾帶著商業成本利潤的考量。主讀育萱老師也呼應「這些流行歌將愛情崇高化和理想化」。換言之，純粹化的愛情使得愛情超越是非對錯，實際上，愛情和婚姻、愛情、責任等項目扯上關係，就不能跟性、道德是非沒有關連或是超越一切之上。研讀學員愉婷也提出了除了性別之外的其他切入點「歌手如果無法走偶像派的，歌詞就會凸顯／強化男性的深情與溫柔，歌詞一定是自己做很多好事、或很委曲的，一定不可能做帥哥做的事情……」。如此說來，流行歌曲也會根據歌手外貌和氣質形塑歌詞品味，也就是所謂的「量身訂做」。總而言之，從主讀老師的性別解讀到愉婷的觀察，可以說：一個文本中顯露的意識型態並不是只有一個最明顯的表徵，而是主要的和次要的相互交疊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性不可切割彼此的實體。

到了尾聲，主讀老師和計畫主持人話鋒一轉，提到同性戀對流行歌曲的市場反應「有些特定的歌曲會重新包裝以同志為銷售對象」，且這樣的特定歌曲也包括以異性戀爲預設聽者的流行歌，換句話說，同志也可以在以異性戀爲對象所書寫的流行歌中投射情感慾望，或許一如吳老師的（暫時）觀察，同性戀在愛情中呈現的位置場域仍舊是模仿陰／陽、強／弱的異性戀軌道（即所謂的 T 和婆、哥／弟），當然從某個角度來說，理解或者是詮釋同性戀的基本思維，仍舊受限於異性戀的架構與概念。建良也和大家分享了朋友被其他男性同志挑逗的橋段¹⁰，而課堂挑起的同性戀議題，也讓芝安問了上個星期按耐已久的問題「恐同情結是針對男性社群的情結嗎？」。homophobia 並不能只是單純地解釋爲對同性別的排斥與憎惡，若加上男性社群談論／炫耀女人和性能力的氛圍，homophobia 可謂是界定男性有無權力、能

¹⁰ 一日他的朋友正在游泳池的換洗間沖澡，忽然感受到背後有一股凝視的視線，一回身發現背後霧濛濛的玻璃隔間上露出一雙男性的狩獵目光，但是建良友人評估對方「不是他的菜」，當下他的動作是拉上簾子，繼續洗他的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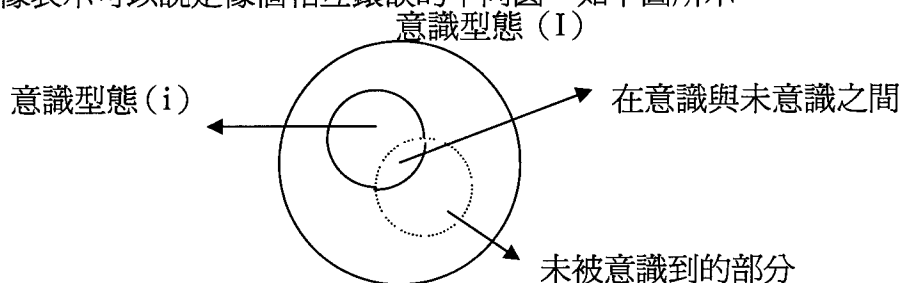
力的比較詞彙，因此恐同的產生可以說是基於「怕被其他男人不認同是男人」，或者是說「你無法證明你是男人」的潛在性癥結。

延伸議題

通篇而論，Hollindale 的態度是樂觀的，提供不同論述與觀點的可能，從而使潛在的意識型態更加的多元、開放，而這樣的遠景也使得 Hollindale 對現場的教師與研究者抱持期望，協助兒童不要全然的接受書本操弄與擺佈。然成人這樣對孩童教育的協助與啟發，在回應人蕙年的理解中卻產生了另一種擔憂與潛在恐懼，這樣的疑問包括「當我們選擇所謂經典給兒童時，是不是對兒童是另一種意識型態的操控？」、「透過我們的解讀或是透過教育的手段後，我們給與兒童的、所呈現會不會是扭曲的、不是作者或文本原本呈現的？」……。這樣的問題背後訴諸、反映出有趣的論述現象：**我們需要這樣害怕或抵擋意識型態嗎？**誠然，ideology 是一個異常複雜的概念，同時在種種語境下它又承擔了太多形形色色的負擔，尤其是進入中文論述系統後，ideology 也變成非常複雜且負面詞彙，多半和利益上位者的權力宰制和剝削的概念牽連，這樣定義意識型態的觀點也較為偏向馬克思，然繼馬克思之後，意識型態學說於西方是繼續開展的，包括融入拉崗潛意識觀點的阿圖塞、追求有機知識份子霸權的葛蘭西和近期歐陸興起的斯拉維·紀傑克 (Slavoj Zizek)。追根究底，蕙年的反應離不開知識／語言建構的問題，即我們所共享的文字／符號規則系統中，符號和意義的連結是武斷的。換言之，「一旦我們使用這語言或談論這樣的內容，就已經建構那個東西了……」。吳老師也分享了大學生對經典童話〈小紅帽〉的反應「當學生未進入貝洛童話的語言以前……」對〈小紅帽〉的回憶充滿了天真、可愛和童年快樂，但一旦認知到貝洛隱涉當時法國宮廷氾濫的、隨性的性愛關係後，「學生的批判性是有的，他們認知到〈小紅帽〉背後傳達的禁忌、情色和告誡等性別議題……」。當然吳老師表示，這樣的啟蒙無疑也是一種意識型態，但這些學生並不後悔擁有這樣的認知，因為「無知是更恐怖的！」或許我們無須排斥意識型態，畢竟人的構想是由意識型態不斷的拼湊而成。

最後再重新審視本篇論述文章，Hollindale 在文章一開始沿用了 John Rowe Townsend 爲了區隔兒童文學學科多樣化而提出的術語“Book People”（文學本位）和“Child People”（兒童／教育本位），藉此評價童書，然這樣二元化的批評反而會宰化論述，且以今日的童書現象觀之，“Book People”不全然是偏向保守的意識，反倒是比“Child People”觀念更爲進展。換言之，這樣的保守與進步的二元框架並非固定的，也是會有所轉變與不同偏向發生的可能。另一個針對 Hollindale 提出的童書三層意識型態探討。主讀育萱老師發現鑲嵌在童書的第一層和第二層意識型態一定是互相矛盾、不一致的，換言之，若是一致的，就不會是爲未被檢視、被動的第二層意識型態和價值觀，反倒會劃歸爲第一部份。這樣的理論邏輯是可以被檢視的：「基本上，不論是理論論述或是書寫創作，你不可能站在兩端，因為你一定會站定某個立場，一個主軸會很清楚……」，若對照文本批評與閱讀的部分，便是文本永

遠有缺席和未說出的縫隙部分。而 Hollindale 以抽象數字三具體的展現意識型態的層次性，若將意識型態視為個體／大眾意識與未意識的部分觀之，這樣模糊地帶的圖像表示可以說是像個相互鑲嵌的不同圓，如下圖所示：



在意識型態 (I) 的大圓框架內，大致可以額外畫出兩個小圓，一個是實體小圓，屬於為個體意識到的「意識型態」(小 i) 部分；另一個虛線小圓，為個體尚未意識到的意識型態，虛線小圓狀態的意識型態也包含在大圓的框架中；而彼此交疊的部分「意識與未意識之間」是指個體對於意識型態認知的曖昧狀況。在意識型態的互動中，實體圓與虛線圓兩者的運動方向可能是相似的，也可呈現反作用的拉扯狀態，而後者的作用也可能導致「意識與未意識之間」的缺乏，然不管如何，這樣的運作狀態也會隨著不同個體而有所轉變，並非固著的狀態與概念。

【附註八】 主讀人講綱、報告內容、回應問題、研讀學員閱讀筆記

課堂剪影



報告同學的剪影



回應同學的省思



主讀老師的風采



課堂情景

議題 3：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兒童文學與意識形態)		
9	時間：11/20/09 主讀人：劉鳳芯	Topic3： Ideology and Children's Fiction (兒童小說中的意識形態)
閱讀教材： Stephens, John. "Ideology,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Fiction." <i>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Children's Fiction</i> . New York: Longman, 1992. 8-46.		
導讀 八〇年代中後期，意識型態的議題進入兒童文學批評領域，從 Peter Hollindale 到 John Stephens，意識型態的相關論述更加精緻。John Stephens 可謂是澳洲兒童文學理論的重量級人物，本書不僅從語言學和敘事學更為具體性的提出對童書意識型態的辨識方法，主要另一個命題是針對八〇年代風靡一時的讀者反應理論提出不足與修正。何以言之？艾登錢伯斯提出「讀者儘可能滿足隱涉讀者的任何要求」，然這樣的觀點在 John Stephens 的洞見中，這樣的屈從位置會喪失讀者的主體性，如此也就無法察覺文本背後運作的意識型態。一如 Hollindale 所言，意識型態是活生生的，我們必須尋找一種態度與方式和它和平共處……。		
研讀成果 「不要在你的回應說哪裡不懂，即便似懂非懂，你也要儘可能就你的理解嘗試把它寫下來或說出來，當你開始說／寫出你的看法時，你才知道你的理解程度在哪裡，接下來才可以解決……」，這樣的話語曾經出現在劉紀蕙老師對修課學生的叮嚀，同樣也是本次研讀課程邀請的主讀老師劉鳳芯對學員的勉勵——不要逃避任何思考的機會。有趣的是，這般話語的有感而發同樣具現在這次課堂展演中，主讀老師、報告者與其他學員的互動方式不同於以往，在第一階段報告人佳恩在報告過程中呈現過多的話語空隙與停暫，而這樣對閱讀文章的疑惑使得主讀鳳芯老師主動且直接介入，藉由論述與口語交混話語引起的矛盾與不確定，使得閱讀文章的觀點不易清楚呈現，這樣的不明確使得所有的發言回到原點，在企圖澄清化語的意識中，我們回到 Stephens 看似迴還反覆的英文論述中，在段落與段落間，在字句與語詞間挑揀出意義發生的可能性，而透過師生間集體、同一性的理解、詮釋，也較能避開個人誤讀的盲點，而這樣茅塞頓開的思維舒暢與輕盈也凸顯了在「解了！解了！」的話語表述的喜悅中，以下為記錄者描述當日意義建構的結果。 在 John Stephens 的文論中，「觀點」(point of view) 成為理解青少年小說文本意識型態操作機制之重要途徑之一，這樣的觀點有可區分成兩種，一為「感知觀點」(perceptual point of view)；一為「概念觀點」(conceptual point of view)。概略而論，「感知觀點」指及的是感知角色 (agency) 對事件視覺化的描述性再現，換言之，牽涉從誰的視角與感知角度觀看等問題，藉此呈現角色間的彼此關係。而所謂的「概念觀點」含括文本中各種詮釋，帶有後設觀念。最明顯的是敘事者或說故事的聲音，		

除此之外，還包括對感知角色視角的詮釋、根據觀者意識型態立場所做出的詮釋等，更重要的是，John Stephens 提及的觀點指及的是文本內的敘事模式，然在這樣的觀點未被澄清之際，在場多數研讀學員將讀者位置對文本的詮釋也置放其中，導致對「概念觀點」理解的混淆。較有趣的是，建良的問題卻深化了 John Stephens 九〇年代的觀點論述，「當角色陳述他／她所感知的事件時，是角色的感知觀點，但這樣的感知同時也包含角色自身的詮釋觀點，那麼如何與『概念觀點』明確劃分？」較為可惜的是，這樣更為複雜細緻化的區別方式 John Stephens 尙未處理。整體而論，每一種文本皆有一種以上的敘述方式，而每一種敘事方式皆可區分成「感知觀點」(perceptual point of view) 和「概念觀點」(conceptual point of view)，即便是第一人稱亦然。透過第一、第二或第三人稱的敘事方式才可能產生所謂的敘事觀點，文本也因為敘事觀點的組構，從而使得故事得以藉由角色動能得以展演。

提出敘事觀點後，John Stephens 繼而從語言學與敘事學的論述脈絡提出了微觀論述“bottom up”和宏觀論述“top down”的操作方法與認知解讀文本中的意識型態。在此需要釐清的是，John Stephens 提出的論述概念與今日沸沸揚揚的傅柯式論述有所區別，對 John 而言，論述是一種言語陳述與論述呈現形式與系統。大體而言，“top down”是讀者後天習來的閱讀慣例，包括文類分類概念、敘事符碼、對話原則等，這類知識的建構與累積也形成每一次進入文本的基模。而“bottom up”是指對某一單字、詞彙、單句、段落甚而是整篇文章的解讀能力，較屬於細微結構元素的認知與理解，然在閱讀的實際過程中，兩者是相互進行與交叉出現的。在 John Stephens 的概念中，有經驗的讀者透過“bottom up”的閱讀方式，是有機會可能察覺意識型態的斷裂與可能運作方式。以《魯賓遜漂流記》為例，主角魯賓遜以“top down”方式詮釋異域，甚至把異域至入野蠻荒島的論述中，呈現所謂的歐洲白人為中心的帝國視角，然這樣帝國神話的顛破是需要“bottom up”的閱讀方式與批判態度，否則你無法理解蠻荒與文明的權力拉扯，這也是為什麼“bottom up”在理解帝國主義文本重要的原因，「因為那不是你的地方」。又如《格林童話》，格林兄弟（尤其是弟弟威廉）藉由改寫的動作，以文字鑲嵌口傳童話的流動性，在固定化口語流動性的同時也建構了父權論述。鳳芯老師以〈糖果屋〉為例，狠心的母親為了一家生計三番兩次計謀棄養兩兄妹，然在文字的表达中，讀者卻仍然感受父親的為難，被後母脅迫的父親展現了心懷的仁慈與不捨，但這樣的操作卻遮掩了父親共謀、共犯的事實。換言之，格林兄弟利用直接對話的書寫句式醜化母親角色，這樣刻板的後母印象也鞏固父親角色的合理化，當然這也側寫了格林兄弟的性別態度。

延伸議題

整體而言，鳳芯老師帶給研讀學員的衝擊不僅是問題意識與思維深度的開拓，更重要的是展現如何梳理一個脈絡複雜的關鍵詞，以聞知令人色變的「意識型態」為例，鳳芯老師處理了意識型態 60 至 80 年代的思潮流變，這樣的梳理也讓研讀學生建構對意識型態思想介入的「方便門」。意識型態可謂是一個變動的詞語，甚至

可以說形成一個龐大的論述系統。不斷的挪用、轉介也使得意識型態別具各種特色，具有左派鮮明的色彩，然這樣激進氣息並非始於一開始……。最初意識型態緣起於對一般想法的概念而非指涉政治立場的差異與對立，然至馬克思主義的另起波瀾後，意識型態變成負面詞彙，在馬克思系統中，意識型態是一種對真實的遮蔽物或扭曲，「意識型態會讓我們誤判真實，對真實有錯誤的想法」，且這種虛假被我們視為一種真實的信仰而渾然無所覺，換言之，那是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然弔詭的是，這些信仰是被教導出來或灌輸出來的，當我們屈從某種意識型態時，這樣的真實並不具有客觀性，而是經驗世界產生一種認知，因此這樣的真實可以被挑戰、解構再重新建構。對馬克思主義而言，扭曲真實的虛假意識是必須批判、拔除的，因為存在人為介入與操作，即便我們將其視為自然、和諧的狀態，它仍舊對我們的存在狀態與真實銘刻出盲點。

繼馬克思後，對意識型態有所建樹的大將為阿圖塞。不同於馬克思，阿圖塞將意識型態視為「個人對真實存在的一種想像性的關係」，這樣的想像性無關乎真實與虛假的對錯，但相同的是，這樣的想像性也與真實劃上等號，何以想像關係會被視為真實？阿圖塞引用拉岡精神分析的概念，認為進入象徵界的個體是空虛、缺乏與不完整的，透過召喚機制，意識型態使個體扮演社會允許並提供的主體位置與角色，讓個體藉由主體位置產生完整感。因此在阿圖塞眼中，個體這樣的匱乏可以為意識型態補足、填滿，從而產生完整性的想像。再者，阿圖塞提出兩種機構具體化的說明意識型態的運作途徑：一者為強制性的國家機器，如軍隊、司法等；一者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如教會、學校等。阿圖塞提出這樣的觀點是具有跨時代性，換言之，意識型態並非捉摸不定的虛無飄渺，是有其物質基礎的憑藉，甚至是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個體的身體實踐不斷地重複展演意識型態。然整體而言，阿圖塞對意識型態的觀點較為悲觀，他對個體具有自由意志抱持著高度的懷疑，換言之，個體沒有辦法抗衡意識型態或是沒有轉圜的餘地，我們所有的決定都是受到意識型態的操控和左右……。

阿圖塞之後，為意識型態加上註腳的理論大家包括葛蘭西、威廉·雷蒙等。前者除了提出「霸權」概念外，也認為意識型態有其質疑的空間，這樣的觀念也同樣為威廉·雷蒙所承繼，提出反霸權觀點，認為霸權和反霸權是永恆對抗的動態關係。近代興起的意識型態研究以傅柯為翹楚，雖然提出權力概念的傅柯並未以意識型態為其論述系統的關鍵詞，然其核心概念與意識型態有其異曲同工之妙。傅柯擴充了十八世紀英國理論家邊沁「圓形監獄」的思維，這樣具有圖像性的空間認知可以說是具現了現代社會權力運作或施展方式。塔台中央為至高無上、代表法律正義、具有制裁威權的管理者，這位管理者因其位置的一覽無遺，可以隨時隨地監看犯人的一舉一動，而無時無刻被監視、觀看或審視的犯人，也從而將這樣的監控系統內化，內化的權力取代了塔台中央的管理者，犯人從而自行調整自己的行為，這樣權力就像是無形的手規訓犯人，使他們表現出合宜的行為舉止。對傅柯而言，權力並

非僅只是壓力性的單向力量，它有其積極的正面性，它不僅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更可創造知識、形塑知識。

【附註九】主讀人講綱、報告內容、回應問題、研讀學員閱讀筆記

課堂剪影



報告實景



上課情景



主讀老師的風采



認真提問的同學

議題 3：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兒童文學與意識形態)		
10	時間：12/03/09	Topic4：(De)constructing Power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主讀人：吳玫瑛	(兒文與權力結／解構)
<p>閱讀教材：</p> <p>Kohl, Herbert. "Should We Burn <i>Barbar</i>? Questioning Power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i>Should We Burn Babar? Essays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Power of Stories.</i> New York: New, 1995. 3-29.</p>		
<p>導讀</p> <p>Herbert Kohl 為美國著名的兒童教育學者，除了教育範疇的薰陶下，Kohl 亦有深厚的哲學學術專業背景，教育與哲學的相互交融展現在 Kohl 長期以來對教育批評性自覺的關注。教育可以是一種封閉、僵化的知識體系建構，但也可以是一種活化、深化個體對所處世界的覺察態度與視野。再者，國家透過（義務）教育養成公民的過程中，童書可以說是作為一種廣泛性的兒童教育之引介工具，對孩童心靈而言，童書具有不可忽視的形構力量，Kohl 以經典童書 <i>The Story of Babar</i> 為例，探討童書中無可避免的意識型態，這樣的意識型態不僅對應著時代、文化氛圍和作者，同時也對應著我們……。</p>		
<p>研讀成果</p> <p>風靡半百年的經典童書《大象巴巴的故事》(<i>The Story of Babar</i>)產生可謂是一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無心之舉，不論是視覺圖像或是文字論述，童書的創作緣起於親子關係互動緊密的家庭／童年場域。小象故事的緣起是彈了一手好琴的溫柔母親為了安撫喉嚨痛的兒子即興創作的床邊故事；小象被命名為 Babar，甚至有了灰撲撲、圓滾滾、令人憐愛的外型，是擁有插畫才華的父親零機一動的傑作。換言之，其成書出版的脈絡並非為了硬梆梆的教化與教訓，也非為了彰顯殖民他者的法蘭克人歷史榮耀，然這樣看似無心無害的日常生活舉動（最後進入文化事業的行銷體系）何以為 Herbert Kohl 大力撻伐？作為一個物質產物，童書何其無辜？然作為一個文化載體的童書，若置入文化霸權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脈絡（即所謂的永遠無法逃離的意識型態框架）觀之，童書卻是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即主讀吳老師所言「故事雖然無辜但卻不可能不帶有任何力量」。以 <i>The Story of Babar</i> 而言，文本最大的問題來自於對於外來力量的處理過於單面相，例如從小遠離森林甚至穿著文明／服飾人類的 Babar 何以在回到森林後便獲得其他象群的認同，甚至不費吹灰之力便爬上權力的最高峰？當然 Cornelius 是最大的幕後推手 “he learned so much from human!”，因為位階（position）產生的權力促使其他象群對 Cornelius 的話語唯命是從，賦予話語力量的權力之巨大、位階之崇高，得以翻轉 Babar 在森林象群的場域意義與價值，然森林場域的權力互動結構也甚為詭異，若以傅柯的權力觀點觀之，權力並非單向的壓迫，不同位階產生的動能使得權力關係呈現出相互拉扯的角力關</p>		

係，換言之，在權力關係或場域中，牽涉的另一方勢必會做出相對性的回應，或許是抵制、反抗或者其他方式。然文本故事敘事線的流暢不僅潛在地簡單化了西方強勢文明的單一植入，這樣的全盤吸納與接受也模糊了介入的西方文明與當地文化產生的潛在衝突，當然這樣的解讀是以／為 Babar 或者是以／為 Babar 為首的象群位置發聲。

Babar 是跨越半世紀的童書角色，尤其對歐陸、英美地區而言，*Babar* 更是不同世代兒童不可切割的童年影像，至今 *Babar* 系列圖畫書仍舊是進行式，面對 *The Story of Babar* 為核心開展的許許多多故事，Herbert Kohl 卻是將關注焦點放置於 *The Story of Babar* (第一本)，這樣的論述視角卻讓蕙年產生困惑，主讀老師卻是這樣解讀的「沒有 the first one，就不會有這麼多的影響力！」換言之，Kohl 留意 *The Story of Babar* 的童書經典意義，此書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整個故事或是 Babar 文化現象最初的發源。誠然，以歷史的後見之明，閱讀者會強烈的感受到圖畫書傳遞出（法國／西方強勢文明）以母性慈愛的形象強烈介入甚至取代（第三世界）原生母親—不管是血緣上或是文化義涵上—的殖民力量，且這樣的殖民力量不僅包括強勢語言的輸出，更甚者，藉由培育當地優秀人才改造當地社群意識與貧瘠現況，進而達到文明的同化（assimilation）。若回顧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歐陸出版脈絡，*The Story of Babar* 暢銷於三〇年代末的法國，文本以 Rich Old Lady 為象徵的“generosity”為關注焦點，Rich Old Lady 對 Babar 的無償付出與不求回報，表現出文明大國的善心與慷慨，盡其所能的將自身擁有的東西分享（／施捨？）給予需要幫助（／落後？）的地方或人民，這樣的舉動訴諸的會是對世界大同的社會正義嗎？三〇年代的法國文化背景何以呈現出這樣的思維？經過數十年後，文本呈現的破綻與不舒服也隨著時間的沉澱與洗滌慢慢被發掘出來，這樣的經典童書經由研讀學員的後見之明，得以清楚地感受／批判文本中潛藏的殖民與帝國脈絡，然弔詭的是，Rich Old Lady 的慷慨與善於助人也以另一種包裝方式從新置入當今的社會脈絡，何以言之？在閱讀文章，Herbert Kohl 提出 Rich Old Lady 可以有三種不同且有趣的詮釋方式：（一）Rich Old Lady 雖為女性形象，可視為父權結構的延伸與遮掩，這樣的詮釋視角為馬克思主義和後殖民主義所熟悉，究兩者的理論架構觀之，Old Lady 的財富累積及其伴生的階級權力實來自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鞏固，換言之，作為上流社會的悠閒、財富、地位等象徵的 Rich Old Lady，在本質上是與獵人相互掛勾的。這樣的論調亦可在薩伊德的後殖民論述中找到呼應¹¹。甚或者以代表中上流階級的英國下午茶為例，下午茶的風氣與產物之所以得以行銷全世界，主要是因為殖民主義的護航，包括資本家或企業家以低廉的價錢大量剝削殖民當地的勞工和原料產物，再提高產品的附加經濟價值以高價位行銷至全世界甚至回到殖民產地，殖民母國對殖民勞工剝削的同時也產生了勞工與產品之間的疏離與異化。第二種解讀思維完全相反於前者，強調 Rich Old Lady 的女性形象，以一個照顧者、全然付出者的母性姿態解構男性霸權的殺戮與侵

¹¹ 在《東方主義》中，薩伊德指出珍奧古斯汀《傲慢與偏見》一書中，中產階級的莊園、休閒與財富實則是與大英帝國的殖民主義與奴易脫離不了關係。

犯（例如文本中的獵人），療癒 Babar 的喪母之痛，甚至帶給 Babar 不同的生命視野與希望。第三種是 Babar 本身散發出來如孩童般迷人的魅力，Babar 提供了 Rich Old Lady 精神上的慰藉與昇華，這可謂是文明進步後的複雜、紙醉金迷、權力腐化等對天真、單純、純真的懷舊與嚮往。

Herbert Kohl 對 Rich Old Lady 的三種詮釋提供了讀者不同的思考路徑，若進一步將 Rich Old Lady 和她對 Babar 的慷慨舉動加以象徵化，放置在當下的社會現實情境觀之，主讀吳老師以自身的生命經驗對應 Rich Old Lady 提出另一種「生命詮釋文本」的思維，這樣的思維重新解構經典的意義，且這樣的感性閱讀不全然僅只是將閱讀帶入生命，而是透過生命對應閱讀，閱讀和生命產生了關連與對話，這或許是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另一種時代意義，並非經典提出顛撲不破的論述觀點，或是經典具有不可摧毀的權威性，而是經典產生的空隙與彈性得以隨著流變的時代不斷的產生補述空間與對話可能。拉回當日主讀老師的課堂分享，需要聲明的是，以下的論述並非諷刺這樣人飢己飢的助人善舉不具任何實質意義與幫助，也不在於批評、醜化這樣的善意動機，而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思索、反省給予善意的背後意義。若將 Rich Old Lady 與世界展望會號召的捐助或是飢餓三十等活動並列觀之，尤其是面對飽受八八水災後的創傷台灣或者仍舊陷入內戰的非洲國家，我們都曾經或持續的盡我們所能提供一己之力、物資、金錢捐助甚或認養孩童，誠然這樣的資助確實帶給付出者（我們）愉快的感受，「當我有能力幫助別人並且能夠回饋社會時，I feel good!」然或許我們需要停下腳步反省：當我們釋出善意的幫助時，無形中也帶入了不可避免的思維，同時這樣「善意」行為的介入也使得個體原來的生命狀態產生質或量的改變，「我看不見這些孩童原來的面貌，每個人都穿的整整齊齊、笑得很開心，你永遠不會看見他們邋邋，或者其他可能引起觀感不好的樣子……」，這是主讀老師付出關懷後接收到的立即性回饋，藉由影像視覺的力量說服資助者「被幫助的孩子因為你的資助而有所進步，證明了你的所得（因付出而有的收穫）和孩子的進步是成正比的……」這樣的行為無形中訴諸／呈現了一種進步和進展的意識，除此之外呢？沒有被陳述的部分是什麼？若這樣強勢的影像力量結合資本主義的宣傳與行銷，主動關懷的溫馨將會產生變質，甚而轉變成透過弱勢者的匱乏試圖挑起人們主動幫助的善意，這樣的慷慨解囊與援助真的能夠全部轉嫁到需要幫助的人身上嗎？會不會這樣的匱乏反而變成一種可反向操作的文本，進而成為資本家、權謀者刻意煽動的議題？

繼而，當週提問人愉婷分享了大學時期參與服務性社團的培訓經驗「你有能力才能服務別人，並不是說你想要給予幫助，他們就必須接受你的幫助，除非是他們願意讓你協助或支援……」換言之，所謂的服務並非只是滿腔熱血一股腦兒的往前衝，必須要小心因位階不同產生的權力流動關係，也需特別留心受益者的心態。愉婷的言論明顯的關注著因服務行動產生的關係場域，及在此場域氛圍中流動的權力關係，然幫助在本質上是否就存在一種強勢、有能力提供幫助／弱勢、需要幫助的

不對等／優劣的比較關係？擔任高中國文教師的蕙年列舉教室內原住民與漢人普遍呈現的閱讀學習狀況，質疑幫助的概念「當我們覺得這些人需要幫助，或者當我們站在文本批判『幫助』的時候，是因為我們覺得他們需要幫助，……但是對於那些被冠上『弱勢者』的意圖是什麼？」在一個社群中，優劣勢的比較基礎何在？誰擁有權力界定弱勢者？當你被貼上弱勢的標籤時，你絕對有自由意志拒絕成為弱勢，但在拒絕的同時，是否能衝破社會制訂的遊戲規則呢？若無法是否也只能悲哀的隨波逐流？

從 Rich Old Lady 以文明優勢對 Babar 的植入、對於幫助／給予背後動機或行為本身的質問所產生的倫理困境與危難（ethics dilemma）到如何界定弱勢等問題，然這樣回環反覆、非三言兩語得以交代清楚的問題訴諸的不僅是進步觀念，更離不開「文化霸權」的核心概念，尤其是作為認同機制的正當性背書。所謂的文化霸權是人類社群必有的集體意識或者說是一種多維力量的形構，霸權所捏塑的主流意識並非只有一種，那是多種角力相互拉扯呈現出的面貌，以台灣特殊環境為例，主流的文化霸權多為政黨政治所操弄，當然政治並非唯一的主導權與選項，還需將民間在野與個人力量如何對應主流產生的呼應加以考量，也因為文化霸權脈絡滲延甚廣，變動不居是其主要基調，但這樣的變動仍有脈絡可循，以台灣的語言政策觀之，日據時代殖民母國為了強化殖民地的認同意識，強力輸入日語及其相關的日本文物，一九四九後國民黨不得以以台灣為反共根據地，對內對外標榜著「復興傳統中華文化」的口號，此時外省人字正腔圓的國語被視為漢民族正統，在此兩個時期，台灣人的自然母語都是處於被壓抑的狀態，然隨著後起的本土意識羽翼漸豐，從中延伸的觀念包括以大熔爐為意象的族群融合或是強調差異、多樣性的沙拉式多元文化……，由此證實：主流文化是不斷翻轉的，每個時期孕育的思潮不斷地修正前一個時期的盲點、謬誤等，這樣意識的產生隨著人類集體的意識欲望將不斷地產製。

延伸議題

（一）派典／典範轉移

討論話題延伸至德國漢堡大學教授 Prof. Dr. Rainer Kokemohr 日前在「孩童心靈的閱讀」國際研討會上發表的專題論文“Sociogenesis: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Modern Societies”（〈現代社會孩童發展中的文化衝擊〉）從 Dr. Rainer Kokemohr 以拉岡鏡像理論做為孩童需求文化的理論典範，將「遊戲中的男童」和「疏離的非洲老人看照片」的案例並置探討，兩個案例呈現的（文化、社會發展、人生境遇與經驗等）反差讓一些研讀學員產生困惑，這樣的問題包括「兩者案例比較的基準點何在？」、「部落老人看見照片的反應如何適切的貼和拉崗的理論脈絡？理論詮釋的判準何在？」等。若對應邱貴芬老師對張淑蘭女士拍攝《面對惡靈》紀錄片解讀態度，對部落文化而言，所謂的鏡頭拍攝、影像攝影或是文字書寫等，此種強勢影像、文字等符碼的介入無疑是一種外力與異文化觀點，老人的抵抗與困惑或許來自文化脈絡的不盡相符，然姑且不論內容引起的疑惑，德國學者本

身以旁觀者進入研究場域透露的「客觀」位置訊息「我告訴你孩子怎樣，我向你展現孩子的本體如何……」，這樣的訊息不僅歡慶著這樣的認知：兒童本身足以具備超越社會規範的創造力等中心主義，成人只是其回聲與對照，且弔詭的是，這樣客觀標榜的派典（paradigm）／立場／信仰／論述框架（frame）也似乎遮掩了研究者對於本身立場的反思與介入後對研究場域產生變化的反思，若以質性研究派典觀之，研究者並非全然的客觀，「研究者是一個 instrument……」，研究主體仍舊要藉由鏡頭、語言、書寫符號等框架陳述我對象徵世界的理解，這樣的認知永遠是對大他者的拼湊。

即便牽涉真知判斷的對錯問題，本質上派典無關乎好壞，派典的意義在於做為一種基模，形塑主體如何認知／觀看／思索世界的方式。然派典也非顛撲不破，關注於科學史進展研究的孔恩，以天主教廷的地球中心論與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論而引發的歷史爭議，提出了發人省思「派典轉移」（paradigm shift）的概念。也因為派典本身具有的流動特質，在文明發展史上，今日的派典終究會沒入明日的黑暗中，當你奉行／建立的派典結構開始鬆動甚或即將瓦解時，你卻還想力挽狂瀾、鞏固自己的論述權威時，一旦派典轉移完成後，你也將為後面不斷湧起的思潮取代……，然這樣的汰換並非標榜著競爭後的犧牲與殘酷，而是回歸個人問題「我寧可知道我在做什麼，並非沒有自覺……」。遺憾的是，這樣個體性的清醒並足以撼動整體的社會結構，但這樣的不變也並非全然那麼令人沮喪，在這個前提下，我們該以怎樣的心態面對？一如吳老師感性表述「走了這麼一段路，我仍舊照常進行我的日常生活，我還是回到回到原先的起點，但內在的生命品質與內涵已經 totally different！」，這樣的些微的不同與變化也引起幸娥的響應「並不會不改變，至少會微妙的調整自己的思維和位置，調整自己如何面對它，至少和周圍的人達成某種共識，形成一個小型的聚落，或許會不斷向外延伸……」。

結語

透過這堂課程的身體展演，或者更正確的說，我們不斷地透過言語建構我們論述和存在，對於「歷史脈絡化」的詮釋空間也藉由三年的經典研讀課程得以開展。歷史不全然為線性發展所勾勒，立基在前兩年的計畫成果，第三年最初計畫核心概念是嘗試建構兒文經典論述的歷史脈絡化，從一個發展的概念，思考何以這樣的時代產生這樣的思維，論述之間產生的動態對應關係，包括彼此的呼應、拉扯、聲援、矛盾、衝突，誠然我們無法回溯當時代的想法，透過論述、語言，我們只能在片段的想像中建構我們對過去的理解，但這樣的建構讓我們得以「看見」（see）；再者，我們必須進一步思索：當經典的時代意義過去後，後人該如何重新定位經典對我／我們的意義？這是第三年課程的矛盾，經典的生成時間背景距離我們早有數十年之久，在此之後西方兒文論述開展是更加多元開放，我們何其幸運處在這樣眾聲喧嘩的年代，然面對令人措手不及的知識汰換速度，或者閱讀概念的轉變，當代閱讀經典的意義何在？透過經典的閱讀，我們如何理解當代和自己？我們該如何看待為時

代洗盡鉛華後的經典精粹（包括好與不好）？在未遭遇前，論述體系或許是個無關痛癢的客體，但是今天你意識到它了，它不再是個與你／妳格格不入的疏離對象，它會為生命吸納，從而轉化為個體之所以建立意義的論述框架與質地，甚至沈澱至你／妳的骨血中，熨貼個體的生命底蘊……。不同於前兩者對於歷史的界定—歷史的洪流奔騰不息，歷史的起點與終點各是兩廂不可望及的終點，第三種歷史脈絡的解讀甚為特別，是針對執行計畫本身產生的歷史思維與反省，三年以來，閱讀文章不同的著重點奠定了課程結構的基調，也因此對於每年度閱讀篇章的選擇亦有所修正，然有些閱讀篇章卻是沈載了三年的課堂討論，就像本週閱讀篇章“Should We Burn Barbar? Questioning Power in Children’s Literature”，同樣的閱讀文本在不同的課堂閱讀空間，遭遇不同背景的閱讀者，一些人進來了又離開了，有些人選擇繼續留下來，等待下一次的啓航，或者帶著滿滿的祝福與輕便的行囊，展開地圖期待下一個未知的領域……。在此三年中，同一個計畫主持人、不同的是主讀老師和研讀學員，雖然課堂進行架構是雷同的，但每一次討論話題與氛圍卻是有所差異的，更甚者，反思是不斷出現的，且會隨著個人的生命經驗和位置而有所不同的解讀。

【附註十】主讀人講綱、報告內容、回應問題、研讀學員閱讀筆記

議題 4：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Gender (兒童文學和性別論述)		
11	時間：12/10/09	Topic1：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eminine Poetics (兒文與女性詩學)
	主讀人：蔡欣純	
<p>閱讀教材： Paul, Lissa. "Towards a Beginning." & "What the Tales Tell." <i>Reading Otherways</i>. Portland, Maine: Calendar Islands, 1998. 7-39.</p>		
<p>導讀</p> <p><i>Reading Otherways</i> 可視為西方兒文批評理論界中第一本以女性主義發聲的論述專書，在其中 Lissa Paul 不僅凸顯了讀者的身份位置，且極力張狂地透過“<i>I</i>”¹²(我)的書寫風格展現別於父權宰制的主流學術論述思維，Lissa Paul 這樣的勇氣鮮明的呈現了其將自身女性主義的信仰與日常生活實踐相結合的政治訴求。透過言說與論述建構的主體「我」，並非純然的個人式情感書寫，而是建立在我與其他論述話語間對話而形成的脈絡化的「我」，一如研讀學員幸娥所言「我會信任她是因為她的觀點其實是建立在其他人也這麼說過，所以我不全然只是在閱讀她的個人觀點，……所以我不會特別意識到那個“<i>I</i>”，然即便有其他論述加持或背書，這樣以「我」為出發點的發聲位置仍舊引發西方(兒文)學界的不安、質疑，甚至是否認(這也是父權恐懼的表現嗎?)，尤其在 1998 年 Lissa Paul 為其博士學位辯護時表述的言論可想見一斑。從 1998 至 2009 也已過了數十年之久，自 Lissa Paul 之後，(文學派典的)學術界從未出現類似的書寫方式，Lissa 為自己立場極力辯護之舉成功了，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卻沒有引起學術界的迴響，若以 Lissa Paul 於 <i>Reading Otherways</i> 闡述的觀看之道，這又意味著什麼？</p>		
<p>研讀成果</p> <p>主體何以建構？</p> <p>對應 Lissa Paul 革命性地選擇以「我」做為論文書寫的發聲主體，在場面臨碩士論文書寫壓力的學員之一于珊對 Lissa 這樣的聲明卻產生困惑，以書寫者的位置出發，「不管是以『我』或『筆者／研究者』作為發聲主體，都是我的觀點，雖然筆者(或者是研究者)看起來是比較客觀的『我』，但實際上還是用我的身份書寫，沒有很大的差別，只是為『我』背書」。若從讀者的觀看位置／角度而論，芝安則認為讀者會因為作者使用「我」或「筆者」的不同發聲位置產生不同的觀看感受，以本研讀課堂挑選的論述文章為例，「Herbert Kohl 和 Lissa Paul 的文章比較平易近人，讓你可以一直想看下去……」，即便 Lissa Paul 的「我」讓另一個文化脈絡的讀者產生呼應，但轉換到學術場域時，這樣的發聲位置卻避免不了學術現實的審視盤查，何以產生這樣的抗拒？會是幸娥揣測的「是不是我們期待的研究是站在比較客</p>		

¹² 當日課堂反應，主讀老師對於英文「我」(“*I*”)的使用，卻引起了研讀學生開始的誤解，原因在於：當日課堂主要是使用中文，在中文語境脈絡下“*I*”的突兀出現容易引起聽者對應中文的同音詞「愛」，這樣的語境交替穿插的脈絡引發的歧異與奇特，是不是得以引發另一種思維的革命？值得期待。

觀的立場？」或是像愉婷回應的「現在的主流不是這樣的書寫方式……」。實則由 Lissa Paul 引發的書寫位置合宜性可回歸到兩個議題，一為不同學門訓練的派典問題，吳老師舉出教育學院與外文學門的派典差異「教育學院可以讓你的聲音（／「我」）很清楚，包括 your position、your perspective。……就像我的質性研究老師在第一堂課就大刺刺的說他的論文是從『我』開始到結束，但外文學派重視批判思考的呈現，但它的尷尬也在於無法超越主觀的我……」然不同派典的差異並非是爲了產生對非我族類的壓迫，而是你必須找尋可以說服自己、可以跟隨的派典。再者是誰可以有高度和位置建立派典（paradigm）？一如主讀欣純老師對大家拋出的疑問「到底是誰有權力說話？站在置高點的人是具有學術權威的，不管這個人是筆者、研究者，總之不是“I”，由他發出的觀點是具有權威性的」。

當然 Lissa 以“I”標榜的女性主體發聲位置／論述書寫方式除了帶有解構學術父權陽剛的挑戰意味之外，也產生了另一個反思：當使用“I”的時候，書寫者也好、閱讀者也罷，在使用相同的意符下，如何區別研究學者自身／學術圈內和一般讀者／研究圈外的差異？又或者我們如何能夠像 Lissa 做到這樣的訓練？在使用“I”的發聲詞與立場時，可以帶入多少論述背景與言談？毫無疑問的這樣內化的功夫是需要過程與時間沈澱的。一如吳老師所言「論文書寫就是建立自己 paradigm 的過程，它是一個 process of becoming，你的聲音需要有 background，Lissa 的方式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延伸議題

不可否認，女性主義思潮帶給我們不斷的思考和質疑所處的生存之境，然反觀現在，女性主義最初激進的浪潮（女權主義）逐漸歇緩，隨著三種不同階段的轉折，女性主義已逐漸成爲普遍可以爲大眾接受的意識或議題，但這樣的出現並非存在一開始，而是極力爭取的成果。另主讀欣純老師好奇的是研讀學員對女性主義思潮的閱讀或實踐反應，以「女性觀點」為例，「在理解這樣的議題前，你如何挑戰自己的男性觀點？……還是一開始就很容易的接受和認同這樣的女性思維與觀點？」然欣純老師對於「女性觀點」使用語彙卻讓在場學生在語言使用上產生不知所措的疑問，就像在場唯一男性學員建良是這麼回應的「女性觀點除了是另一種觀點之外，要如何與男性觀點區別或定位？」，女性觀點的提出或許有其深刻的義涵，若將「女性觀點」置換於出版脈絡中看之，「女性觀點會變成界定某種讀者類型或吸引特定讀者對象的分類方式或方便說」。換言之，就愉婷的觀點而言，在行銷策略上，所謂的女性觀點或男性觀點也只是概括性的描述與刻板印象。欣純老師之所以拋出了這樣的疑問來自於自身對女性主義發展的思考，也來自於與朋友互動的進一步思索，「我的朋友說：『世界上有很多問題，都是人的問題！』」然若從性別的角度思索，這些製造問題的『人』是誰？「這裡所謂的人暗示的是男人，因為女人根本不在『人』的歸類範疇中。從寫故事的人、說故事的人、建立教育制度的人、教科書的書寫與審定或者追尋王的歷史脈絡等，在這樣的脈絡下，你如何區別男性的觀

點、女性的觀點或者是人的觀點？」以《白雪公主》童話故事而言，不論是為大家所熟悉的後母或是格林版的生母對白雪公主年輕美貌的嫉妒，其故事母題離不開女性對於自身美貌的爭戰，雖然不再是王子的解救，但被凸顯的故事情節就符合女性主義提出的「女性觀點」嗎？或者只是假女性觀點之名，實際上卻是為男性／父權觀點操控下的另一種看似開放的觀點呈現？

然這樣的討論也因語言架構帶來的宰制與侷限產生另一種弔詭，即欣純老師或其他學員提及的女性觀點或者男性觀點這樣二元分類的用詞容易落入對立的危險與侷限中。就像幸娥的不解「為什麼要區別男性觀點或女性觀點？區別出來意義何在？難道不能以人的觀點檢視嗎？」這樣的不解或是不必然這麼凸顯兩者的差異是否來自現今環境的氛圍？就像蕙年所說的「現在的教育不像以前那麼二元對立，所謂的男性觀點和女性觀點不再這麼對立，不管身為男性或女性，就是我的觀點……」，看似人的觀點似乎帶有一種和平式的一視同仁，然這樣論述劃歸的統一會不會抹煞其他以性別產生議題的可能性？從另一種角度而言，即便是人的觀點仍舊可以因為男／女不同生理性別形構出不同的發言位置與觀點，例如芝安從過去的對話經驗中，提出需關注不同發聲位置的回應「會什麼當他這樣說話時，對方會覺得尖銳或刺耳呢？因為我有時候講話會被人說比較霸氣……」。順著幸娥的提問，這樣的問題與區別重要？或者有意義嗎？如果有，它的意義是什麼？或者這樣的問題可持續開展出什麼樣的深刻的思維呢？欣純老師和我們分享了 Thrry Pratchett 於 2008 年上式的小說 *Nation*，故事中有男孩也有女孩，男孩的敘事線是這樣的：沒有部落儀式賜與的男人刺青，就連自身的男孩靈魂也被遠遠的遺留在男孩島上的 demon boy，在回到為海嘯肆虐與吞噬的本島，身為部落唯一的遺留者，他卻不斷的聆聽到來自 grandfathers 沈重的諄諄教誨與叮嚀，甚而這樣的期待成為另一種叫囂與騷擾。另一個女性敘事線是這樣的：具有英國王室血統的公主也因海嘯漂流至男孩居住的本島，即便對本島而言，公主是一個外來的他者，她卻聽見了千百年來散落在風中的祖靈聲音，這些祖靈是這麼回應公主的“we are grandmothers！”長久以來，所有的 grandfathers 都曾經是母親強裸中的小孩，神／神父和教育告訴這些母親們要以歌聲和食物餵養著他們，在他們出生時，以小孩歌歡迎著他們降生，同時也賜與他們（冰冷的）矛，以便將來他們長大可以殺死別人母親的小孩來保衛家園、保護我們（grandmothers），然這些部落的規訓卻因為異邦公主的介入有了不同的可能，部落的小孩仍舊在誕生在歌聲的歡慶中，但所碰觸的不再是昔日冰冷的矛，而是母親的溫暖……。從 grandmothers 的敘事中，即便是生長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中，母親、女兒、姊妹們等都是被建構的，或者說，當所謂人的觀點都已經被界定成從既定的父權體制下發聲時，再釐清、再定義屬於哪一種人的觀點也產生了許多矛盾與困難。換言之，女性主義追尋的女性觀點真的存在嗎？或者可能有實踐的一天嗎？或者，換個角度，女性觀點是女性才可能具備的思維嗎？建良以其身為男性的性別位置質疑這樣的先入為主的說法「女性觀點一定只有女性才有嗎？男性不會、也不可能產生女性觀點嗎？」建良的問題實則凸顯語言談論性別的侷限，就吳

老師的說法「說到男性或使用男性這個詞語時，你要貼到什麼或貼到誰？……你要如何定義男性或女性，尤其當這些詞不全然對應於生理上的男女時？」由此可知，當我們使用男性特質或女性特質、陽剛特質或是陰柔特質等這些字眼時，是無法直接對應到生理結構的男性與女性，它們變成抽離出來的分類方式或 signifier，弔詭的是，呈載此語言架構的內容物卻是浮動、不安的¹³，無法在過去生物本質論或生物決定論產生出來的派典脈絡，或由其歸納出來的男女就能輕易打發的，即便生物決定論消褪了它的影響力，但二元對立的框架仍舊存在、無可撼動！有趣的是，男女用詞也因為不同派典範疇的相互交錯產生曖昧與不確定性，而這樣的討論脈絡也凸顯的女性主義或性別論述的翻轉。

結語

女性主義的興起並非只是純然思辯、抽象的理論取徑，而是具有政治實踐的訴求，即便這樣的激情與極端使得女性主義染上令人敬謝不敏的負面色彩，我們仍舊不法否認女性主義思潮帶給父權社會在性別觀念的啓蒙上與種種衝擊，女性主義試圖營造一種更加開放、多元的社會，然吳老師卻提醒我們小心謹慎面對這樣的多元「現在的社會真的完全開放嗎？……危險仍舊存在，我們還是要小心」。回到先前的課堂討論，何以欣純老師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將議題拉回女性觀點的質疑或討論？主要的目的並非針對女性觀點的內容意涵，或是定位男性觀點與女性觀點兩者的區別與差異，其所欲意展現的是：在一個社會意識中，群眾的回應方式如何形構男性／女性觀點論述，換成理論用語，即是阿圖塞不斷質問的那個看不見、卻可以召喚主體力量的「東西」，或者是傅柯揭示的居處在圓形監獄上層的監視者，因為這樣無形且無時無刻的監視，促使囚犯將此監視內化……。一如吳老師所言「他們在嗎？看似顛解了，但無形的軌跡仍舊健在」。語言思維無形中建構出我們的二元思維，當我們表達我們的觀點時，我們真的能跳脫出那個早已存在的框架嗎？還是仍舊必須設限於那個框架中？不論是男性觀點、女性觀點也好，人的觀點也罷，這些觀點都已經被定義了，「你很難用單純的『我』的觀點訴說，因為就連『我』也已經被定義了」。但重要的是還是回歸那句老話，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我們必須意識到無形加諸在我們身上的運作，否則「無形的運作只要不為我們意識到便是它再一次的成功！」

【附註十一】主讀人講綱、報告內容、回應問題、研讀學員閱讀筆記

¹³ 課堂上，吳老師分享教授「性別與童話」通識課程的學生反應，吳老師觀察到：傳統的陽剛特質，如有主見、勇敢等，移稜至女性身上成為現代新女性具備特質時，這樣的結果為現代男性接受，然相對的，當現代男性多了女性的陰柔，甚至這樣的陰柔特質勝出過傳統對男性的陽剛期待時，這樣的男性只能為女性視為同伴、朋友，無法將其視為理想的異性伴侶選擇。

課堂剪影



報告情景



回應同學的提問



課堂實景



主讀老師的分享



兩位老師的風采

議題 4：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Gender (兒童文學和性別論述)		
12	時間：12/17/09	Topic3：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Female/ Feminist Subject (兒文與女性主體)
	主讀人：吳玖瑛、陳淑芬	
<p>閱讀教材： Trites, Roberta Seelinger. "Defining the Feminist Children's Novel." & "Subjectivity as a Gender Issue: Metaphors and Intertextuality." <i>Waking Sleeping Beauty: Feminist Voices in Children's Novels</i>.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7. 1-9. & 26-46</p>		
<p>導讀</p> <p>女性主義自一九六〇年代興起之後，兒童文學批評理論也因這股思潮產生了質變。在美加兒文學界中，將女性主義思維帶入兒童文學領域的大將以 Lissa Paul 為第一人，繼其之後，為具有鮮明個人風格的 Roberta Seelinger Trites。本次課堂討論文章為 Trites 的代表作之一 <i>Waking Sleeping Beauty</i>，從其書名我們不難揣測 Trites 訴諸的理念與政治訴求，整體而言，這樣的中心訴求並不是訴諸於部分女性主義者的激進取徑，也一反男性陽剛的犀利與尖銳，而是以平易近人的論述風格，深刻消化與闡述大家理論，省思父權社會體制下的女性處境，這樣的追求也反應在兒童文學與童書創作中，Trites 深信女性主義的啓迪與覺醒也讓兒童小說中的女性得以擁有自己的聲音、或者擁有共多的人生選項等，藉此形構另一種別於傳統女性文學的風景。</p>		
<p>研讀成果</p> <p>何謂「女性主義兒童小說」？可從兩個面相定義，一為女性主義的興起及其政治訴求，一為從兒童小說的歷史脈絡中尋找女性／女童的身影。就前者而言，Trites 開張明義便說明她所認知的女性主義，—不論性別都被公平的對待，Trites 追求的是具有社會正義與公平的女性主義論述，也因為女性具有更多樣性的選擇與解放，她們不再是社會規範形構的傳統女性角色。再者，從童書出版與文學文類的歷史發展脈絡觀之，自英國書商 John Newbery 出版了 <i>A Little Pretty Pocket Book</i>，童書無形中標示的性別意識—贈與男孩一顆球同時，女兒獲得到的是針線—同時也形構出所謂的男童／男性文學與女童／女性文學。在這二元的分化系統中，從 Ballantyne (<i>The Coral Island</i>)、Kingston (<i>The Water-Babies</i>)、Stevenson (<i>Treasure Island</i>) 到 Henty (<i>With Clive in India</i>)，透過島嶼空間或歷史時間虛實交替的將男孩與冒險元素相結合，強調男孩看似野性、開拓等陽剛生物特質；相對於男性的冒險旅程，女性卻是安室於家庭中，即所謂的“Angel in the house”，包括 Miss Charlotte M. Yonge、Mrs Ewing、Mrs. Molesworth 等女性作家，在文本中強調女性／陰性的溫柔、賢淑與宜事宜家等特質，從而形塑女性日後擔任妻子、母親的社會角色。兒童文學中性別的分化也使得童書成為建構「男孩之所以為男孩；女孩之所以為女孩」的意</p>		

識型態物質工具，從而使得兒童適應、展演（perform）出社會認可的形為舉止，達到某種程度的社會性馴化目的。

女性主義帶來了性別重新思考與再定義的機會，包括拒絕傳統父權主義下的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例如：為什麼女生一定要學作淑女、或者學鋼琴、跳芭蕾舞？或者重新質疑看似平常日常生活的家庭分工，從前是「爸爸起來看報紙、媽媽起來做早餐」，這樣的理所當然也重新翻轉、重新組構性別秩序的可能，這樣的可能性也促使性別產生流動與交混的新風貌。再者女性主義也大聲疾呼／批判女性因性別結構帶來的受難與犧牲，例如女性因為具有善於照顧的母性特質，必須擔負為家庭或小孩犧牲的甜蜜十字架，這樣形構的「女主內、男主外」結構也成為社會對性別的基本預期與假設，當女性逃避社會賦予她的天職時，她將為社會撻伐與譴責。從拒絕性別刻板印象的再製、反對成為性別犧牲者，這樣的政治理念最鮮明的特徵也在於尋找女性長久以來被壓抑的聲音，這樣的壓抑自於長久以來對女性主體性與人性尊嚴的承認與認同。更甚者，女性被迫消音的情景無時無刻發生在日常生活中，而透過不同的角色位置扮演的父權代言者，不斷的在女性成長過程施壓，就像是大人（最常是家中的女性長輩，因為女性擔負教養小孩的重責大任）告誡小女孩的「女孩子靜靜」（閩語發音），抑或在行動藝術家葉子啓早期自編字導的（女性）小劇場劇本《嗚·吾·舞·悟》中，文本描寫女性面對性暴力時，卻遭到男性施暴者緊緊摀住嘴巴，只能發出嗚嗚嗚的聲音，這樣的單音象徵著女性無法發聲為自己身體權捍衛或者無法拒絕成為受難者的悲哀，抑或是在李昂《殺夫》筆下鄰家婦人阿罔官對林市的閒言閒語，林市面對的父權桎梏不僅來自丈夫直接的身體暴力，更甚者還有阿罔官的假道學的道德批判，就後者而言，這樣為父權吸納、收編的傳統婦人反而成為女性最大的迫害者。就女性主義（早期）理論系統而言，為社會形構且為父權認可的性別角色等於是放棄自我主體性的女性，成為仰望父權、希望獲取父權認同的依附者。

在此女性主義思維脈絡下，也帶給兒童小說新的女性主義視野，包括關注女性角色的主體性與形象翻轉，當然也不乏具有男性化特質的女強人角色¹⁴，然值得關注的是：讓女性得以輕盈的運用屬於女性本有的力量與特質—機智（trickery）、美貌—達到鬆動父權體制的目的，這是一種屬於梅杜莎的笑聲力量，而這樣的勝利與成功也標榜不同於男性群體競爭的價值觀。若將記錄視角拉回（具有女性主義特質）兒童小說場域，文本敘述結構也形塑文本女性主體性的建構方式。何以言之？從理論思潮論之，Trites 使用的「主體性」概念實為脫胎於後結構女性主義，所謂個體的主體性為語言所形構，這樣的語言包括個體使用的語言，或者外在環境加諸於個體上的語言編織，這樣內外部的語言表述與網絡形構了個體身處在象徵界的多重主

¹⁴ 顯而易見，這樣的角色形構只是換上女裝的父權主義，在權力流動中，女性只是父權主義把玩的元素，表面上或許歡慶著、大聲疾呼著進步的女性主義，但這樣的思維卻建立再重新穩固二元陽剛/陰柔對立的性別結構，然這樣的表述也無須大力撻伐，若從時代興起的歷史脈絡觀之，這樣女性形象的出現也是一種時代產物，代表一個時期對女性主義的嘗試。

體性，換言之，使用符號的人類亦為符號所架構，語言決定了「你是誰？」(The subject depends on language to define his or her very being.) 這個重要命題，若將語言與文化論述並置而論，語言也構成了文化重要的要素之一，因此文化也決定了你的角色與身份，同時決定你使用的語言樣態，即主體根據不同的場合扮演不一樣的身份或角色，由此不同的主體位置形構也編織出不同的語言。閱讀文章中，Trites 也提及女性主體位置的流動性，主體概念的流動與不穩定暗示女性主體性的複雜，換言之，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生理的、社會建構的性／別為女性建立主體的認同過程帶來了不同層次思考，也因此這樣的主體涉及、定義的「我」概念也是不斷變動的。

再者，在文本中，追尋女性主體的敘事結構也因鑲嵌在互文性的架構中產生另一種辯證關係與對話。這樣的互文性概念源自於巴赫汀「眾聲喧嘩」的對話理論，轉化至女性主義兒文小說時，眾聲喧嘩的對話機制著重於性別結構的特殊性，由此關注女童（具有兒童與女性的雙重邊緣性身份）於敘述結構展現的互動與協商過程，藉此形塑女性主體的能動性（subject agency）。然 Trites 表示，因互文性產生的對話也是多樣的，藉由主客體對調與互換，經歷不同位置的角度與視野，這樣的位置轉移也為主體帶來了對自己主體身份的重新確認與認同。而女性為自身命名的行徑也與自身為社會既定的名字形成一種互文性的對照，主讀老師之一陳淑芬老師以英國早期經典電影《凡夫俗女》(Educating Reta) 為例，說明女性為自身命名蘊含的性別政治意義。Mrs. Susan 身為已婚的工人階級婦女，卻對英國文學心生嚮往，這樣的期待不僅是對文學學科本身的熱愛，其所訴諸的是對中產階級生活品質的認同，因此她稱這樣亟欲跨界階級的自己叫做 Reta。對知識真理的渴望與追求，促使 Reta 決定註冊成為空中大學的學生，為了尋找為社會規範壓抑、失落的真實自我，她以藥物抗拒了社會賦予女性「生孩子」的必然使命，但這樣對母親角色的拒絕選擇也讓 Reta 的婚姻告吹，然這場離婚卻真正帶給 Reta 從婚姻枷鎖解放的自由，藉由 Reta 離婚後的選擇，文本也讓女性指涉讀者重新思索除了結婚、步入家庭之外的其他可能性，而 Reta 的命名意涵也象徵著 Reta 勇敢的拒絕成為父權既定框架的女性角色，且這樣的主體能動性為女性本身力量的覺醒，且其力量之大讓 Reta 得以完成階級與性別的翻轉與跨越。值得一提的是，此部電影的經典性在於喚醒／啟蒙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對其生命經驗的反省，回溯過去的生命經驗，在場的吳老師和淑芬老師一致認同此部電影對其性別意識的影響「要結婚還是要繼續升學」？

不可諱言，女性對自我的追尋是倍感辛苦的，以 Reta 為例，只是單純的享受知識，對自己的生命選項擁有發聲權，然這樣看似單純的追尋卻嚴重地侵犯父權體制，挑戰既定的秩序結構，這也是為什麼 Reta 婚姻失敗的原因。另一種互文性並不只是發生在單一文本中，而是文本與文本間的對話，以 Jean Rhys 的 *Wide Sargasso Sea* 為例，*Wide Sargasso Sea* 可視為對《簡愛》(Jane Eyre) 的前傳，*Sargasso Sea* 實則是莊園主人羅徹斯特的合法妻子，然在《簡愛》中除了為精神病所苦的恐怖叫聲外，*Sargasso Sea* 從未說過任何一句話，她的名字也從未在文本中提起，只知道

她是「閣樓上的瘋女人」(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在 *Wide Sargasso Sea* 文本中，Jean Rhys 解釋了 *Sargasso Sea* 瘋病產生的原因，基於一種物化女性和炫耀殖民產地掠奪品的白人種族優越心態，暴力的帝國主義將 *Sargasso Sea* 強行帶至大英帝國，文化的陌生與強烈的思鄉情懷，使得 *Sargasso Sea* 成為帝國主義的犧牲品，不穩定的精神狀況也成為第三世界女性對帝國主義的控訴，而 *Wide Sargasso Sea* 與《簡愛》的並置可視為女性聲音對帝國主義的互文性批判。

延伸議題

當睡美人醒過來之後，王子要幹嘛？

面對在場研讀學員對《凡夫俗女》的隔閡也引起兩位主讀老師一陣感慨，就連淑芬老師也戲言「我們那個時代的女生不用特別修女性主義的課程，自然就會成為女性主義者」。然女性主義對性別議題的開放卻為女性產生另一種現象，吳老師以自身女兒穿著舉止為例，道出身為母親的煩惱「她真的不會穿裙子！」。對比十幾二十幾年前整齊的百摺裙制服，國小女學生的制服為休閒式的運動服取代，學校制服的解放，百摺裙呈現的女孩家庭教養、身份與位階的象徵符碼，已經為運動褲徹底鄙棄，而這樣改變也促使女孩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者感受到男生、女性的差異，除非家長的勸誡與規訓介入女孩的行爲舉止，否則，小女孩會以最自然、快樂的方式表現她對裙子的關係。若回到女性主義最初的政治訴求，其目的無非是企圖喚醒女性的自覺意識，藉此找到自身生命的主體性與能動性，然對女性的開放卻使得女性認同男性的權力，這樣的危機尤以教育現場最為明顯，這樣一面倒的方式突顯了女性把過去為父權所壓抑／壓迫者當作認同的價值與工具，換言之，在這樣認同脈絡下，「女生也可以當男生，可以打人、說髒話」，在女性主義深入父權意識的後數十年，女性真的在開放的思維中找到屬於女性自身的自我主體性嗎？這樣的現象值得投入更多的關注。

若將關注焦點拉回當週閱讀文章，回應人建良也以不同的性別位置，表達他的閱讀感受「有一種被排拒在外的感覺」，這種排拒在外的感覺源自於Trites對女性主義的定義和其政治實踐產生的矛盾拉扯。建良表示Trites的基本主張是平等的對待每一個人，不論階級、性別或種族，女性主義思維訴求正視、關注因性別結構產生的權力關係與問題。然有趣的是，論述文本架構出來的談論對象包括女性、女孩與女童，卻沒有包含男性群體，顯而易見，*Waking Sleeping Beauty* 的核心論述焦點以喚醒沈睡的女性為訴諸對象，但這樣的作法卻忽略了另一群體聲音的論述，也使得建良感受到因性別產生的閱讀隔閡。而這樣的隔閡也使得建良在課堂討論中一直反覆的追問著「當睡美人醒過來之後，王子要幹嘛？」。弔詭的是當這樣問題拋出時，現場的對話與互動卻活生生的展演了因性別結構產生的相異語言認知。何以言之？在研讀學員眼中，建良是個善於表達，或善於陳述自身觀點與意見的人，然在談論女性主義相關議題的課堂上，急切的為心中概念化的男性（及下文中的「他們」）發出不平之聲的建良，卻因為內心聲音無法清楚表達的尷尬與苦楚使得他陷入失語

現象，迫使他必須不斷的用更多的語言鋪陳他的感受，在這樣的鋪陳中也包含著他個人矛盾的立場表態，甚至在為「他們」發聲的同時，也想和「他們」劃清界限。這樣表達困境的產生也來自於其他學員對問題的直接回饋，且這樣的不加思索也使得建良拋出的問題又反撲回到他身上，甚至到場女性這樣的回應也叮的他滿頭包……。以下將呈現當日課程（部分）對話，讓讀者得以捉摸現場的論述流動過程：

建良：睡美人醒過來之後，王子要幹嗎？

吳老師：大家知道，在格林童話原版中睡美人不是被王子吻醒的，是自己醒來的，吻醒是文學家後來加的魔咒。

蕙年：王子為什麼一定要做什麼事？故事還是可以繼續下去啊！可以有別於傳統的新故事。

建良：當王子失去他的功用時，他來這邊幹嘛？……有種莫名的尷尬，他的存在意義就被消滅了，他是多餘的。

蕙年：王子的存在意義為什麼要喚醒睡美人？另一個人生不可能嗎？

吳老師：還是……，王子還是在，只是少了那個動作，但是他還是從那裡開始。

淑芬老師：除了當王子之外，你可以開始想要幹什麼？

吳老師：童話（文類）必須有這樣的故事線才能彰顯……，問題在於故事線可不可以改寫？看樣子改寫的意義對你來說不太大。建良的意思是這樣嗎？

幸娥：（在《史瑞克》第三集中）他的公主被救走了，但Prince Charming仍舊沈迷在一定要救公主的那個角色，所以他一定要爭取回屬於他的東西或權力，但他一定要僵持在那個身份裡面嗎？

蕙年：當公主不需要王子救贖時，王子的生活還是會繼續下去……。

淑芬老師：你可以找需要你救贖的公主，像是越南新娘……。

建良：其實我也沒有一定要救公主，……只是沒有公主要讓我們救，我們到底要幹什麼？……王子到底要幹？

愉婷：為什麼一定要和公主有關係？你就想當一個女性主義的公主遇上一個性別主義的王子。

蕙年：為什麼一定要睡美人王子才能彰顯自己的價值？……

「當睡美人醒過來之後，王子要幹嗎？」建良所得到的答覆，無非是蕙年「王子為什麼一定要做什麼？故事可以繼續下去……」，或者像幸娥質問的「為什麼一定要僵持在必須解救公主的王子身份裡面？」，或者是愉婷納悶的「王子為什麼一定要和公主有關係？」或者是淑芬老師的玩笑式建議「你可以找需要你救贖的公主，像是越南新娘……」。當睡美人醒了，王子失去了拯救睡美人的機會，沒有這樣的橋段，或者沒有可以讓故事繼續下去或步上軌道的關鍵動作，建良「卡住了」，這樣卡住式的思維也凸顯在語言的表態上，從建良的發言觀之，從「睡美人醒過來之後，王子要幹嗎？」、「當王子失去他的功用時，他來這邊幹嘛？……有種莫名的尷尬」

到「只是沒有公主要讓我們救，我們到底要幹什麼？……王子到底要幹？」，他一直反覆的為能突破困境的王子發言，但所有的回應或是不是回應的回應，讓他的問題不斷被懸空，且這樣的懸空並非由無言的沈默填滿，而是被不同發言人的話語駁斥／詮釋。對他而言，王子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沒有公主要讓我們救，我們到底要幹什麼？」在場的回應多半聚焦於公主與王子的解構或重構的關係，故事當然可以以更多的可能性繼續下去，但建良不是不知道故事可以換個方式進行，而是真的有東西讓他卡在那邊，這樣的瓶頸最後為淑芬老師破解「因為從小到大他只知道他要當王子，公主走掉之後，在傳統的文化建構下，他不知道他要做什麼？」，壓迫是雙向的，在父權壓迫女性的同時，男性並非都是絕對的優勢者，他的高處也是被建構出來的。也因為淑芬老師的提點，建良發出了忿忿之聲「女性主義興起時，男性要echo，但在她們覺醒時卻忽略這些王子，就只怪他們……，他們連生存的價值都被剝奪了，從來沒有和他們討論該怎麼做？」

這句「從來沒有和他們討論該怎麼做？」的確讓在場其他研讀學員意識到另一個性別角度的視角與經驗，而芝安疑惑的是「相較於女性性別意識的啟蒙是有脈絡可循，為什麼建良會卡在那邊？」吳老師以為這樣的問題仍舊要歸結到男生無法避免的社會加諸在其上的框架與期待，「如果一個男人開展出來的作為非昔日的爭權奪利，社會會接受嗎？會認同嗎？這是父權體制下，男性面臨不公平與困境。……女生為什麼可以這麼自在？是因為我們可以認同男性的成功，但不成功時，沒有關係因為我們是女人，我們有退路！」吳老師所指為何？以一個系所的行政主管為例，這樣的行政位置是一個中立的概念，或者說一個等待性別介入的「空」(empty)，若是男的擔任此行政職，大家便對這個位置有所期待，希望這個主管展現男性該有的作為和權力。相反的，若是女生擔任這個位置，她無須有大的作為、大氣魄便會受到其他人的鼓勵與肯定，由此可知，性別結構會影響其他人對這個行政主管的看法與評價，而不同的性別也隱涉了不同的社會期待。在既定的框架下，男生可不可以做出突破社會既定刻板印象的選擇？答案是可以的，但吳老師表示，這樣的選項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你必須為自己證明什麼……，除非脫離社會才不會為社會干擾」。當女性主義追求女性的主體性時，相關男性研究也企圖追求男性的真正解放，但唯有整個社會結構與二元分化的語言結構徹底翻轉，或者當所有的價值體系不在有高下位置的差異分別，或許這樣合而為一的理想之境是可以實現的……。

結語

We Are Born Gendered!

「當睡美人醒過來之後，王子要幹嘛？」課堂上由這句話延伸的對話架構也展演了語言結構的侷限或者說特質，即所謂的分化，一如幸娥所強調的「當我必須找另一個和我生理結構不同的人相應證時，其實我是在做分化的工作」。王子相對於公主，這是相對、分化的語言表述框架，但這樣的對立也呈現出複雜的二元關係，包括生理性的身體差異、但這樣的生理性不同也同樣為社會所建構，換言之，生理

差異本身的分類系統亦為社會建構的一部份，因此公主與王子，不僅是性別問題而已，但性別也是大問題，一如吳老師引述其美國教授的一句話為例 “We are born gendered!”。因為在這個社會結構框架下，我們要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而性別因素也會帶入你所扮演的任何角色，甚至性別也和階級、種族等其他因素相牽連。這堂討論課快趨近尾聲時，建良又拋出了另一個疑問，詢問現場其他女性的看法「一個女人為愛放棄一切，是值得鼓勵的；但一個男人為愛放棄一切，是沒用的」，姑且不論這個問題本身的邏輯性，這個疑問句反應了社會對不同性別的期待，從這個問句觀之，可以清楚的看出傳統對女性角色的建構，女性是客體、只是男性主體的一部份。但這個問題或許在十年前是可以引起共鳴的，要現在女性為愛放棄一切，這個答案未必是肯定的、值得商榷的。另外從問題的適切性而言，以一個女性位置觀之，幸娥也覺得這樣的問句似乎又把女性定位在傳統、制式的社會框架中，對一個試圖努力跳出父權框架的女性，這樣的說法與評價無疑是一種語言暴力「當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又同樣拿那個框架框在我身上，我好不容易從那個框架跳出來，有我的思考了，現在又把我的選擇性去除掉……」。

【附註十二】主讀人講綱、報告內容、回應問題、研讀學員閱讀筆記

課堂剪影



報告同學的剪影



回應同學的疑問



主讀老師的風采



兩位老師的互動

議題 4：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Gender (兒童文學和性別論述)		
13	時間：12/24/09	Topic3：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eminist Discourse
	主讀人：蔡欣純	(兒文與女性主義論述)
<p>閱讀教材： Hourihan, Margery. "Introduction" & "Rewriting The Story". <i>Deconstructing The Hero: Literary Theor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i>. London: Routledge, 1997. p.1-8, p.203-235</p>		
<p>導讀</p> <p>在二元的語言架構下，我們無法絕對成功的挑戰／顛破二元思維，但在這樣的侷限與瓶頸下，我們這般期望與亟求打破二元結構的意義何在？又原來的二元和後來被打破呈現的二元又有何差異呢？而與二元架構同聲一氣的語言，又該如何超越之上尋找新的表述方式呢？在本週研讀的文論中，Margery Hourihan 關注長久以來浸淫在文化中，為我們聆聽、也由我們不斷講述的英雄故事是呈現如何的面貌？再者藉由四個章節的鋪陳，試圖重新講述英雄故事，這樣的重新意涵讓英雄¹⁵故事有了其他的可能性與相對空間……。</p>		
<p>研讀成果</p> <p>從神話傳說、希臘羅馬史詩（如 <i>Ulysses</i>）到近代圖畫書經典《野獸國》，我們在怎樣的英雄故事傳統中被餵養長大的？不論是從（成年）英雄的「啓蒙、歷劫、歸來」或是小男孩的「在家、離家、回家」等為我們熟悉的線性結構，在這樣恢弘的英雄架構中，其他角色如英雄的母親、英雄的女性伴侶或是威脅英雄的女巫，還是英雄在完成啓蒙成長儀式必須屠殺的敵人等，這些些的角色元素又是如何被擺放呢？Margery Hourihan 藉由四個章節的鋪陳，試圖解構西方白人建構的英雄概念。在傳統的史詩結構中，英雄的組構成份無外乎英勇、自信、具有行動性等，藉由父權文化不斷的產製、輸送，這樣的元素同時也固著了英雄類型，一如主讀欣純老師所言「一定要有所作為才可以被稱之為『英雄』，即便他不想這麼做也不行……」，這樣固著不僅形構了英雄類型的絕對性，甚至讓英雄沒有轉圜的餘地。</p> <p>而英雄的絕對性也讓讀者適應了線性發展的閱讀經驗與故事期待，包括英雄最後一定要有所行動，剷除／消滅邪惡的力量才能大快人心，這樣明快的敘事線相對</p>		

¹⁵ 這裡談論的英雄不是實體的人物概念，而是偏向抽象的位置概念。

地也讓讀者沒有空間思考英雄內在的掙扎、矛盾或質疑等。另一方面，英雄的絕對性也強化了二元結構的不平衡，何以言之？因為居處在相異的對立位置上，這樣的對立造成兩方位階的不平衡，從而產生高下、優劣之別。換言之，在文本中，英雄的敘事是一個強而有力的主線，而英雄是個具有權力的壓迫者，而這樣的陽剛尤以具現在英雄與文本故事中的女性角色相關。大抵而言，女性角色是依附在英雄之下的，她／她們的重要性建構在與英雄的關連，與英雄相關的女性角色多半不脫離母親、公主與女巫等原型，然這些女性角色在文本中被擺放的位置亦是有所差異，較為特殊的是母親形象，母親或以輔助與餵養英雄的角色出現，這樣的善良母親原型佔了多數，當然文本中也不乏出現壓抑或控制英雄能量的邪惡母親，尤其是在兒童文學文本中，權力高漲的母親被描述成負面的形象，例如《野獸國》的母親被描繪成一隻噴火龍。再者，英雄所象徵的絕對正義與良善，也使得文本結構著重表現英雄敘事，包括英雄如何征服敵人、如何凱旋回歸等，但對於英雄的大量描寫也壓縮了敵人形象的塑造，使得敵人缺乏立體發展的可能與空間，這樣的扁平性壓縮使得敵人完全為了服膺英雄完成其偉大旅程而存在。缺乏敵人（對英雄）的敘述觀點／角度，也讓英雄的入侵與殺戮具有關免堂皇的正確性，從而掩蓋了光榮背後的暴力與血腥，欣純老師以 Le Guin 的作品為例，從被入侵者的角度揭露善惡對立的模糊性……。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部落長期以來受到鄰近勢力的掠殺，一日部落守護的乾涸噴泉噴出了甜美沁涼的泉水，部落人以爲這是一個象徵出兵的時機與徵兆，被入侵的部落勇士無不希望剷除令人憎恨的入侵者，以恢復昔日的部落秩序，然這樣揭竿起義的鼓譟之聲卻被族中年老的酋長極力反對，他說了一句令人發省的話「求求你們不要讓噴泉噴血！」然這樣懦夫的行徑卻為族中勇士所不恥，最後從長老的口中揭露部落受到侵佔的原因，因為部落人使用文字、也因為信仰的宗教，在入侵者的眼中，部落人是惡端與異教徒的代表。換言之，所謂的受害者在對方眼中卻是十惡不赦的萬惡之淵，而這樣的價值判斷使得非我族類的標籤也變得牽強與矛盾。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英雄形象的絕對性就像鋒利的兩面刃般，在英雄奮力砍殺異己的同時，也斲傷了英雄自身，這也是父權制度長久以來在張揚陽剛特質的同時，對男性（不論是英雄或非英雄）造成的壓抑，何以會有這樣的思維？課堂上欣純老師不時提醒大家注意傳統英雄旅程結構如何聚交於文本的著重點：「一些細微瑣碎的部分都不會被講出來，像是在英雄戰勝返鄉之前，部落的其他人是如何過他們的生活的？有些事情的重要性就被抹滅了……。」換言之，文本組構的情節就像聚光燈一樣是有選擇性的，「文本只選擇呈現某些部分，剩下來的部分沒有機會被選擇上去」。這樣的結構也架構了所謂的二元對立，「無形中便形成了細微、瑣碎或不重要的部分，同時重要和不重要就被定義出來了」。而男性英雄對瑣碎事物的不說也讓建良有感而發，娓娓道出自身的日常生活經驗，他表示男性亦有瑣碎的時候，但「當男性談論自己的瑣碎和細節時會和女性拿到的回應不同」，換言之，這樣的刻意忽略源自於社會結構不太允許男性表現他的細節或是示弱，因為這牽涉情

感的表達與關係的展現，這在英雄故事中是不被允許的，因為英雄是孤獨且堅強的。

由此，從 Margery Hourihan 對於二元秩序重新反省中，現階段我們該如何重新思考二元意涵中的絕對關係？然弔詭的是，受限在無法突破的語言架構，現階段的文本強調的是相對關係，這樣的相對關係的落實便是，「你告訴我所說的好是什麼，同時也讓我知到壞是什麼，以光明與黑暗為例，打破二元並非意味不要光明和黑暗，而是知道黑暗的故事」。這樣的思維同樣也反應在研讀學員的回應中，佳恩表示「明／暗二元對立就像是意識型態不可能完全消除，只能說不要只提 A 沒有提 B……」，雖然這樣的改變是緩慢，但未來會一直走來……。

延伸議題

這堂開放性的討論氛圍雖然一如往嘗試非常熱烈，話語符碼不斷的流轉與出現，但一如幸娥觀察到的「我們仍舊陷在語言的困境中，無法用語言表達清楚我們想要講述的東西，也無法catch對方想講的……」。何以大家的言論會產生這個的面貌呢？是因為我們終究無法脫離我們現今所處的社會或認知環境，當我們站在某個位置發言時，在這位置背後有一個背景、有一個結構，構成我們言論的基礎，這樣的核心就是我們所說的「父權」。以英雄的概念為例，存在每個人心中是不同的英雄概念，這樣的理型概念訴諸於語言表述時卻是窒礙難行，這樣的表述情境無關乎談論聚交與否的問題，而是在呈現一個語言談論的樣態。然談論的英雄概念也必須以Margery Hourihan於文論中呈現的論述書寫結構與挑選文本的標準合而觀之。

何謂英雄？

不論是重新閱讀英雄故事、改寫傳統英雄面貌（即所謂的“rewriting”），或是提供另一種新的英雄故事（即所謂的“new story”），Margery Hourihan挑選的文本內容或類型無法獲得大部分研讀學員的共鳴。針對英雄故事的重構，建良提供了其他較為貼切主題的英雄故事文本，如《龍魔》（*Dragon Bane*）。然在英雄定義的重新翻轉部分，卻出現更多歧異的聲音，以佳恩為例，她提到「愛麗斯是個小女生，有其女性的視角與觀點，但終究是一個夢，如果這樣的遊歷也被視為英雄的比喻，那麼只要不同於傳統英雄的男性框架，就可以被稱為英雄嗎？那麼一切都是……」，愉婷也指出Hourihan挑選的文本似乎有跨故事類型，且這樣的跨越讓英雄主題更加模糊，「主軸是探討英雄概念的翻轉，英雄涵涉冒險故事，又跨到愛麗斯的旅遊故事……」，從英雄故事、冒險故事到女性遊歷故事的串連，「因為都是旅程，所以可以扣闖英雄主題嗎？」然蕙年卻持著不同的看法，分享了她對Hourihan的理解，「她想強調的是我們賦予英雄什麼樣的刻板印象？當時代的潮流轉變時，英雄不能有新的定義嗎？……還是當你有這樣既定的刻板印象時，你很難接受其他的特質……」。換言之，Hourihan的翻轉試圖進行一種論述的突破，雖然這樣的努力仍舊捉襟見肘，「不要二元論卻還是陷入另一種二元論」。然不論是抱持著反定、質疑或贊同的態度也產生了另一個問題，一如芝安提醒的「當你否定這個結構時，是不是

你本身既定的英雄形象還是落實你的心中？」這樣的落實也意味著另一種個人式的英雄形象與概念之強化。英雄概念引起的模稜兩可是不是可以由另一種概念替換呢？幸娥表示她為英雄概念限制產生的思維困擾，「我一直被作者提出的『英雄故事』限制，作者舉出的文本試圖陳述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角色或人物來當主角，而不是只有英雄，如果只停留在英雄無法進入文本」。換言之，作者想要傳達的不僅是某種傳統英雄特質的重新思考，更甚者是以主角或角色的方式看英雄不同的特質。英雄概念的確需要注入另一種新的活水，但這並不意味昔日大快人心的傳統英雄沒有存在的必要性，「尤其是當我面對有些瑣碎時，希望有這樣立即性的方式幫我處理問題」，但卻不需要時時刻刻仰賴這樣的價值觀，因為這只是一種選擇性與可能。英雄這個概念是不可能從父權制度中連根拔起，一如欣純老師總結的，當我們還是需要英雄的情況下，「我們要重新思考我們為什麼需要他的原因、需要的面相和需要他的時間點」，順此脈絡，除了表現勃發的行動力與解決問題的優越性外，英雄這樣的概念還沒有被陳述的部分是什麼？，所謂的英雄可不可以以不同的理由存在？而不是只為了解決問題而存在！

故事一定要有結局嗎？

除了英雄形象的絕對性，二元結構也使得英雄故事的敘事結構產生另一個問題，而這也是欣純老師不斷要學員思索的部分，「我們為什麼需要明確性？」、「我們對於明確性的寄託是怎麼來的？我們可不可以有其他寄託的可能？」這裡的明確性指及的是事情一定要被解決、一定要有結果。按照這樣的說法，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我們的思維結構中對於明確性的期望，是否來自於教育養成或是為閱讀灌輸的概念有關？我們是否可以接收沒有被解決的結果？對於開放性結局的接收是在場學員所認同的，這樣的接收來自於研讀學員皆是有經驗的讀者，對於文本的解讀與詮釋，有自己獨特性的觀察看法，然愉婷提供了自身參與歐洲影展的觀影經驗，為「開放性結局」提供有趣的對照與思考，「對我們這些讀者而言，結局開放或閉鎖都沒有關係，但為什麼要有開放性結局？或許是針對習慣要有結果取向的讀者類型而言，因為沒有結局就不懂文本想要表達的意涵，或是他們無法從過程中推測作者的文意……」，換言之，開放性結局的不明確，賦予了讀者參與文本甚至解構文本的權力，但前提是讀者的閱讀功力需被提升。

史瑞克的翻轉

昔日的英雄由男性佔據那個位置，他所展現出來的敘事線或許就是線性，那麼現在這個位置換成女性，她可以開展出什麼樣的面貌呢？或者換各說法，女性做為英雄的概念是否可能存在呢？女性開展出來的英雄面貌是機智、巧取，這樣的輕盈有別於男性的恢弘與沈重，然這樣的論述就只能開展出這樣的光景嗎？若以女性英雄訴諸的特質詮釋動畫《史瑞克》又能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史瑞克》文本可謂是具有顛覆性的童話動畫，包括英雄與公主的外貌、噴火龍、英雄的行徑等，然這些元素的顛覆性操作在一些學員眼中卻是不成功的，例如幸娥認為公主自立自強的

模式終究落入男性暴力行爲的表現，「臉馬上變成很悍的臉，當下你就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女生一定要用這樣的方式自立自強嗎？」抑或者像愉婷所說的，《史瑞克》翻轉的意義不在潛在的顛覆力量，而僅只是提供娛樂效果「讓公主不要當公主，讓公主不要和王子在一起，就兩個妖怪在一起……」，可以說《史瑞克》的翻轉只是讓男性扮裝成女性，因為只是彼此的位置對調，這樣的翻轉產生出的力量是不具備強大能量的顛覆力。然這樣的顛覆產生的失敗也讓佳恩對「女性定位」產生另一種疑惑，「當我們覺得女生快跟男生一樣的時候，我們都覺得你在跟男生一樣，而不是覺得這是女生自己表現出來的方式，或者是女生自己想要的東西就是這個樣子」，這樣的疑問可從兩個面相思考，一是位置角度，個人的角色是不斷轉移的，當你改變自身的位置時，即便你是女性，你也必須扮演男性角色，「當你處在由父權建構的位置時，即便你用女性的身體出現，你也會習慣這樣方式與思維」；再者是必須回到意識型態的問題，即便是《史瑞克》在螢幕前大力翻轉、解構傳統童話故事的刻板印象，然吳老師表示，文本的敘事線和元素的操作與擺放方式仍舊脫離不了基本的線性結構，而這樣的結構就是我們構成言論意義、無法脫離的意識型態（大 I），換言之，所謂的顛覆在某種程度上是重新強化既存的刻板印象，然在這大 I 的框架下，文本仍舊出現不少的顛覆的元素，姑且不論其是否具備理論實踐的成功，我們仍可關注它與原文本或互文本之間產生的互動與拉扯張力，即「出現這些元素要和讀者玩什麼？」，例如接受史瑞克深情的一吻的費歐娜公主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I don't understand; I'm supposed to be beautiful.”，讀者又該怎麼解讀呢？

結語

如影隨形的父權結構當你意識到他的存在時，你會被它壓的喘不過氣來，但如果你沒有意識時，他卻會沁入你的骨髓，會影響你任何的判斷與選擇，唯一的方式便是學會與他共存。以《Career 職場情報誌》提出一項調查為例，文章提到：台灣和本年輕族群出現「草食創業家」¹⁶的現象，不同競爭型的肉食動物，草食男女安於自己小角色，但這樣的選擇是一種認知後的選擇？還是一種不自覺的狀態呢？如果是前者，草食男女的存在的確開展出另一種論述的可能，但草食男女仍舊需要留意其所身處的位置與環境，因為還是有虎視眈眈的肉食動物，即便你不想爭惹他，若草食男女以為成為草食就可以永遠與肉食動物劃清界限，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這樣的認知也帶來沒有意識到壓迫的危險，甚至沒有意識他們的選擇其實也是一種被他人設定好的限制。然愉婷卻覺得這樣的報導方式，儼然是影射肉食動物與草食動物的競爭優劣之別，在理論邏輯上，either/ or 在同時交疊時是最有能量的，吳老師也提出另一種理論實踐的可能性，即「either/ or 可不可以同時 both/ and，就是不可能既是草食動物或是肉食性動物？」以個體的實踐性而論，both/ and 的狀態只

¹⁶ 這些草食創業家無意追求企業成長與市場佔有率，創業純粹只是為了滿足自我樂趣，掌握人生自主性，不用再聽命受制於老闆；在創業項目選擇上不關心全球市場佔有率等商業利益或獨佔等問題，而以身旁周遭一些細小、有趣的商機滿足。

能以either/ or 的先後次次序方式呈現，或許這就是人的意識，也是人的侷限，然或許欣純老師和吳老師所說的「因為這樣的侷限，我們看見了both/ and的可能性，但是這也是一種永恆的失落，因為按照拉岡的說法，這樣交疊的可能性是無法達成的，只能以不斷流轉的慾望形式存在著」。

【附註十三】 主讀人講綱、報告內容、回應問題、研讀學員閱讀筆記

課堂剪影



報告同學的剪影



回應同學的解讀



聆聽學員討論的主讀老師



加入對話



課堂情景



研讀同學的提問

議題 4：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Gender (兒童文學和性別論述)		
14	時間：12/31/09	Topic4：The Valu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兒文何價之有?)
	主讀人：劉文雲	
<p>閱讀教材： Zipes, Jack David. "The Value of Evaluating the Valu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Sticks and Stones: the Troublesome Succes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Slovenly Peter to Harry Potter</i>.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61-80.</p>		
<p>導讀</p> <p>兒童文學不曾存在過？或者應該說兒童文學從來不曾「為兒童」而存在。Jack Zipes 在本文中提及兒童文學自 1945 年以來的改變，共分為「童書商品價值的提升」、「童書作者、插畫家身價的提昇」、「童書價值被學院、圖書館、機構決定」、「童書價值商品化的現象」等四個面向進行談論。兒童文學從產出到評論，都是成人所為，並且排除掉兒童的聲音。在兒童文學中，所謂的「正典」，可說是學院內所代代培養、打造出的產物。甚而在當今視文化作為行銷符碼的資本社會中，童書已被包裝成一項商品，和它周圍的相關產業一起販售。面對這樣的大環境，兒童文學的價值又該如何被決定呢？</p>		
<p>研讀成果</p> <p>在本文論中，Jack Zipes 重新省思（美國）兒童文學界自 1945 年以來的改變，分別從「童書商品價值提升」、「童書作者、插畫家身價提昇」、「童書價值被學院、圖書館、機構決定」、「童書價值商品化現象」等四個面向進行談論。對照美國的閱讀教育概況，兩位老師也分別分享了在美國求學期間體驗到的兒文現象。在美國，兒童文學不僅作為語言學習的教材，吳老師表示，藉由教育途徑輸入的政治環境與力量也對兒童文學的發展形構具有不可忽視的力量。簡而言之，政府的政策走向與推動方式也需納入考量，即不同在位者的教育政策無形中也形塑兒童文學的發展。文雲老師以布希為例詮釋這樣的概念：強調 “no child left behind” 的布希一度將著重文學價值的閱讀導向以考試為主，這樣的政策結果促使明確的語言教材手冊讀本取代了開放性的文學文本選讀，從教育的實際面相而論，考試取向的閱讀功效在於把關孩童的基本語言能力，孩童明顯進步的好成績連帶使得學校名聲提升，也為學校帶來共多的捐款，使得學校營運更加順暢，然文雲老師繼而提到，在布希下台後，教學現場的閱讀教育出現了一種回歸的聲浪，強調回到語言本身、回到文學本位，然考試為學校帶來的連鎖效益，也促使多數學校在權衡現實與理想的輕重下調整策略，考試仍舊是閱讀教育中的一項衡量指標，「差別只在於考試佔了多少比重」。</p> <p>從美國的例子再回到台灣，又呈現與 Jack Zipes 文論中提及的不同景象。主讀文雲老師提到她對兒文界近年來的觀察，「學會、學校、出版社、老師、讀者各自</p>		

走各自的，沒有串連……」。吳老師對這項觀察也頗有同感，然這樣現象的發生其來有至，早期台灣兒文界彼此的串連與互動甚為良好，這樣的轉變或許可從兩個面相觀察之，一為**兒童文學的論述轉向**，何以言之？早期以林良、馬景賢、林文寶為主要脈絡的兒童文學，可視為語言教育的一環，教育導向下的兒童文學具有鮮明的工具傾向，兒童文學談論的主題偏向教育應用、分類，而後兒童文學轉向文化研究，站在批判或反思的角度進行論述，這樣的轉折促使學術圈與其他出版社、學校等機構漸漸分道揚鑣；再者為大環境的衝擊，少子化牽動了大量的流浪教師，學校師資狀態的飽和與緩慢的汰換率也使得兒童文學的應用性產生牽制，促使兒文的行銷與發展受到相對的限制與衝擊。

另一個在台灣兒文界不可忽視的力量為各縣市的「故事協會」，這是由一群故事媽媽組成，以推廣兒童文學為宗旨的民間團體。即便各地的故事團體有其不同的信仰體系，其聲勢之龐大，若以布迪厄的理論論述之，「他們營造了一種慣習，或者說故事媽媽本身就形成一種慣習，藉由機制化與組織化的推動，甚而營造一種社會供需、及社會能見度……」，由此可說，這些「業餘（繪本）專家」與其說她們以故事陪伴無數的孩童經歷童年，不如說藉由故事推廣協會的組織建立，為多數家庭婦女形構屬於其自身的專業場域，繼而發掘她們家庭外的主體價值。然弔詭的是，這些故事媽媽在國中閱讀教育的推動上卻受到甚多的阻礙，這樣的阻礙來自大環境的侷限，也來自自身的瓶頸。就前者而言，台灣教育體制仍舊是以升學為導向，閱讀課外讀物在國中階段以上被父母親視為浪費時間，考試與沈重的補習班壓力也大量壓縮了孩童閱讀的時間。再者，相較於繪本的濃縮性與圖像語言，小說有其不同的閱讀技巧，且這樣的閱讀成熟度也必須輔以個人的生命經驗，另外幸娥也提到「小說無法活動化」的概念，當孩童長大、成熟到足以進入文字閱讀時，大人卻試圖以童言童語的姿態回味純真，這樣的偽裝或假裝在一些小大人眼中又會是什麼情景呢？會不會得到「幼稚」、「無聊」等字眼的回應呢？小孩子已經變了、長大了，那我們成人意識到了嗎？而大人回應童真的態度，無形中也促使了「論述嬰孩化」（discourse infantization）的問題產生，這樣的現象是否也根源於成人對兒童文學概念的想像？

即便故事媽媽未能大量攻佔青少年小說場域，然她們卻較學界相對性擁有與孩童接觸的寶貴經驗，這樣的第一線經驗也讓幸娥反思學術體制的侷限，而流露出一種擔憂，「現今孩童實際閱讀的文本，像是九把刀、蝴蝶的《禁咒師》等，卻無法納入兒童文學討論或研究的範疇，這樣是否是一種脫節？」這樣的侷限與其說是對「兒童」概念的限制，不如說是對「童年觀」的一種想像性建構與保存。即便兒童觀隨著不同時間、地域轉變，但純真的兒童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必須被保留的，以繪本推銷為例，為什麼行銷繪本的同時也必須打造一種卡哇伊或純真的童年經驗或概念？一如吳老師所言「這些概念不見了就無法賣了，因為你沒有區隔性，沒有區隔性就沒有市場性」，由此，弔詭的是，這樣的純真概念也是兒童文學之所以為

兒童文學的獨特性，一旦這些獨特性打散、開放了，沒入成人文學後，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換言之，所謂的純真概念不僅是兒童文學的立基點之一，它所訴諸的對象也絕對不僅只是現實中的孩童，還包括以補償、懷舊的方式撫慰隱藏在成人心中的內在小孩，因此兒童文學存在是為了想像性的兒童，因此它不會消亡，只是不斷的被建構，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延伸議題

兒文做為一種商品

「兒童文學是否是一個商品化的概念？」這是回應同學佳恩閱讀完文章後產生的大哉問。誠然蕙年所言「在出版社的行銷策略下，兒童文學是少數人的選擇，是一個商品化的產物與過程，但仍有存在的價值，但這樣的價值判斷取決於讀者」。兒文是否歸類為一種商品化的產物，這樣的觀念取決於背後是否有其商業利益的考量或是商業機制的運作法手，如果販售的文本作品無法躍上暢銷排行榜，那最起碼也要「打平出版社的基本開銷」，甚至書的封面顏色、大小或擺放位置等都是經過刻意的考量，不僅全然是為了表現作者的創意，當然這些經銷手法也是少數人的決定與選擇，呈現在消費讀者前的是選擇後的結果，但當讀者面對文本時，文本的意義也因為使用者不同的位置與目的被賦予不同的意義。不可否認，文學文本在進入商業體系循環中，它被包裝與行銷的方式，無形中便是完成文學文本的商品化過程，但當消費完成後，商品意義便暫時消失，或者說文本與讀者接觸後，它的意義不再只侷限在商品商業性本身。然文雲老師也提到了 Jack Zipes 學院學養背景因素形構了他對兒童文學特定的觀看方式，「Zipes 屬於文學體系背景，Jack Zipes 批判思維的來自詹明信系統，若兒童文學至於教育學院下，……兒童文學有其實際用處，例如提升低成就學生的閱讀興趣……」。因此 Jack Zipes 以其文學批評本位將兒文文本分成垃圾和文學本位的分類，對文雲老師而言也過於武斷。順著文雲老師的脈絡，吳老師也提供了另一種閱讀 Zipes 文論的角度，吳老師以為必須將 Jack Zipes 的論述置於後資本主義理論脈絡中檢視，從其自身的學院位置，Zipes 關注的是作為一種場域或產業概念的兒童文學會產生什麼樣的現象？以 Zipes 提及的「文化做為一種商品」(culture as commodity) 的論述概念為例，其思維脈絡必須回到法蘭克福學派提及的相關文化產業之批判論述，所謂的兒童文學商品化不只是聚焦在兒童／大人消費者身上，而是關注兒童文學文品的流動性，以紐伯瑞得獎作品為例，美國各州圖書館必須收購當年度得獎的紐伯瑞作品，換言之，當文學文本與文學獎項形成相互依存的共構關係後，如何透過 ALA (American Language Association) 這種機構，使得文學文本成為永遠存在的商品。職是而言，生存下來的作品並不只是因為它的文學經典價值，而是因為符合某些時代潮流、主流價值或政治正確性，換言之，文本的存在與消亡不僅只是考量文本本身，這樣的封閉性無法作為主要決定性的因素，一定有其周邊考量。而這樣的考量也擺脫不了少數人的操弄，這樣的操作機制凸顯了某些階級、性別、族群的價值觀、視角與利益，而這些操作也會影響兒童文學接下來的發展，誠如文雲老師說的「有些東西留下來了，

有些東西從此不見了，留下來的東西會傳承下去，影響下一代對兒童文學的概念與想像」。

未來的台灣小讀者

在言談的過程中，對於台灣兒童文學未來的發展，兩位老師也抱持著不同的態度與看法。整體而論，面對台灣萎縮的童書出版現象，文雲老師抱持著較多的擔憂，這樣的言談包括「(台灣)兒童文學在萎縮，從出版量、作者、出版社、出版類型等」、「沒有增加新的類別、沒的新的東西，賣的仍舊是那些有名氣的作家，range 越來越小」等，但如果進一步將台灣童書出版現象放置華文世界的脈絡觀之，面對虎視眈眈、具有商業潛力的大陸市場，又或者台灣出版社紛紛移走大陸的現象，這樣的憂心忡忡便擴散成爲一種焦慮，「將來的市場會是以華文兒童文學的發展為重心，台灣兒童文學會不會依附中國的市場？誰握有主導權？」中國大陸的崛起與亞洲經濟重心的西移，面對這樣的改變與衝擊，憂心的文雲老師歸納出「台灣小讀者的選擇會越來越少」的結論。然台灣小讀者的選擇真的越來越少嗎？吳老師卻抱持著較爲樂觀的想法，從《魔戒》、《哈利波特》這股由奇幻文類帶動的兒文跨界閱讀風潮，到皇冠出版社捷足先登翻譯二〇〇九年紐伯瑞金獎《墓園裡的男孩》，獨樹一格的奇幻文學創造了全球化的消費熱潮，當道的奇幻文學也讓 ALA 將二〇〇九紐伯瑞首獎的殊榮頒贈給奇幻文類，這意味著什麼？在文化潮流脈絡下，ALA 本身到底改變還是開創出什麼概念呢？從某個面相而言，持續發燒的奇幻現象打開了傳統兒童文學的疆域，傳統兒童文學的確一如文雲老師所說逐漸削弱與模糊，然相對的，台灣小讀者的選擇性卻是越來越多，而這麼多的選項也相對壓縮了本土作品的出版與流通，台灣小讀者的選擇不會越來越少，而是「要給孩子什麼才是大問題」。即便台灣市場再怎麼變動，兒童文學並不會消失，就學理而言，它是一個動態和多元性的概念，「它會一直不斷的更動，它的消亡並不是說這個不見就會失落，它會潛藏、轉型、變換……」。

【附註十四】主讀人講綱、報告內容、回應問題、研讀學員閱讀筆記

課堂剪影



報告同學的剪影



回應同學與報告同學的對話



主讀老師的講解



老師間的對話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roposal Presentation								
15	時間：01/07/09	Final Topic: 兒文批評理論: 實踐應用						
	主讀人：吳玟瑛							
課程模式								
<p>本堂課由計畫主持人吳玟瑛老師主持，課堂進行方式為由研讀同學依序談論自身期末的研究報告內容，包括釐清問題意識、研究取徑與梳理理論脈絡等，同時在講述的過程中也接受在場其他同學的質問與老師的講評式修正，其目的為：透過師生的討論與集思廣益，協助並提供研讀學員相關報告內容方向等指導建議。(學員的摘要已呈現在教學網站上：http://www1.nttu.edu.tw/mywu/98chlc/index.asp?cn=record)</p>								
課程紀錄								
<p>在此記錄者將梗略描繪七名修課學生兒童文學批評期末報告的研究取徑，並從予以表格化，從中歸納出幾點現象。整體而言，學生報告可視為針對「兒童文學文本研究」之類型——</p>								
學員	題目	文本類型					理論架構 / 研究方法	關注焦點/ 問題意識
		童話	圖畫書	橋樑書	小說	其他		
蔡佳恩	兒童文學中的意識形態——以《追風箏的孩子》為例				◎		意識型態	以文本中哈山與阿米爾之間的衝突關係為例，探討隱涉的階級關係與權力互動
童于珊	從少女到英雄之途：《印地安人的麂皮靴》中的母女情誼與主體建構之影響				◎		文本敘事模式分析	藉由鑲嵌在他者敘事回憶與當下之雙線敘事結構，審視文本中的母女情誼及女性主體形塑如何透過旅行歷程得以完成
吳幸娥	以【閱讀 123 系列】之「奇幻經典」系列看兒童讀物			◎			內容分析	透過經典古典文學的改寫模式，檢視隱藏文本體

	之改寫							系或兒童讀者接受的新／舊文化價值觀
蘇愉婷	台灣圖畫書中的友誼挫折		◎				反讀文本策略	關注挑選文本中政治、性別、個體（主客體）和隱喻使用，藉此審視以友誼挫折為主題的台灣圖畫書之文本意涵
劉建良	女性主義與男性成長——以張大春《聆聽父親》為例					◎	文本分析	以探討家族書寫與男性成長之文本為例，試圖補全女性主義對男性論述不足之處
林芝安	試論《小魚散步》的視覺意象		◎				圖畫書敘事學	藉由圖畫書的圖像構成與讀者的翻頁閱讀活動審視作者如何透過場景建構展現女性／兒童的城市空間漫遊經歷
蔡蕙年	古典童話如何形塑現代人的愛情觀—以《流星花園》為例	◎				◎	意識型態、女性主義 偶像劇	以台灣偶像劇為例，剖析古典「灰姑娘」之童話結構如何形構現代女性愛情觀，進而釐清古典童話與現代偶像劇之間的關聯性

上列表格可反映出：

- (1) 從文本挑選類型觀之，與 97 學年度相較，文本選擇較為多樣且比例平均，包括一般對兒童文學範疇的認知（如圖畫書、青少年小說或童話），且探討議題也囊括近幾年在台灣如火如荼的橋樑書現象，甚而也積極關注風靡台灣、韓國與日本偶像劇等大眾通俗文化，換言之，兒童文學研究漸有跨向文化領域範疇之趨勢。
- (2) 從研讀學員涉獵的研究議題觀之，也反映出當前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界較為熱中的研究議題也為學員涉獵，包括透過圖畫書與青少年小說展現的空間、旅

遊等相關理論的探討與應用，藉此開拓兒童文學研究領域。

- (3) 近幾年來，橋樑書的出版為台灣童書異軍突起的出版現象，而以橋樑書為中心延伸／反應的台灣當代童書閱讀現象與閱讀教育政策也需要各多學術的關注。審視「橋樑書」的詞彙，不難看出這樣文本類型反應出圖像閱讀到文字閱讀的過渡性，且藉由出版與行銷機制也創造／建構了台灣兒童文學現象。若細觀之，做為中介文類的橋樑書同時也展現了文本的多面相的書寫策略，在研讀學員中提到了橋樑書文本中對於古典故事的改寫現象，此為可繼續延伸、深入的研究議題。
- (4) 整體而論，研讀學員對於議題探討之廣度展現了初生之犢不畏虎的企圖，然這樣的企圖也透露了幾許研究態度的血氣方剛，缺乏通篇文論論述鋪陳的嚴謹思緒與架構。且以一學期的課程設計與時間倉促之因，學員普遍反應出對於批評理論的消化不良，且對理論理解的粗糙與無法深入，使得期末摘要內容普遍呈現缺乏理論與文本貼和與否的考量，相對的也反應對文本分析的敏感度與文本脈絡化欠缺紮實的練習與訓練，此當為日後撰寫碩士論文應避免之狀況。

課堂剪影



同學對期末研究議題的分享



認真做筆記的同學



同學對期末研究議題的分享



老師幫助學員對自身研究問題的釐清

五、子計畫「兒童文學批評理論學術研討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顧問室

主辦單位：國立台東大學

承辦單位：兒童文學研究所

一、前言

「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經典研讀課程」實行兩年以來，致力蒐羅國外經典兒童文學論述，包含兒童文學的理論化、兒童文學與意識形態、兒童文學與精神分析、兒童文學與多元論述等四大領域，經由計畫主持人、報告人、主讀人、回應人與其他討論人針對文章重點與議題依次深究，形成兼具層次性的深度與多元視角廣度的討論圈，在對話中，觀點互相交流碰撞。經過兩年的實際施行，在今年新的課程計畫中，本於前兩年的經驗與成果，接續設計出更具特色的施行方式與課程安排，歸納各個年代中兒童文學的經典代表論述，以年代為綱，突顯各個理論發展時期的歷史特色，並開展未來兒童文學批評論述的方向。

在此討論環境已趨成熟之際，曾參與本課程學員與學者，對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之思考也已達可以採收成果之時。因此，本課程在今年的新計畫將結合學術研討會的舉辦，讓學員與學者有機會發表與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相關的論文。除了曾參與課程的人員之外，並計畫邀請在相關領域有卓越研究的學者共襄盛舉，期能激盪出更多的火花。會後並計畫編纂會議論文為論文集出版，為國內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貢獻出研讀／研究成果。在課程持續且創新的施行中，結合學術研討會的成果展現，朝向認識國外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致力開展台灣兒童文學的批評理論的目標，讓台灣的兒童文學學術研究具有國際的視野與本土的觀照，為兒童文學之學術研究共盡心力。

二、研討會背景

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自從成立以來舉辦過「兒童文學與教育」學術研討會、「台灣地區（1945 年以來）現代童話學術研討會」、「圖畫書中的陰陽怪氣－兒童文學與兩性平等研討會」、「台灣地區兒童文學與國小語文教學研討會」、「台灣地區 1945 年以來兒童文學 100 評選暨研討會」、「台灣童書翻譯與版權學術研討會」、「華文世界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學術研討會」、「臺灣兒童圖畫書學術研討會」、「臺灣兒童文學學術方向研討會」、「全球化兒童文學與英語教學學術研討會」等主題式、國際型或結合兒童文學與閱讀及教學等的研討會。並且與兒童讀物研究中

心或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合辦過「臺灣少年小說學術研討會」、「永遠的兒童文學作家李潼先生作品研討會」、「安徒生 200 週年學術研討會」及「資深女作家作品研討會」、「兒童文學與多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等。涵蓋包含兒童文學作家、專題研究領域、閱讀推廣與教育等主題。

然本次研討會有別於以往，以「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為題，關注焦點並非以兒童文學的文類、教育、或推廣等為主，而是側重探討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的結合與運用，不僅著重呈現「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經典研讀課程」之三年計畫研習重點與成果，更藉由理論批評與兒童文學兩者之結合／對話／協商之論述空間，豐富兒文論述進而深化兒童文學批評論述之可能。因此，本研討會將配合「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經典研讀課程」之課程設計，以「兒文、性別與精神分析」、「兒文、社會與意識型態」、「兒文、觀光與文化產業」、以及「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為四項子題，預計舉辦三場論文發表會暨一場圓桌論壇。

參與本研討會的學者，預計將有曾參與「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經典研讀」課程的主講人，包含兩位台東大學英美語言學系的學者：陳淑芬、蔡欣純，以及三位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的學者：吳玫瑛（本計畫主持人）、游珮芸、郭建華。另外，本研討會計畫邀請國內對歐美兒童文學研究學有專精並卓有貢獻的研究學者五位，分別為戴絲美、楊麗中、劉鳳芯、賴維菁和古佳艷。

古佳艷現於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服務，曾開設「兒童文學：學校故事」、「維多利亞兒童文學」、「童話與社會」等課程，研究專長遍及比較文學、民間故事、兒童文學等領域，於國內外重要期刊有多篇相關研究論文之發表，並曾於法國圖書館協會以及 IRSC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國際兒童文學研究會) 等大型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研究能力與能量備受肯定。此外，古老師於 97 和 98 學年度兩次通過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之經典研讀活動，先後擔任「童年論述經典研讀會」第一、第二年的計畫主持人，著力透過讀書會機制建立台灣兒文學術圈之對話氛圍。

楊麗中現為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學術專長包括英美文學、文學理論和「文學與童年」等，在國內外重要期刊與大型研討會常有論文發表，其學術疆域以圖畫書、童話、英美小說等為論述場域，談論衍生的翻譯現象、童年生態、東方論述、族裔遷移文化脈絡等，並跨越英語教學。日前受國科會之補助，致力將班雅明論述延伸至圖畫書研究上。

劉鳳芯現任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副教授，教授「西洋兒童文學」、「兒童與青少年文學」等課程，於國內外重要期刊上皆有多篇兒童文學研究發表，亦曾於香港、美國、波蘭等地舉辦之國際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此外，亦有裴瑞·諾德曼(Perry

Nodelman)之兒童文學經典論述譯作《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的出版，豐富的兒童文學學養與論文發表經驗，能為本研討會注入廣闊的學術視野。

賴維菁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副教授，學術專長甚為廣泛，包括英美文學、兒童文學、文學理論、英美小說研究、非裔美國文學、後殖民與少數族裔論述等，尤擅長維多利亞時期旅行文學之書寫研究，藉由旅行、地景、景觀之再現，談論帝國論述意識框架。

戴絲美為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專長為「美國英國兒童文學」、「青少年文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現代短篇小說、電影)」、「文學理論」、「翻譯研究(歷史和推論觀點)」等。

邀請上述多位於兒童文學領域有豐富研究經驗的校外學者參與本次研討會之論文發表暨學術論壇，相信能讓本研討會的學術討論更具深度，並促成國內兒童文學界研究的對話與交流，一來提高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學術能見度，二來俾使所上學生拓展其學術視野，並透過與會學者專問之討論，培養博碩士生問題意識之發軔。

三、研討會宗旨

1. 促進國內兒童文學批評理論之建構與運用。
2. 了解國外兒童文學批評理論之發展與趨勢。
3. 開拓研究兒童文學批評論述的新視野。
4. 達到國內兒童文學批評論述的對話與交流。
5. 提供學員發表兒童文學學術論文之訓練與經驗。

四、研討主題與範疇

本研討會的主題與範疇，乃參照「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的課程設計理念，涵括四大面向：

1. 兒童文學、性別與精神分析
2. 兒童文學、社會與意識型態
3. 兒童文學、觀光與文化產業
4. 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

五、研討方式

本研討會採專家學者對談的方式進行學術討論，去除大型研討會的「引言人」與

「特約討論者」形式，致力營造開放的討論空間，鼓勵與會人士的自由發言與提問，形成一個人人都可以成為討論人、都能發表意見的「討論圈」，使本學術研討會能更有效率地進行多方面、多視角、多觀點的對話與溝通。

論文徵選方式採向校內外專家學者與曾修課學生分別徵稿，共計 9 篇論文發表；有三場發表會和一場圓桌論壇。

六、研討日期：200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

七、研討地點：國立台東大學教學大樓視聽教室 A

八、預期效益：

1. 呈現「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經典研讀課程」學員學習之實際論文成果。
2. 與兒童文學批評理論領域有卓越研究的國內學者交流，增進學員學習深度與廣度。
3. 整合國內於兒童文學批評理論之研究，促進兒童文學批評理論未來研究方向之開展。
4. 促進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的實際運用，結合理論與實務，落實理論學習的效益。
5. 吸收「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經典研讀課程」所研習的國外學術研究經驗與內容，促進國內兒童文學批評理論之建構。

九、議程表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簡介
08:30-09:00	進場入座	領取：名牌、會議手冊、餐券
09:00-09:20	開幕典禮	貴賓致詞 主席致詞
時間		第一場論文發表 論文議題：兒文、性別與精神分析

<p>09:20 10:50</p>	<p>主持人：鄧鴻樹（國立臺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 古佳艷（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題目：〈馴化《小婦人》：從中文譯寫本窺看台灣兒童文學的性別政治〉 • 陳淑芬（國立臺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題目：〈我變·我變·我變變變：《彼得潘》的性別政治〉 • 左馥瑜（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論文題目：〈從女性自我認同到女性自覺：解讀安潔拉·卡特的《染血之室》〉</p>
<p>10:50-11:10</p>	<p>中 場 休 息</p>
<p>時間</p>	<p>第二場論文發表 論文議題：兒文、社會與意識形態</p>
<p>11:10 12:40</p>	<p>主持人：游珮芸（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 劉鳳芯（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論文題目：〈台灣兒童與社會空間的關係：台灣圖畫書作品隅舉〉 • 吳玫瑛（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論文題目：〈試探兒童小說的(不)可能：《彼得潘個案》與《阿輝的心》〉 • 廖珮茹（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論文題目：〈我思故我在??看《分解人》中的生命倫理與生命權力〉</p>
<p>12:40-14:10</p>	<p>午 餐 休 息</p>
<p>時間</p>	<p>第三場論文發表 論文議題：兒文、觀光與文化產業</p>
<p>14:10 15:40</p>	<p>主持人：黛絲美（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論文發表人： • 楊麗中（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論文題目：〈孩子的化妝舞會：圖畫書的神奇藝術〉 • 賴維菁（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副教授） 論文題目：〈童話與幻奇的奇幻之旅：浪漫歐洲的觀光論述〉 • 蔡欣純（國立臺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題目：〈餵養成長中的孩童：食物與不同世代的兩個英國兒童〉</p>
<p>15:40-16:00</p>	<p>中場休息</p>

時間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圓桌論壇 議題：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16:00 17:00</p>	<p>主持人：吳玫瑛（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與會座談人： 古佳艷（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楊麗中（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劉鳳芯（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賴維菁（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副教授） 戴絲美（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以上按姓名筆劃排序）</p>	
17:00-17:10	閉幕	

十、研討會成果記錄

<p>第一場論文發表會紀錄</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論文議題：兒文、性別與精神分析</p> <p>主持人：鄧鴻樹（國立臺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古佳艷（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題目：〈馴化《小婦人》：從中文譯寫本窺看台灣兒童文學的性別政治〉 • 陳淑芬（國立臺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題目：〈我變·我變·我變變變：《彼得潘》的性別政治〉 • 左馥瑜（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論文題目：〈以精神分析理論看安潔拉·卡特〈染血之室〉：從女性的自我認同到女性自覺〉 紀錄人：吳昭瑩</p>	
<p>本場次由鄧鴻樹老師（國立臺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擔任主持人，負責開場的主持人鄧鴻樹老師幽默地提到這次論文發表人全為女性，「在性別平衡上，往後也許還有改善空間」，為第一場論文發表會「兒文、性別與精神分析」拉開序幕，隨後介紹本場三位論文發表人，包括古佳艷（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陳淑芬（國立臺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以及左馥瑜（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生）。</p>	
<p>馴化《小婦人》：從中文譯寫本窺看台灣兒童文學的性別政治</p>	

首先關於「馴化」一詞，古佳艷老師將其分為兩個部份：翻譯上的馴化（domestication）與意識形態的馴化（taming or redressing）。前者意為透過翻譯將文本馴化為譯語文化中的一部分；後者則是透過翻譯重塑作品內容，透過翻譯的取捨與斟酌，能看到譯本重塑或甚至消抹、隱藏了某部份的文化特色。而根據講者觀察，台灣中譯版本偏向保守，例如在《小婦人》中的喬（Jo）這個女性角色的表現上，會將她較非傳統女性的行為稍微做淡化處理。

在原文與譯文的關係上，古老師引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譯者的任務〉（“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一文裡所提出的觀念：反對譯文必須依賴原文以及將原文視為具有神聖地位的觀念，班雅明認為必須將原文和譯文放在歷史的流變中，檢視它們相互依存的辯證關係。班雅明認為，原文不是永恆不變的，它相對的不穩定性、流動性、變動性是生命動力的來源。根據班雅明的說法，譯文是原文的「來世」（afterlife），原文生命的延續，寄託於譯文的出現。譯文一旦完成就成為新的原文。以《小婦人》來說，原文在剛出版時承載著當時歷史意義，但在歷史流變中會不斷經歷被詮釋，在不同世代的閱讀裡產生新的意義，而原文的歷史意義也將失落無法還原重建，只能利用當代語彙反映當時思潮，產生了「當下」與「過去」的重複辯證。

至於《小婦人》的意義為何？除了具有當時新教追尋天國框架與基督教全人養成特色外，以南北戰爭為背景也造成以女性為主的社群，並且有許多瑣碎的細節與角色，這點在當時是很新的嘗試。這個以戰爭為大背景的家庭描寫中，除了有從女孩到女人的成長教育，其實所有的女性也在跟自己的軟弱面戰鬥，例如與自己的壞脾氣戰鬥的喬。

英文版《小婦人》中，追尋的主軸明顯帶有基督教人生追尋的色彩，並包含世俗化的女孩教養，而在中文譯本中這樣的色彩則被淡化處理，反而婚姻的主題被突顯。講者認為喬中性化的特質為「女孩形象」（girlhood）的可能性埋下伏筆；但不少給兒童看的中文版卻將內容刪改過多，與原文相差不小。在講者比較的四個中文版本中，林鬱版具現代語言與流暢易讀的特色，淡化了《天路歷程》與《小婦人》的互文關係，以故事軸線的陳述為重點；東方版的改動幅度最大，甚至牽涉到意識形態的重塑；志文版的語言和文體馴化特別明顯，特意保留宗教意涵，是唯一有譯出引自《天路歷程》序文的版本；商務版則企圖達到馴化與異化的平衡。

我變·我變·我變變變：《彼得潘》的性別政治

陳淑芬從穿著談起，認為服裝是一種性別符碼，若著他性服裝（男穿女、女穿男）則會牽涉到參與另一性別而造成性別錯亂。關於性別裝扮，講者從莎士比亞時

期的舞台演出談起，當時女角皆由男性扮演，因為當時沒有女性擔任演員的慣例；服裝的踰越牽涉了階級與性別的踰越，也突顯了某種領域的危機。

陳老師以男藝人趙自強扮演的電視節目角色水果奶奶為例，當他變成她，是否也突顯了某種認同的危機？性別與階級的踰越指向自身的欲望，是一個意圖也是功能。在童年與成年並列描述的對照中，《彼得潘》裡的永無島充滿幻想的領域，也是各種衝突的欲望與夢境的實現。彼得這位如此誘人的「他者」是自給自足的、可男可女的，不需模仿社會化後受到限制的性別角色。二十世紀評論家以精神分析的觀點詮釋彼得潘，暴露了成人本身缺乏自我了解，甚於缺乏對於兒童本質與童年經驗的瞭解。

文本中彼得潘呈現的是潛意識部份，無法真正被了解；也因為被刻劃為某一族群，所以沒有認同、種族、性別的問題。但當這些問題需要被解決而又無法辨別時，對於兒童文學是個挑戰，因為當語言無法表達前列議題並為其定位時，又該如何馴化作品？因身份認同的不可知而彰顯的「性別未決」與「性別流動」，在維多利亞時期是以文化主動力量癱瘓了兒童形象的流動性。於是彼得之於性別的二分法，與彼得和讀者間未決之身份認同的不穩定性，讓我們閱讀文本時成為了政治主導力量。後維多利亞時期人們對《彼得潘》的慾求，是將文本操縱為異性戀配偶結合之理想，一方面呈現成年男子的性慾掠奪焦慮，另一方面提供權力競技場——整個「永無島」王國，給像彼得這樣拒斥強迫性異性戀的角色。

因此，透過《彼得潘》探索性別的結論在於，性別扮裝或性別踰越的意義在透視看穿，而非注視。語言建構文化卻也壓抑了語文無法建構的部份。如果「性別扮裝」事實就是「人之初」景，本身就不只是文化建構，同時也是壓抑體制，是延緩與錯置。性別裝扮並非該被「發現」的，因為打從一開始就沒有這樣的意義，是學者專家定義後的呈現結果。

以精神分析理論看安潔拉·卡特〈染血之室〉：從女性的自我認同到女性自覺

卡特的童話改寫了傳統童話受限於父權敘述框架下的刻板女性形象，創造的新角色體現了女性的可能性與主體性。左馥瑜同學欲探索這些新形象的女性經歷了何種自我認同又如何找到女性自覺，並以改寫自貝洛童話〈藍鬍子〉的〈染血之室〉作為研究對象。卡特以女性第一人稱改寫並著重女性心理變化。從「女兒」成為「妻子」的身分轉變形成了自我認同。根據拉岡的理論，自我認同牽涉到了自我與他者，自我的建立不可缺少他者，拉岡把他者分為「小他者」與「大他者」，而講者主要討論的是大他者部份。

拉岡以自我理型與理想自我解釋主體的認同過程，前者可視為一種無意識認

同，後者則為主體據自我理型所建立的形象。由於母親是主體遭遇的第一個大他者，所以前述兩者都與母親有密切的關係。如以此對照文本，則可將女兒的反叛行徑視為一種對母親的認同。於是當母親詢問女兒「你真的要嫁給他嗎？」，女兒的「我確定我想嫁給他。」巧妙迴避了正面回答母親的心虛，然而這種反叛行徑是呼應了母親當年也叛逆不羈的形象，證實了無意識認同的作用。

但女主角的成長經驗與經濟狀況和母親當年的富裕生活與多采多姿少女時代並不符合，這落差甚大的理想自我與現實處境讓女主角產生了努力尋求滿足的欲望。然而不停落空的期待所產生的欲望，使她將不可能達成的「理想自我」投射至侯爵，「嫁給侯爵的自己」便成了對理想自我的投射。講者以女主角抵達侯爵城堡時的描述為例，證明這種遭受到欲望扭曲的理想自我也壓抑了女主角的自覺意識，將自己視為男性欲望的客體。對於女主角愛慕侯爵的描寫，文本幾乎皆是透過戀物與感官的層面描寫，而非涉及性靈的愛情。物質與感官的滿足與侯爵與父親形象的重疊，是女主角感受愛的方式。

同學以文本中女主角與侯爵成婚前的歌劇院之夜，與婚後侯爵為她準備的琴房中所掛之畫，說明女主角將侯爵凝視下的鏡中形象當作理想自我，然而這個透過他者眼光並以鏡子為媒介所呈現的形象，其實已是折射過的扭曲形象了。卡特在改寫中保留了故事核心——及女主角的好奇心，並使其成為女主角重新掌握主體性與女性自覺意識的契機。文本中侯爵將女主角視為情色客體的橋段，使在男性觀看下的女性被化約成某種符號，然而在好奇心驅使下決定探訪密室時卻反轉了這種男性觀看的情勢。指向內心的質問引導她揭露侯爵的真實為空無血腥的內在，這時女性自覺得以產生，之前被拋棄的母親的形象再度鮮活，經過一趟自我認同的冒險歷程後，女主角重新認清自己遭欲望矇蔽之處。由母親擔任拯救者並與女兒共同揭露侯爵的真實面，也象徵性地打破了傳統童話中的父權敘述。

綜合討論

交流時間中，劉鳳芯老師請古佳艷老師進一步說明馴化的意思，以及說明所謂「商務版達到了馴化與歸化」所指為何。古老師將馴化分為兩種範圍說明，即翻譯與意識形態。將英語翻譯為中文用法的語言是種「暴力」的馴化，志文版則是極端的語文與文學格式上的馴化，帶有本體再進化的意味。在意識形態議題方面，古老師以喬與勞倫此二角色為例，說明中文版處理的不同手法。

戴絲美老師則請教古老師的研究範圍是否只限為此四個版本。古老師答覆若依銷售量來考量這四本是有指標性的，又因受限論文寫作時間，所以以此四版本為研究對象。

楊麗中老師請教陳老師與左同學是否能對於拉岡的精神分析多做解釋；同時請陳老師對於「模仿的欲望」、左同學對於「欲望」作進一步解釋。陳老師說明此處與拉岡所謂模仿的欲望並非同指一物，而欲求與欲望投射也不同。左同學補充說明論文中拉岡對於欲望、要求與需要的描述，以及畫作〈大使〉中的欲望扭曲折射現象。

最後，湯貴婷同學請教陳老師如何將「性別裝扮」與「人之初」之景做連結？陳老師認為兒童未社會化前是性別不分的，所以日後成為社會定位的性別是關乎性別裝扮，而嬰兒在母體時看到父母性交的畫面即為人之初之景，但一事物物本身是否有意義牽扯到的是語文無法馴化潛意識中不可說的部份。

第二場論文發表會紀錄

論文議題：兒文、社會與意識形態

主持人：游珮芸（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 劉鳳芯（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論文題目：〈台灣兒童與社會空間的關係：台灣圖畫書作品隅舉〉

• 吳玫瑛（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論文題目：〈試探兒童小說的(不)可能：《彼得潘個案》與《阿輝的心》〉

• 廖珮茹（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論文題目：〈我思故我在??看《分解人》中的生命倫理與生命權力〉

紀錄人：顏嘉怡

本場次由游珮芸老師（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擔任主持人，論文議題為「兒文、社會與意識型態」，由劉鳳芯（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吳玫瑛（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以及廖珮茹（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生）三位發表人依序進行論文發表。

台灣兒童與城市空間的關係：當代台灣圖畫書作品隅舉

第一位發表者劉鳳芯老師發表論文題目為〈台灣兒童與城市空間的關係：當代台灣圖畫書作品隅舉〉。此論文主要探討的是台灣兒童與城市的空間關係，透過四本台灣本土創作者創作之圖畫書，探討城市空間在兒童社會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城市空間中的成人與兒童關係如何形塑台灣當代的童年觀。

四本研究文本分別為賴馬的《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早起的一天》；孫心瑜的《一日遊》；以及陳致元的《小魚散步》。首先要討論的第一部分是筆者援用社會學取向的新興童年研究，從社會學角度談論童年中的社會化歷程，或是所建立之社會性格，並強調兒童主體的社會功能，「兒童在社會中也是一個演員，有其聲音有其主體，才會在城市空間裡活動」。

接下來討論的部分是以研究文本為例，檢視兒童所處的城市空間如何受到成人規範、管理、監督與限制。在《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文本中，成人利用野狗論述，也就是告知兒童野狗恐怖、殘暴的外在聽聞，使兒童產生恐懼、幻想，進而產生野狗凶惡之形象，從而限制兒童的活動範圍。兒童在產生可怕的野狗印象後，必然想盡辦法遠離所有可能會遇到野狗的路線，也因此減少了在外逗留之時間。再者，筆者又結合了好孩子／野孩子論述。兒童主角在得知有野狗出沒後，與父親討論到為何會有野狗，而父親在解釋之餘，也順便宣導兒童是需要被保護的，且父母必須承擔此責任，在此成為規範兒童城市活動空間的正當藉口。

在《早起的一天》文本中，可以說是賴馬先生在其創作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作品，因為畫面中留白的空間變少了，並且在畫面中加入了許多小細節，使閱讀年齡層有下降之趨勢。在此書中，小珍珠早起準備去市場，因為今天是她的生日，必須到市場做採買。在這裡隱藏圖畫書中的性別刻板印象，由於小珍珠為女生，通常去市場採買是女性之工作，並且是為了完成他人交代的採買物品，雖然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另一方面，作者除了將場景安排在市場外，也安排小珍珠的親屬在市場裡工作的場面，這樣的安排使小珍珠因為有熟識的親人，而減低了第一次出門上市場的不安全感，如此一來，小珍珠也就能順利地經歷社會化過程。

《一日遊》有趣的是書中藉由時間概念，將人類與動物分割在兩個畫面，利用方格圖案反映現代性的時間與空間議題。《小魚散步》則是涉及到性別扮演與城市的魔幻展現，在論文中討論書中女孩如何充分發揮社會演員身份，與社會空間產生具有創意的積極互動，像是拿著彈珠透過其物品來看這個世界，展現出兒童與社會空間較為積極正面的關係。

試探兒童小說的（不）可能：《彼得潘個案》與《阿輝的心》

接續劉老師發表論文者為吳玫瑛老師，所要探討的論文題目為〈試探兒童小說的（不）可能：《彼得潘個案》與《阿輝的心》〉。吳老師之所以欲探究兒童小說中的（不）可能，源自於精神分析學者賈桂琳·羅絲（Jacqueline Rose）。自 1984 年發表《彼得潘個案》（*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以來，歐美兒童文學研究學者相繼地探討、申辯、析論或反駁此書中所揭示的「兒童小說」的諸多疑難和疑義。

此論文首先探討羅絲在《彼得潘個案》中所舉出的若干重要觀點，接著針對《彼得潘個案》的相關文獻進行爬梳。羅絲在這部談論兒童小說的專著中，以精神分析的理論架構，透析兒童小說的弔詭現象，揭露兒童小說在其純真甜美的表象以下，其實潛藏成人慾望的壓抑與回返。兒童小說的「不可能」所指的不是沒有兒童小說，或是否認兒童小說之存在，應該說是「成人與兒童之間不可能的關係」，而根據羅絲援用佛洛伊德學說之解釋，這個「不可能」的關係，並非指的是成人與兒童之間相互的對立，而是指涉成人潛藏的心理意識，隱指成人對童年的無法擺脫、難以忘卻，或成人對（兒童）性慾的否認與壓抑。

兒童小說是成人書寫場域，往往隱含或具有成人潛藏之慾望。這種慾望是指「一種成人對兒童的投注（investment），以及因這個投注而引發的一種需求（demand），兒童因這個需求被定型，被牢牢安置」。羅絲直指成人書寫童年不可能純為兒童而寫，成人的書寫往往脫不開潛藏慾望的干擾。童書在其看似純真美好的表象之下，其實隱含著性以及兒童（慾望）的壓抑與操控。這也是羅絲為何一再強調，我們必須追問：「成人透過文學對兒童究竟有什麼想望（want）和要求（demand）」。

由於時間限制，所以無法一一介紹所有歐美學者對於 *The Case of Peter Pan* 的相關評論。但吳老師仍舉例說明，多數學者認為羅絲採用精神分析論述，揭開純真童年的迷思，破除童書甜美的假象，具有劃時代的意義（Zipes 1990）；或是循佛洛伊德學說之要義，對羅絲的論述進一步分析，強調羅絲書中所指涉的兒童其實是「概念化的兒童」（Lesnik-Oberstein 1994）；或據此提出質疑，認為羅絲將兒童視為「沒有聲音」的個體，此說法有失偏頗（Rudd 2005）。由此可見，對於羅絲提出的觀點，已不再是全盤接受，而是逐漸轉為存疑。

若是將羅絲的觀點拿來探究台灣的兒童小說呢？是否在本土創作中，依然是將兒童作為成人話語所建構的標的物？由於課程需求，吳老師在課堂上與研究所同學們一起共讀了《阿輝的心》一書，有同學認為這本書裡頭的「兒童」根本不存在，因為主角太完美了。難道這部作品與羅絲的觀點有呼應連結之處？還是其實仍有對話協商之可能？傅林統先生認為《阿輝的心》所勾勒的兒童形象具純真、善良、成熟穩重的特質，是兒童的理想典範。阿輝的理想樣貌，與彼得潘拒絕長大、童稚任性之模樣完全不同。筆者無從得知五〇年代背景下，成人對於兒童之「要求」為何？只能從評論此小說之文章中，找出一些蛛絲馬跡。阿輝的乖巧伶俐如「完人」般的美好形象，與其說是孩童的本來樣貌，倒不如說是成人意欲建構的刻板模範。具體而言，兒童文學總是在強化（成人想望的）理想兒童形象，藉此達到對兒童的形塑與規範。

我思故我在？看《分解人》中的生命倫理與生命權力

最後一位發表者為廖珮茹同學，其論文題目為〈我思故我在？看《分解人》中的生命倫理與生命權力〉。《分解人》一書得到 2008 年美國 ALA 圖書館協會最佳青少年圖書一獎，作者尼爾·舒斯特曼 (Neal Shusterman) 創造了一個對於生命存在有著模糊界線的世界。此作品場景拉到未來世界中的美國，歷經了因為墮胎 (abortion) 問題所爆發冗長的二次內戰——核心地帶戰爭 (the Heartland War) 後，為了平息戰爭且同時滿足以「生命至上」(pro-life) 為依歸，及贊成「墮胎合法」(pro-choice) 的對立雙方，聯邦政府訂定出「生命法案」(the Bill of Life)——明文規定人類生命從受孕到十三歲，都有生存下來的權力，但是父母卻可以在孩子十三至十八歲期間選擇決定是否將孩子「終結」。

所謂終結是進行「追溯性墮胎」，即是把身體器官全部移植給不同需求的人運用，而這樣的處理方式被稱為「分解」(unwound)。若父母決定簽下分解令，則孩子將被送至收穫營等待處分，而被稱作「奉獻品」的孩子雖然也會被送入收穫營，但是卻是帶著高度的宗教使命被分解。所以可以說「奉獻品」的孩子從出生就已知自己未來的奉獻命運，反之一般被簽下分解令的孩子，則是因為不同因素而被迫分解。

由於難以管教而將被歸入分解的康諾，與在孤兒院裡長大卻因琴藝無法達到頂尖而被納入分解命運的黎莎，兩位主角在進入收穫營前因為一場意外決定一起逃亡。逃亡過程中，遇見了從小就立志當「奉獻品」的賴夫，在躲躲藏藏的逃亡過程中，這三位角色思考著生命權力的掌握，以及生命倫理中生命的品質與價值。

當自己身體的某個部位被分解並重組在某個人身上，這樣的自己到底算不算是活著？讓「生命以不同形式來活著」這樣的生命本質是完整的嗎？看似尊重生命個體的「生命法案」，其中暗藏的卻是邏輯扭曲的道德價值觀，以及操弄人心的主流論述。此論文之發表重點分為以「生命法案」進行倫理層面的觀看，試圖探討生命的價值和品質；再來則是關注在生命存在的形式，以及生與死之間的疆界，最後是以傅柯關於權力與規訓的理論，以及生命權力和倫理觀來觀看文本中的權力關係互動。

文本中所碰觸的議題雖處於未來科幻的世界，不過所探討的除了生命神聖性以及生命品質，還進而延伸至文本中成人社會所帶給青少年（兒童）的規範。當成人的權力操控不只是孩子的行為思想，甚至連生命的去留也在掌握中時，成人是如何塑造出「理想中的兒童（童年）形象」，而孩子們又是如何給予回應？這隱藏在文本中的議題值得讀者們來繼續反思。

綜合討論

第一位發問者蕭安凱同學請教的是劉鳳芯老師對於空間理論的援用還有哪些？因為劉老師有提到傅柯的權力與空間，但傅柯強調的是監獄等異質空間而非大環境下的都市空間。對於此問題，劉老師之回應為此論文主要還是以社會學理論探討童年，並未深入探討空間與權力的傅柯論述，來將考慮多參考一些空間理論來使論文更趨完整。第二位發問者鄭宇庭同學請問吳玫瑰老師的是：如何從《阿輝的心》之歷史脈絡與書寫背景，認識與了解那個時代的兒童？吳老師的回答是此論文甚未探討到這部分，應該是說自己還未完全了解與認同。因為已經很難回溯到當時的狀況，只能藉由前輩們的論述拼湊。最後針對廖珮茹論文，發問者對於論文使用儒家的生命倫理來探討此文本，想請問西方與東方之間的文化差異為何？廖珮茹同學認為西方生命倫理是功利及有一定的規則，而東方倫理學特色是儒道不分，這是在找尋參考資料時的初步發現與比較。

第三場論文發表會紀錄

論文議題：兒文、觀光與文化產業

主持人：戴絲美（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論文發表人：

- 楊麗中（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論文題目：〈孩子的化妝舞會：圖畫書的神奇藝術〉
- 賴維菁（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副教授）
論文題目：〈童話與幻奇的奇幻之旅——浪漫歐洲的觀光論述〉
- 蔡欣純（國立臺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題目：〈餵養成長中的孩童：愛麗絲與麥可在不同世代〉

記錄人：林芝安

本場次由戴絲美老師（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擔任主持人，論文議題為「兒文、觀光與文化產業」，由楊麗中（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英語教學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賴維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副教授）以及蔡欣純（國立臺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三位老師依序進行論文發表。

孩子的化妝舞會：圖畫書的神奇藝術

楊麗中老師援引德國哲人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關於兒童圖畫書的論點與當代英語世界的圖畫書創作，嘗試標示兒童閱讀經驗的感知座標。其中班雅明對於圖畫書的論點主要有「摹擬的魔法」與「色彩的幻想」兩

點，前者對班雅明而言，摹擬 (mimesis) 既不是次級的模仿 (imitation)，也不是現實世界再現的結果 (representation)，他注意的是摹擬的先決條件，還有摹擬過程中的詮釋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互動；後者主要闡述的是光線和顏色對孩子深具吸引力、色彩是幻想的世界以及不同的顏色激發小讀者不同的想像等。

除了說明班雅明提出的理論觀點之外，楊老師還進一步展示相關的圖畫書加以映證。首先是《賣帽子》¹⁷、*Fire Truck*¹⁸和 *A Picture for Harold's Room*¹⁹，這幾本圖畫書承接上述摹擬所提的先決條件以及主客體間的互動，揭示模仿這個動作本身涉及了認知和實踐的過程，而兒童的遊戲也充滿各種摹擬的行為模式，對象不只限於人類本身，對班雅明而言，摹擬也意味著隨時能夠與萬物感應交流、進出自我與他者的世界。接著為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Pop-up Book*²⁰ 以及相關的立體書等，從平面至立體的延展，就感官的層面，圖畫書閱讀絕不限於視覺經驗，是各種感官經驗的結合。最後則是《看得見的歌》²¹、《拼拼湊湊的變色龍》²² 和《逛了一圈》²³，彩色與黑白不同的呈現方式與光線的調和作用，帶給孩子不一樣的閱讀體驗。綜合以上楊老師認為兒童閱讀圖畫書就像參加化妝舞會，而班雅明則彰顯兒童閱讀圖畫書時的創造性摹擬與色彩經驗。

童話與幻奇的奇幻之旅—浪漫歐洲的觀光論述

賴維菁老師觀察，兒童文學中童話故事與幻奇小說在現代觀光產業中可以扮演 Jonathan Culler 所謂的觀光標記 (markers) 的角色。耳熟能詳的故事也能夠創造景點，換言之，某個地理區域能在童話故事或幻奇小說的潤色下轉換為擬真的觀光空間 (tourist space)。賴維菁老師提出傳科式的論述觀點，說明了論述本身即蘊含著權力關係，觀光論述的建構也隱含著觀光客與觀光地權力不均等的現象，因此試圖以臺灣 (東方) 的觀點來討論觀光論述，擬參考臺灣目前可取得的英國和德國的旅遊指南 (guidebook) 來探討兩個主要問題：

- (一) 童話與幻奇如何形成觀光標記，並進而創造觀光空間？
- (二) 童話與幻奇形成的觀光標記在英國與德國的觀光論述中扮演何種角色？

賴老師從過去到現在旅行與書寫的關係轉變進一步帶到觀光客可以藉由書寫景點或拍攝景點來製造更多的標記。在這兩種情況之下，觀光經驗都在製造或參與標記與景點的符號關係，而地方行銷、觀光空間和觀光論述三者的交互作用下可連結至童話與幻奇在觀光空間的形成中扮演著「溝通舞台架設」(communicative staging) 的功能，童話與幻奇的跨文化之旅因此開展。賴老師在此舉出德國童話

¹⁷ 艾絲菲·斯勞柏肯納(Esphyr Slobodkina)。《賣帽子》。鄭榮珍譯。臺北市：上誼，1993。

¹⁸ Peter Sis. *Fire Truck*. New York: Greenwillow Books, 1998.

¹⁹ 克拉格特·強森(Crockett Johnson)。《阿羅房間要掛畫》。林良譯。臺北市：上誼，2002。

²⁰ 艾瑞·卡爾(Eric Carle)。《好餓的毛毛蟲立體書》。鄭明進譯。臺北市：上誼，2009。

²¹ 艾瑞·卡爾(Eric Carle)。《看得見的歌》。林良譯。臺北市：上誼，1995。

²² 艾瑞·卡爾(Eric Carle)。《拼拼湊湊的變色龍》。林良譯。臺北市：上誼，1995。

²³ 安·瓊納斯(Ann Jonas)。《逛了一圈》。潘人木譯。臺北市：維京國際，2005。

大道以及英國奇幻之旅兩個例子輔助說明，德國以格林兄弟採集民間傳說的地點串連成線以觀光為訴求，其中最著名的為〈布萊梅的音樂家〉，英國則是暢銷兒童文學作品如《愛麗絲夢遊仙境》、《彼得兔》²⁴和《哈利波特》²⁵的故事舞台或創作背景為主。在台灣的觀光產業中，童話與幻奇這兩種兒童文學的文類透過簡化過後的翻譯或電影的播放，成為大多數人童年的文化劇碼（cultural repertoire），當觀者成長、有經濟能力成為觀光客後，在觀光論述中出現的童話與幻奇能夠勾起童年回憶，而「如何利用文學作品或電影創造永續的觀光景點」這樣一個跨領域的研究希望能提供未來一些思考的面向。

餵養成長中的孩童：食物與不同世代的兩個英國兒童

每個文化裡對於飲食習慣、接受、排斥、禮儀、什麼時間吃、跟誰一起吃、用餐時的穿著打扮以及進餐的過程，均有既定的模式與規章，因此飲食與文化緊密相繫的程度既廣且深，不論是人對自我的認知、還是對文化的認同，都深受飲食影響；而食物轉變為延續個體的能源、個體再轉變為延續文化的能源，學習食物、飲食行為與習慣、人們對食物的定義及對特定食物的感覺於是成為孩童成長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透過對食物的學習，孩童也在學習如何成為一個「人」。

蔡欣純老師以英國兩個不同世代的兒童文學作品為例，導引出當中兒童與食物的密切關係，進一步切入餵養與成長對兒童的影響。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兒童文學如路易斯·卡若爾（Lewis Carroll）的《愛麗絲夢遊仙境》與《鏡中奇緣》（*Alice'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和二十世紀末大衛·艾蒙（David Almond）的《史凱力》²⁶（*Skellig*），兩者的主角身處在不同時代與食物的關係以及食物所代表的文化意義，藉由文本對飲食的線索勾勒出所要探討的重點。愛麗絲透過對食物的學習，成長為遵循成人社會規範的好女孩，同時也嘗試尋求對自我的認知與自主；麥可面對社會與食物來源的多元與多變，必須思考與分辨自己要什麼、能做什麼，並接受文化認知在這個世代已非單一而是成為某種混合體；從「喝我」的紙條到中國餐館的外賣食物，在認識自己及所處的境況上，前者在明確嚴謹的規範下，成長課題是追尋規範底下的自主性，而後者生長的世代在飲食上給予孩童全然的自主性，食物規範的不明確彷彿暗示這個世代的孩童所要學習的是完全不同的課題。兒童文學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協助孩童認識自己及所處的境況，換句話說，無論生長在哪個世代，兒童文學中的主人翁都必須學著成長。

綜合討論

²⁴ Helen Beatrix Potter (28 July 1866 – 22 December 1943) was an English author, illustrator, mycologist and conservationist best known for children's books featuring anthropomorphic characters such as *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http://en.wikipedia.org/wiki/Beatrix_Potter (2009/12/07)

²⁵ 由英國女作家 J.K. 羅琳 (J.K. Rowling) 所著的哈利波特系列分別是 (1) 神秘的魔法石 (2) 消失的密室 (3) 阿茲卡班的逃犯 (4) 火盃的考驗 (5) 鳳凰會的命令 (6) 混血王子的背叛 (7) 死神的聖物，以上七本書在臺灣由皇冠出版；除了小說，原著亦搬上大螢幕製作電影及發行 DVD 等相關行銷。

²⁶ 大衛·艾蒙 (David Almond)。《史凱力》。蔡宜容譯。臺北：小魯，2001。

在三位論文發表者講述完畢後，進行約八分鐘的綜合討論，針對上述論文議題有相關疑問的與會人員可舉手進行提問，由主持人串場接著請相關論文發表者回覆。在此有發問者對於第三篇論文中蔡老師所引用的英國歷史學者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所述：「生的食物一旦被煮熟，文化就從這裡開始」這句話提出疑問，對於生食和熟食的文化區分是否真是如此？因為日本人愛吃生魚片，生魚片本身算是生食，針對這個問題因時間的關係，老師留至下一場圓桌論壇時會進一步解釋及說明，而第三場「兒文、觀光與文化產業」論文發表到此告一個段落。

第四場圓桌論壇紀錄

議題：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

主持人：吳玫瑛（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與會座談人：

古佳艷（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楊麗中（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劉鳳芯（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賴維菁（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副教授）

戴絲美（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以上按姓名筆劃排序）

記錄人：童子珊

圓桌論壇一開始係由東海大學外文系副教授戴絲美老師開場，她很高興許多人都對兒童文學感到興趣，並表示她目前的研究領域為翻譯，特別是小婦人英文與荷蘭文翻譯版本的比較，以及女性相關的文學議題，另外，她十分喜愛 ABC 字母書，但焦點並非放在英語學習上，而是字母書中潛藏的訊息，並思考語言的本質和學習語言的目的，戴老師目前在東海也教授童話，參加這次的研討會讓自己在教學和研究上都有了新的思考面向，她也提出了一些問題，希望與會的來賓一同討論，首先針對廖珮茹同學的研究文本《分解人》，戴老師認為中英版本的選定與切入的理論角度有密切關係，若文本擇定以中文譯本為主，而帶入東方的哲學思維，此時就會有文化差異，必須謹慎看待；其二為譯本中的文化不同，比如說兒童文學中的食物，在不同版本裡可能就有文化差異，而第三個問題是台灣以兒童文學作為旅行觀光的情況為何。

第二位與會人賴維菁老師首先讚許與老師同台發表論文的兩位研究生，期望後

輩以她們為榜樣。另外就日前英美文學界正在萌芽的新議題，賴老師也提供研究生可以開拓、投入的相關議題，一為倫理學，例如國內已陸續出現探討流浪狗動物權的相關研究；再者為國內行之有年的生態批評領域。最後賴老師再三叮嚀給研究生「回到原典」的概念，研究盡量閱讀第一手資料，進一步延伸原典看法。

第三位與會人是中興大學外文系的劉鳳芯老師，她接續賴老師的意見，以自己系上的活動為例，表示兒童文學研究所可以舉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提供研究生訓練自身論文發表之組織邏輯與口語表達，避免正式會議的怯場情形發生。且鳳芯老師也針對研究生閱讀英文原文理論提出相關建議，例如可組成讀書會尋求幫助。作為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學者，鳳芯老師也語重心長的提出她近年對台灣兒文現象來的觀察，一者為該如何拿捏文本處理的適切度，「我常常看到很多文本在意識形態上有很多討論空間，但在美學上卻有諸多缺點，在文本的拿捏常讓我感到困惑，不知如何處理文本，而當處理了之後，又該如何向學界交待？」再者為國際接軌的焦慮，「以英文書寫討論台灣作品時，卻因為沒有翻譯版本而面臨無法推向國際的窘境，身為研究者應如何兼顧在地與國際的挑戰？」

面對劉老師的疑問，台北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楊麗中老師笑著說：「分裂是不可能結合的，因為情況確實滿類似的。」楊老師接著提出疑問，她說：「我們現在在座的都是大兒童，實際上我們早已預設可能已知、或是未知的兒童，所以我想在這裡提出一個問題，兒童文學和文學批評理論是否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場域？在研究時我們往往並未釐清心中的兒童，當我們嘗試去追問，也只能得到建構或解構的解答，卻只能停滯不前，無論我們做何種研究，畢竟還是需要走出體制，因為跨出學院後，要面對的是真正的兒童，而實際教學現場與理論如何結合？」楊老師也請各位兒文工作者去思考，在現在的位置上所能看到的未來，要採取何種方式，能夠融入生活經驗，對於真正的兒童有助益。

第五位與會人是來自台大外文系的古佳豔老師，她欣喜地表示這場會議有別於以往英美學界的研討會，讓研究者彼此有機會互動與對話，首先古老師以自身所處的位置肯定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的結合，「我的背景是研究比較文學，主要研究是翻譯、改編、接受美學及文字、文化翻譯跨文化部份。……以往兒童文學研究偏向文本研究，現在結合批評理論讓研究面向更廣，兒童文學的研究也要朝這個方面結合。」繼而，古老師針對蔡欣純老師的論文提出了一些看法。食物無疑是兒童文學重要的元素，食物本身不只能視為料理的素材，食物的作法、飲食文化也同樣值得注意，兒童教育一部分來自餐桌禮儀，兒童社會化的過程也與食物息息相關，這些都是研究者可以探討的範圍。而針對蔡老師提出的疑問：《小婦人》的女主角 Jo 儘管言行舉止並不完全符合當時對女性的要求，但她的打扮卻仍屬傳統女性規範，依陳淑芬老師「服飾為符碼」的概念，衣服會反映社會意義，Jo 的形象為 tom boy，而穿著打扮是女性化，兩者間是否會產生矛盾，其文本的思考空間為何？古老師則回應，Jo

的例子並不屬於以婚姻結束的故事文本，因為她並非從褲裝打扮轉變為裙裝吸引心上人的注意力，她反而是一個穿著維多利亞時期的標準裙裝，只是行為舉止都與服飾格格不入，衣服不是燒破洞，就是頭髮亂掉。古老師認為，Jo 的形象是童年抽象概念的擬人化，象徵童年的無拘無束，世俗規範的成份還不那麼重，歸納由服飾來看 Jo 的社會化其實為失敗例證，因此兩者的情形並不相同。蔡老師接續問：「若將 Jo 放入現代中，可否視為女同性戀？」古老師表示，必須依照女主角對自我的性別認同來定論，許多評論指出讀者喜愛《小婦人》的理由，是因為讀者可以選取自己喜歡 Jo 的部份去閱讀，而她的婚姻安排也就隨讀者投射的欲望產生了不同的期待，維多利亞時期與現代的背景相去甚遠，Jo 的 tom boy 形象和現今對照之下也有所出入，我們的認定標準已經是極大的差異。

接下來主持人吳玫瑰老師將時間開放給現場參予者。博士生嚴淑女表示，自己對旅行書寫十分有興趣，在圖畫書中也常常看到空間與旅行的運用，想請教賴老師對於旅行書寫和兒童文學之間的關聯性。賴老師表示，這次將觀光論述結合兒童文學算是新的嘗試，過去研究範圍多專注在維多利亞時期的旅行，因此對於目前旅行與兒文的結合面向了解不多，必須要閱讀與旅行相關的研究後才會知道。楊麗中老師則補充安野光雅在圖畫書中常處理與旅行相關的議題，可作進一步搜尋。在此，劉鳳芯老師補充了兒文發展的新趨勢，日常生活研究也是現今關注的研究範圍之一。左馥瑜同學回應嚴淑女同學所提出的問題，她表示自己認知的旅行與兒文結合的文本，多依照成長小說的模式進行，想要知道有無跳脫出框架的文本，劉老師回應，台中文化局推出一系列與台中各地景點相關的圖畫書，就是以觀光角度來看圖畫書中的旅行，另外，幻想作品中的時空旅行也可以算是結合旅行書寫的兒童文學作品。接下來，蕭安凱同學請教賴老師，運用台灣的觀光論述再挪用至西方的童話和奇幻文學，是否暗示其中無西方中心主義？以傅科的論述觀點，勢必考慮權力關係，西方式的論述指的為概括的東方地點，西方旅人追求的舒適，到了東方旅遊時要求依然不變，老師指出論文初衷欲以台灣為出發點，之後論文並無進一步處理該問題，同學恰好提出了論文可以發展的部份。戴老師回應劉老師提出的研究問題，她說：「國內學者都有要發表論文的壓力，如果要談論台灣的兒童文學，國外的研討會其實也相當歡迎，對談論氛圍能達到國際化的目的，欲提昇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在國際的能見度，首先必須翻譯國內的兒文作品，讓翻譯作品能在歐美各地流通，英美兒童文學的主導性高，我們也必須為相對於弱勢的台灣兒童文學發聲，讓兒文界的聲音更多元。」

林芝安同學對劉老師詢問關於陳致元圖畫書《小魚散步》中的空間意涵，兒童如何與社會空間產生積極正面關係？其中積極正面的態度意義為何？劉老師解釋，強調兒童為社會演員，有主體動能性，《小魚散步》別於論文提及的其他研究文本，主角小魚在購物的過程中，城市即化身為舞台，其中一幕為小魚在陰影底下演戲，透過影子展現出不同的樣貌，這即為一個演員形象，該文本展現了社會演員的概念。

另外，左馥瑜同學向老師們提出關於自己的論文的疑問，如何縫合文本與理論，而適切性又為何？戴老師回應，引用的理論需考慮是否有衝突矛盾之處。古老師則指出，童話的原典和翻譯版本也會有所出入，在研究時要特別注意各語文翻譯版本的不同。

最後，吳老師總結，藉由這次的圓桌論壇，也看出了國內兒文研究的困境，希望對翻譯領域抱有熱忱的後輩，可以替台灣兒文作品推向國際供獻心力。而兒童文學是一個極具潛力的領域，兒文與日常生活關係密不可分，未來發展的面向十分令人期待。

十二、研討會剪影



【第一場論文發表】主持人鄧鴻樹老師的風采



【第一場論文發表】

發表者：古佳豔

論文題目：〈馴化《小婦人》：從中文譯寫本窺看台灣兒童文學的性別政治〉



<p>【第一場論文發表】 發表者：陳淑芬 論文題目：〈我變·我變·我變變變—《彼得潘》的性別政治〉</p>	<p>【第一場論文發表】 發表者：左護瑜 論文題目：〈以精神分析理論看安潔拉·卡特〈染血之室〉—從女性的自我認同到女性自覺〉</p>
	
<p>【第二場論文發表】 主持人游珮芸老師的風采</p>	<p>【第二場論文發表】 發表者：劉鳳芯 論文題目：〈台灣兒童與城市空間的關係：當代台灣圖畫書作品隅舉〉</p>
	
<p>【第二場論文發表】 發表者：吳玫瑛 論文題目：〈試探兒童小說的（不）可能：《彼得潘個案》與《阿輝的心》〉</p>	<p>【第二場論文發表】 發表者：廖珮茹 論文題目：〈我思故我在??看《分解人》中的生命倫理與生命權力〉</p>



【第三場論文發表】主持人戴絲美老師的風采



【第三場論文發表】

發表者：楊麗中

論文題目：〈孩子的化妝舞會：圖畫書的神奇藝術〉



【第三場論文發表】

發表者：賴維菁

論文題目：〈童話與幻奇的奇幻之旅—浪漫的觀光論述〉



【第三場論文發表】

發表者：蔡欣純

論文題目：〈餵養成長中的孩童：食物與不同世代的兩個英國兒童〉



【圓桌會議】

與會學者：戴絲美老師、賴維菁老師、劉鳳芯老師、楊麗中老師、古佳豔老師、吳玫瑛老師



碩士班林芝安同學提問



研討會圓滿結束

六、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經典研讀課程「兒童文學批評理論」連續三年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今為計畫執行之第三年，計畫執行內容不僅包含「經典研讀課程」部分，也包含舉辦一場「兒童文學批評理論學術研討會」（子計畫），故自評之目標達成情況將分述如下：

（一）經典研讀課程

1、計畫執行度

- (1) 本次課程按照臺東大學 98 學年度上學期行事曆共設計 18 堂課，截至學期末止，課程均按照原訂進度達成，共上 18 堂課，執行率 100%。
- (2) 課程網站於九月中旬建制完成，課堂相關研讀資料和報告內容業已上傳。（課程網站網址：<http://www1.nttu.edu.tw/mywu/98chlc/>）

2、課程進行模式與授課狀況

(1) 「主讀專家團隊的建制」為貫穿本計畫三年之特色

- A、邀請主讀人領讀實為課程增色不少，主講人的講義提綱挈領，除了幫助同學瞭解文章內容，對於延伸議題討論的帶領，在其深度與廣度上更是豐富了課程的內涵，且不同的主讀人依其個別專業領域與授課風格，讓課程呈現多元面向。
- B、部分主讀老師在過去第一年或第二年計畫中擔任過主讀經驗，故帶領初學者探討議題的技巧與經驗更加純熟，更能循序漸進精煉文章的概念與論點，且再對應台灣兒童文學學科體制現況的反省，也因時間的累積較前兩年深入與聚焦。
- C、平心而論，我們擁有三重邊緣化的尷尬，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是台灣唯一兒童文學相關學術研究機構，然我們的困境在於缺乏對話平台，造成這樣的限制包括地處偏遠等因素。今年的研讀課程，承蒙教育部顧問室補助校外主讀老師的差旅費，得以嘉惠東部學子，藉此彌補東西部學術資源差距，因此今年有兩名校外學者古佳豔老師（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和劉鳳芯老師（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加入主讀專家團隊。古老師和劉老師紮實的專業背景與學術涵養為課程增色不少，且兩位學者提供的講義提綱挈領，除了幫助同學瞭解文章內容，對於延伸議題討論的帶領，在其深度與廣度上更是豐富了課程

的內涵。(詳見研讀學員的閱讀筆記和問卷回應)

(2) 批判性的啓蒙對話與互動

從第一年對外圍理論的摸索與談論，第二年深入開展研讀文章的議題，到第三年課程焦點關注於經典原典的反讀與質疑，透過不同的詮釋觀點與學生的課堂互動模式，我們嘗試建構不同解讀／描繪經典的途徑。整體而論，課程中穿插進行的師生對話所激發的概念啓蒙或思想交流是本課程運作的特色，也是學生表示收穫最多之處，此處可見 98 學年度課程精彩實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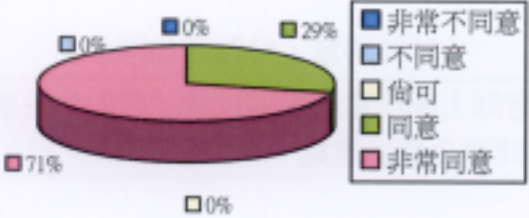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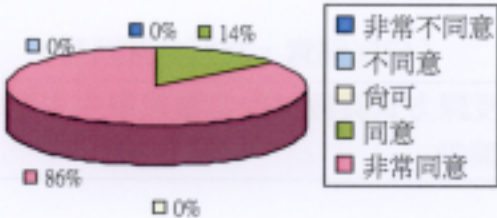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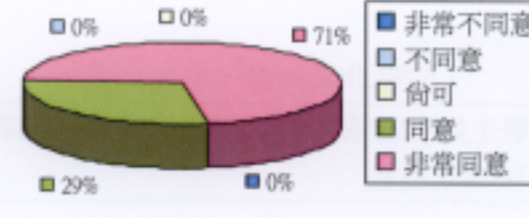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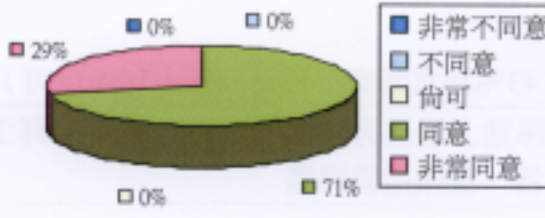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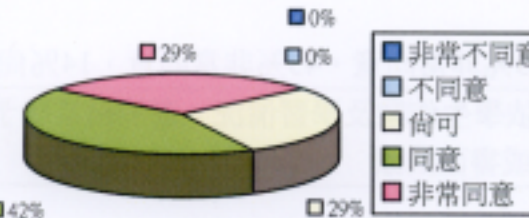
3、人員配置與協調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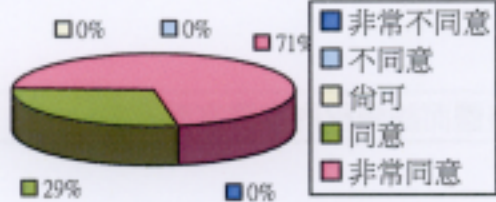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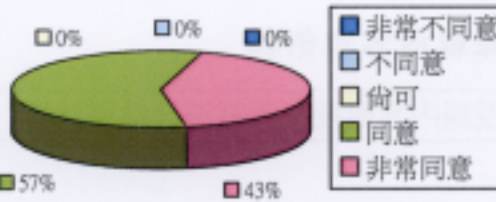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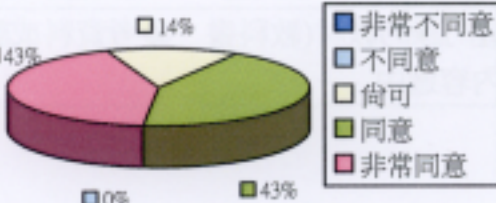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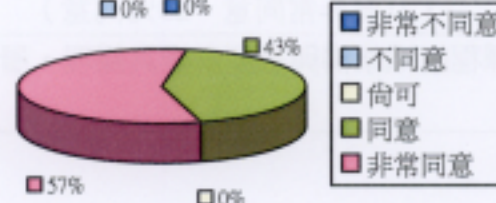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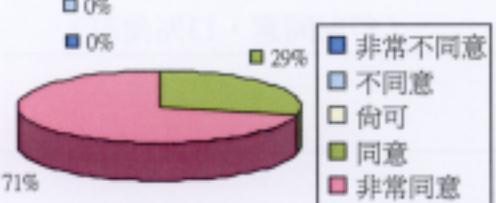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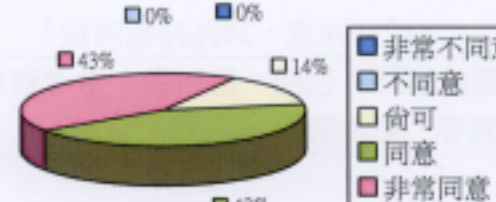
- (1) 98 年度人員配置上設有一名兼任助理統籌執行各項事務，舉凡主讀老師的聯繫、網頁資料維護、經費核銷、以至文書記錄等，皆能由此專人負責協調、統整作業。
- (2) 本課程另設一名工讀生，協助處理課堂錄音、攝影、照相等，並協助建立本課程的影音資料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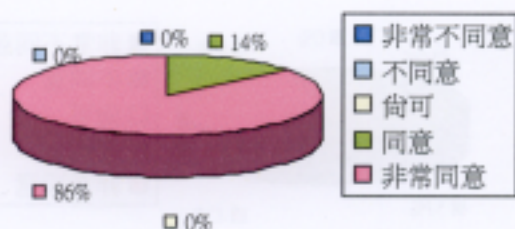
4、量化統計圖表

問卷設計動機主要是作為本次參與計畫學員之總體以及個人成效評估，並以此作為相關課程延伸設計之考量依據。問卷內容主要含括「課程內容與架構」、「教師授課程狀況」、「同學間課堂討論與互動」、「課堂報告與作業內容」、「(學員)自我評量」等部分，以及參與學員的問卷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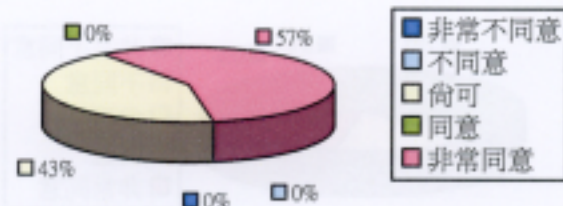
(1) 問卷統計圓餅圖分析

1、課程內容與架構	
1-1 授課內容與授課大綱符合教學目標	1-2 整體而論課程內容豐富而充實
 <p>(71%非常同意，29%同意)</p>	 <p>(86%非常同意，14%同意)</p>
1-3 課程組織架構與進度安排具條理、層次	1-4 這門課的教材(教科書、參考資料或講義等)內容適中
 <p>(62%同意，38%非常同意)</p>	 <p>(87%同意，13%尚可)</p>
1-5 選讀教材(包括：教科書、參考資料或講義等)難度適中	
 <p>(42%同意，29%非常同意，29%尚可)</p>	
2、教師授課狀況	
2-1 老師教學態度認真負責且具教學熱忱	2-2 教師的教學方式切合學生能力，使學生易於學習

 <p>(62%同意, 38%非常同意)</p>	 <p>(57%同意, 43%非常同意)</p>
2-3 授課方式與教材內容激起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	2-4 老師上課注意同學的反應並鼓勵學生提出問題及發表意見
 <p>(43%非常同意, 43%同意, 14%尚可)</p>	 <p>(57%非常同意, 43%同意)</p>
2-5 課堂上學生有疑難問題時, 老師能詳予回答, 並做適當溝通	2-6 學生如有需求, 老師樂於提供課外輔導、解決課業疑難
 <p>(71%非常同意, 29%同意)</p>	 <p>(43%非常同意, 43%非常同意, 14%尚可)</p>
2-7 老師妥善安排課程內容、進度與時間, 並能切實執行	2-8 依學生作業及學習情況, 老師適當給予口頭或書面回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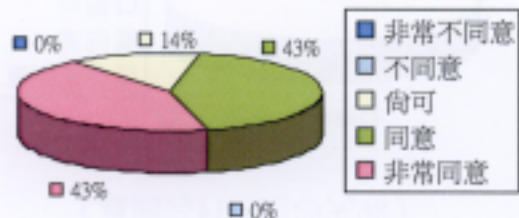
(86%非常同意, 14%同意)



(57%非常同意, 43%尚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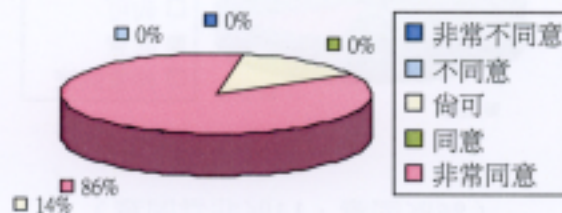
3、同學間課堂討論與互動

3-1 我可以從其他同儕身上獲得原創性的想法與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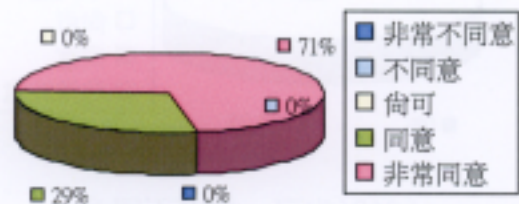
(43%非常同意, 43%同意, 14%尚可)

3-2 我可以由於同儕間新觀念或討論的加入, 進而能對自身原有疑問產生新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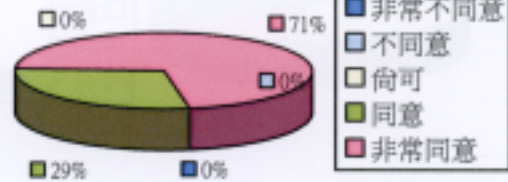
(62%同意, 38%非常同意)

3-3 藉由與他人分享觀念與看法, 使自己對課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62%非常同意, 38%同意)

3-4 我會在下課後和同學進一步討論課堂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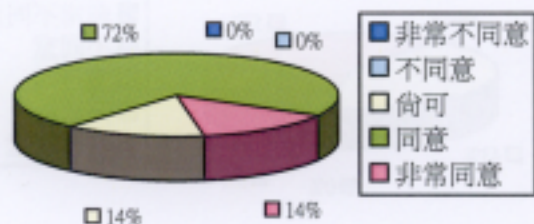


(49%同意, 38%非常同意, 13%尚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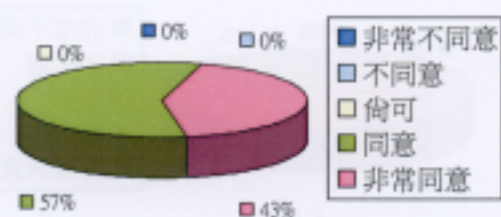
4、課堂報告與作業內容

4-1 我覺得指定報告內容份量適中、難易度適中

4-2 我覺得指定的報告有助於我在課程上的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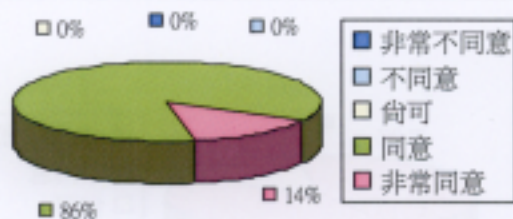


(72%同意，14%非常同意，14%尚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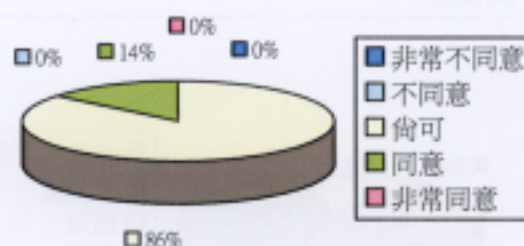


(57%同意，43%非常同意)

4-3 我覺得同學的報告內容有助於我對課程瞭解
4-4 我覺得閱讀筆記的書寫讓我倍感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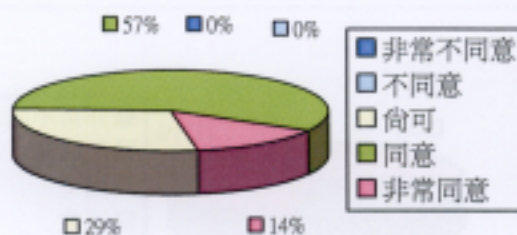


(86%同意，14%非常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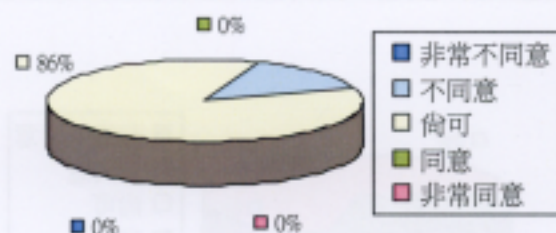


(86%尚可，14%同意)

4-5 我覺得閱讀筆記的訓練有助於我對問題意識、批判能力的培養
4-6 我會和同學進一步討論自己或他人的閱讀筆記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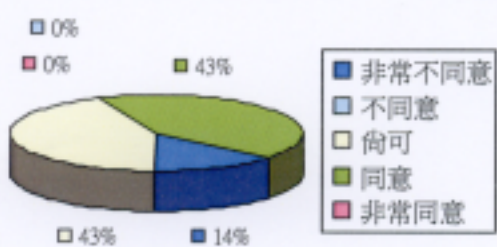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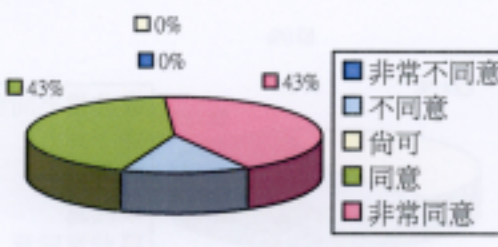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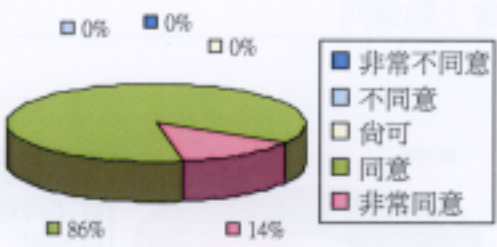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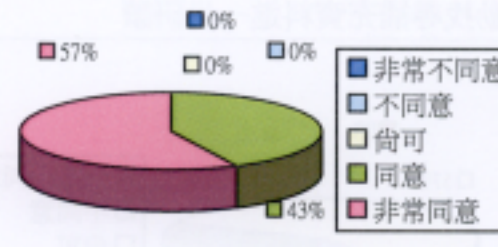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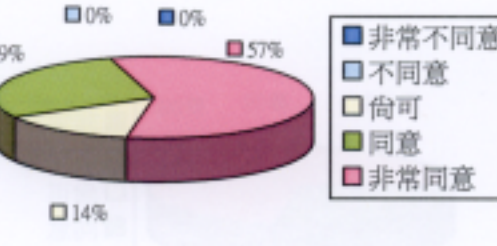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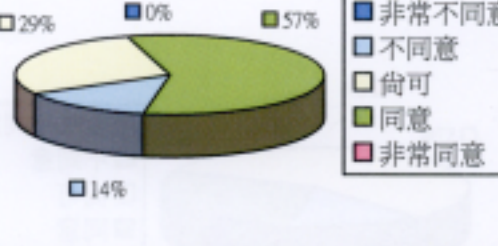
(57%同意，29%尚可，14%非常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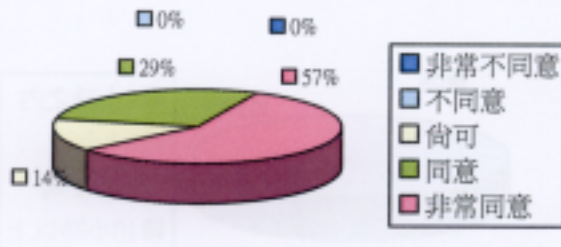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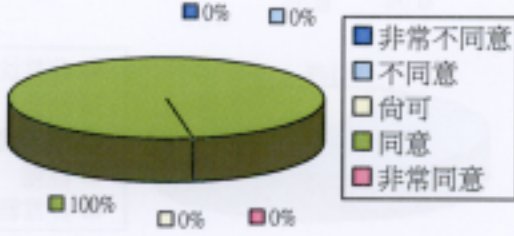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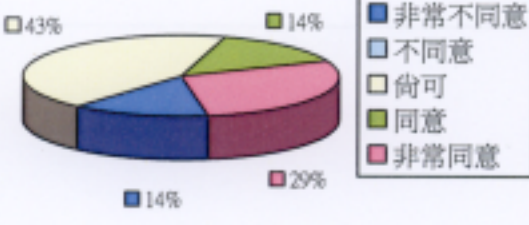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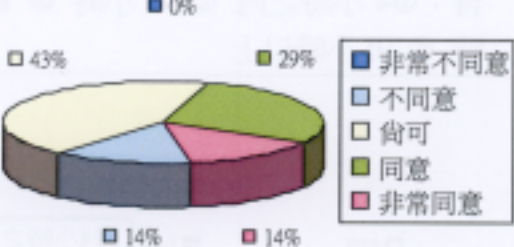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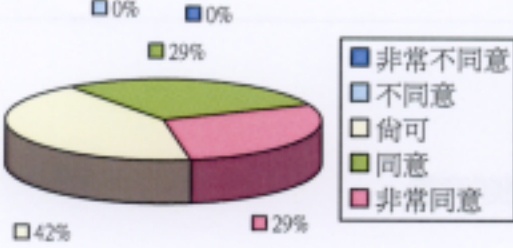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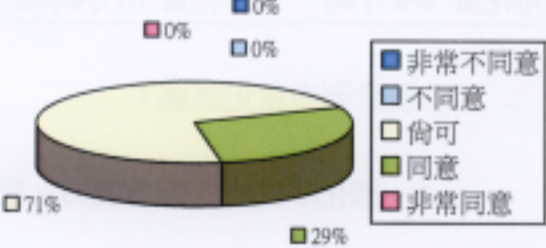
(86%尚可，14%不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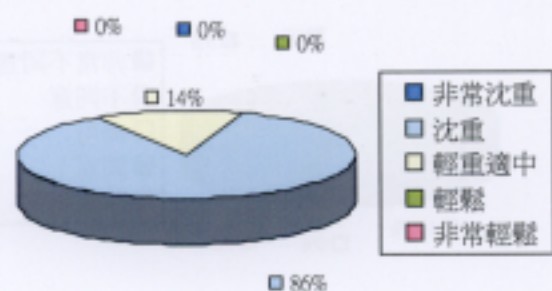
5、自組讀書會

5-1 在參與讀書會前，我能將本次討論閱讀內容先閱讀過一次（以上）
5-2 我經常參加讀書會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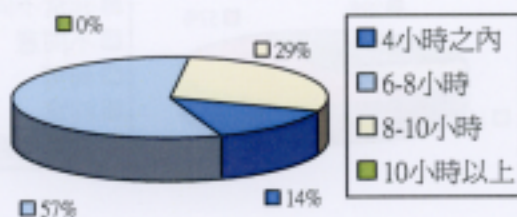
 <p>(43%同意，43%尚可，14%非常不同意)</p>	 <p>(43%非常同意，43%同意，14%不同意)</p>
<p>5-3 英文程度較好的同學能幫助我解決英文閱讀的困難</p>	<p>5-4 同學間的討論有助於我進一步對閱讀材料內容議題的瞭解</p>
 <p>(86%同意，14%非常同意)</p>	 <p>(57%非常同意，43%同意)</p>
<p>5-5 讀書會是以討論閱讀材料為基礎的相關議題為主</p>	<p>5-6 課堂討論內容多班為讀書會討論結果的進一步延伸</p>
 <p>(57%非常同意，29%同意，14%尚可)</p>	 <p>(57%同意，29%尚可，14%非常不同意)</p>
<p>5-7 讀書會主要以解決英文譯文的問題為主</p>	

<p>(43%同意，43%尚可，14%不同意)</p>	
<h3>6、自我評量</h3>	
<p>6-1 若在預習指定閱讀材料時感到疑惑，我會主動找尋補充資料進一步研讀</p>	<p>6-2 在課堂間，我對於指定閱讀材料感到疑惑時會主動發問</p>
<p>(57%尚可，29%同意，14%不同意)</p>	<p>(57%同意，29%非常同意，14%尚可)</p>
<p>6-3 對於課堂中探究議題不甚了解時，我會利用課後自行尋找補充資料研讀</p>	<p>6-4 我覺得這門課能擴展我對於西方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的視野</p>
<p>(57%尚可，29%同意，14%不同意)</p>	<p>(71%非常同意，29%同意)</p>
<p>6-5 我覺得這門課的訓練能有助於我對對論文的思考</p>	<p>6-6 經過這個課程的學習，我願意再自行接觸與本科相關或進階課程</p>

 <p>(57%非常同意，29%同意，14%尚可)</p>	 <p>(100%同意)</p>
<p>6-7 對於我而言，閱讀英文文章是很大的挑戰</p>  <p>(43%尚可，29%非常同意，14%同意，14%非常不同意)</p>	<p>6-8 我覺得這門課能增進我的英文閱讀能力</p>  <p>(43%尚可，29%同意，14%非常同意，14%不同意)</p>
<p>6-9 我的英文閱讀能力會限制我接觸西方兒童文學批評理論原文閱讀的意願</p>  <p>(42%尚可，29%同意，29%非常同意)</p>	<p>6-10 經過這堂課後，我對其他英文理論的閱讀較不排斥</p>  <p>(71%尚可，29%同意)</p>
<p>6-11 我覺得這門課的課業負擔是：①非常沉重 ②沉重 ③輕重適中 ④輕鬆 ⑤非常輕鬆</p>	<p>6-12 我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預習或複習本課程： ①4小時之內 ②6-8小時 ③8-10小時 ④10小時以上</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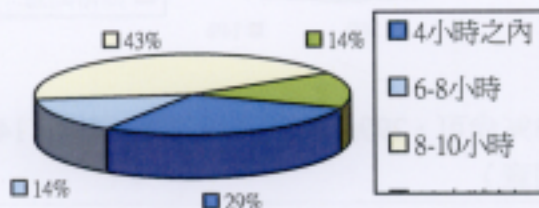


(86%沈重，14%輕重適中)



(57%花費 6-8 小時，29%花費 8-10 小時以上，14%花費 4 小時之內)

6-13 我平均花多少時間製作相關作業與報告：①4 小時之內 ②6-8 小時 ③ 8-10 小時 ④ 10 小時以上



(43%花費 8-10 小時，29%花費 4 小時以內，14%花費 6-8 小時，14%花費 10 小時以上)

(2) 統計圖表量化表述：

A、強化學生原典閱讀能力、批判力與問題意識

總括而論，98 學年度的學員對於本次課程設計目標、課程架構設計之結構層次、研讀教材內容豐富度與難易度適中與否等，皆抱持著肯定的態度。若將此課程放置於本所課程組織脈絡中觀之，「兒童文學批評理論」歸屬為「理論方法」類別中，換言之，這樣的原典閱讀與學習屬於基礎紮根訓練，藉由此計畫課程之設計用意在於培養學生研讀原典的能力，再者加強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並有效提升學生的研究問題意識。

B、主讀人專家團隊設置對學生學習效益甚大

整體而言，學員對於計劃主持人與主讀老師的教學態度與熱誠，皆抱持著高度肯定。從問卷回饋上，不論是課堂間師生的言論互動過程或是課堂後老師針對個人學習瓶頸的回應，皆能回應學員的感受，換言之，兩者的互動誠然合本計畫對於「主讀人專家團隊設置」的規劃初衷，也驗證了此種教學互動模式對學員效應甚大。

C、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建立與提升

- a. 在課堂上，同學報告呈現與學員間的談論互動，不僅幫助學員自身對於課程內容的理解與啟發，也能從與其他學員的互動中得到不同的思想啟迪與回饋。在課堂外，學員亦能有所團結共組讀書會，針對英文原文章句或閱讀文章議題解讀進行初步瞭解，在讀書會上也能以文章議題為基礎發展其他談論主題，藉由稀鬆平常的對談，培養學員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對批評議題的敏感。
- b. 面對原典閱讀方面，部分學員們不否認閱讀英文評論文章對他們而言是一大挑戰，然在這門沉重的課程中（86% 學員認為課業負擔是沉重的），也抱持著積極投入的態度（86% 的學員平均每週再預習課業上或製作相關報告的花費時間上皆為 6 小時以上），在經過半學年的訓練，不僅增進個人英文閱讀理解能力，也較不排斥原典閱讀，甚能主動尋找額外原典文章閱讀。

5、研習學生的回應

(1) 對非本科生而言，帶來不同的學習視野與思考洗禮

「對我而言，因為非兒童文學相關學系出身之故，所以課堂中每一次主題安排都是一種新的體驗、新的啟發，每一堂課都讓我受益良多。而且因為每次的主者安排都是力邀不同文學領域但對主題學有專精的老師來參與討論，常能啟迪我們更多的思考能力，所以未來計畫經費若能繼續核撥，那麼學弟妹就會很幸福，因為他們也同樣能夠受到這些新思維洗禮。」

(2) 經典課程設計同時也引介相關批評理論

「雖然說我們是在沒有文學理論的基礎之下直接進行經典閱讀的課程，但是課程的安排似乎卻在短時間內介紹許多兒童文學相關的批評理論、精神分析、意識型態和性別論述等，我『感覺』這是除了研讀專書之外的另一種『入門』方式。」

(3) 外校主讀老師展現的學術態度讓學生印象深刻

「我對外校主讀老師印象很深，或許是他們帶來不同的刺激緣故。古佳艷與劉鳳芯兩位老師主講的場次，經由師生問答與討論後，不但澄清原先閱讀產生的困惑，使得文章內容細讀跟理解上更加細緻，同時也展現出一種態度，

就是無論作者說了什麼，懂或不懂，作為讀者或研究者，理當要在閱讀之後，透過思考、寫作、談論，發展自己的想法、話語、聲音，讓一篇文章成為你的一部分，繼續前進，而非阻礙、中止。」

(二) 兒童文學批評理論學術研討會

(1) 計畫執行

- A、本研討會於 98/11/21（星期六）舉辦，配合「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經典研讀課程」之課程設計，以「兒文、性別與精神分析」、「兒文、社會與意識型態」、「兒文、觀光與文化產業」、以及「兒童文學與批評理論」為四項子題，舉辦三場論文發表會暨一場圓桌論壇。
- B、研討會相關網站建置完成，並於課程網站製作相關連結，會場共計有九篇發表論文，發表人之論文摘要皆已放置網站上。
(網站網址：<http://www1.nttu.edu.tw/mywu/98chlc/comference/index02.asp>)

(2) 成效評估

- A、研討會以「兒文、性別與精神分析」、「兒文、社會與意識型態」、「兒文、觀光與文化產業」為題，其中前兩項子題源出於經典研讀課程之設計，後者為當代西方兒童文學批評理論領域的新議題，咸四項子題的規劃不僅促進國內兒童文學批評理論之建構與運用，更開拓研究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的新視野。
- B、邀請國內兒童文學批評理論領域有卓越研究的學者發表相關論文，以達到國內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的對話與交流，增進學員學習深度與廣度。且在研討會的舉辦方式上，去除評論人或講評人的機制，著意論文發表後的現場「開放討論空間與時間」，藉由彼此交談的話語論述營造學術談論的氛圍。
- C、本研討會有兩位碩士生與老師同台發表論文，提供學員發表兒童文學學術論文之訓練與經驗，呈現「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經典研讀課程」學員學習之實際成果。
- D、九篇論文之發表可謂涵括國內兒童文學批評理論之研究，然在圓桌論壇中，與談人戴絲美老師提出了「台灣兒童文學的翻譯」議題與實際狀況，這樣的現象頗受在場老師呼應，台灣兒童文學文本的文化交流的確需要更多的學子投入，而翻譯問題的揭露不僅促進兒童文學批評理論未來研究方向之開展，也為 2010 年第二屆東海大學兒童文學英文研討會（大會主題為「翻譯與兒童

文學的關係」) 做了延續與連結。

- E、研討會發表之九篇論文已集結成《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研究論叢》一書，此書之出版可謂為臺灣兒童文學批評理論之研究奠立另一新的里程碑。

七、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一) 經典研讀課程

98 學年度經典研讀課程計畫已步入第三年，故在經費核銷、課程相關事務連結等執行實際面上得以駕輕就熟，故以下書寫點著意在修課學生之困境考量：

- (1) 對非外文科系背景的學生而言，選讀教材皆為原文，閱讀上的障礙仍是有待克服的難題，且兒童文學批評論述文章建立在文學理論的轉化與應用，本次修課學員仿照 97 學年度採取共同集會閱讀的方式，大家的集思廣益與刺激思考確實有助於閱讀文章的理解，然即便有團體的力量互助，個人仍須提昇、強化、訓練對原文理論的閱讀能力。
- (2) 今年課程主軸設計在於歷史語境的思考，故在課程架構的起承轉合脈絡中，著意梳理批評思潮與歷史的互動關係，且這樣的歷史思維並非只是線性進展的思考，而是著重每一時代切面的各種兒童文學批判思潮脈絡之間彼此的辯證、協商、融合、傾軋以及承先啓後的關連，且兒童文學批評思潮的開展並非是處在一個封閉且獨立運作的場域，需放置在與其他學科性質的交叉或重疊範疇中思考，它的複雜度在於無法捉摸的曖昧與模稜兩可，而這樣的不確定性也使得兒童文學比其他領域具有高度的跨學科性質，然平心而論，這樣的場域互動概念是龐大且紛雜的，且這樣活潑性的思考端賴研讀學員對各家（文學）理論的熟悉，甚或對理論的觸類旁通，實則修課學生必須自行累積文學理論的基礎方可觸類旁通，在閱讀兒童文學相關批評理論中如魚得水。

(二) 兒童文學批評理論學術研討會

- (1) 因學術研討會之成果呈現歸屬於第三年計畫，按照研討會的時間規劃，於學期中與課程計畫同步執行。在規劃時間上甚為壓縮，且礙於經費核銷之期限與課程期末之規劃，難以將研討會延後至期末或課程結束後再舉行，因此也難以鼓勵今年度修課同學參與論文發表，此乃美中之不足。
- (2) 透過本次研討會的舉辦，本計畫竭盡所能邀請各方學者，使得國內兒文相關

研究者得以齊聚一堂，然受限於補助款項的金額多寡與項目類別，大多專家學者的行程過於倉促，不得不當日來回，使得專家學者與學生間缺乏額外討論請益的互動時間，甚為可惜。

八、結果建議

建議子計畫的執行日程可額外獨立於母計畫的執行日程。以本計畫為例，經典研讀課程的執行時效為 2009/08/01-2010/01/31，子計畫（不論是研討會或是專書出版）可延至下學期執行完畢，期使有更充裕的時間進行規劃與執行。

九、統計表

經典研讀課程填報

計畫主持人：吳玫瑛				
計畫名稱：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經典研讀課程暨學術研討會				
研讀經典	開課對象	參與授課教師數	修課學生數	計畫助理
<input type="checkbox"/> 中文經典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外文經典	<input type="checkbox"/> 大學部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碩士班	男 <u>0</u> 人 女 <u>8</u> 人	男 <u>1</u> 人 女 <u>6</u> 人	<input type="checkbox"/> 博士生教學助理(<input type="checkbox"/> 男 <input type="checkbox"/> 女)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兼任助理 (<input type="checkbox"/> 男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女) <input type="checkbox"/> 無